

第廿三期

# 活快

偵探號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THE MERRY MAGAZINE

# 定書單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快活小說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  
特預定期(自第期起至第期止)核計書款寄費共大洋元角  
分悉數寄奉至祈察收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收爲荷此請

縣上海世界書局台員

十一月一日

# 通告

敬啓者本雜誌館路爲雜誌界冠採集稿件新舊參半類皆海內名流所撰述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當卽准照辦理按期寄奉決不擱誤耑此佈告順頌

台綏

上海世界書局快活小說社謹啓

目	價		寄	本國每期一分	郵票代洋
	零售	每期			
半年	十八期	實售大洋二角			
全年	卅六期	實售三元三角			
		實售大洋六元	費	日本每期三分	十足通用
				外國每期四分	以示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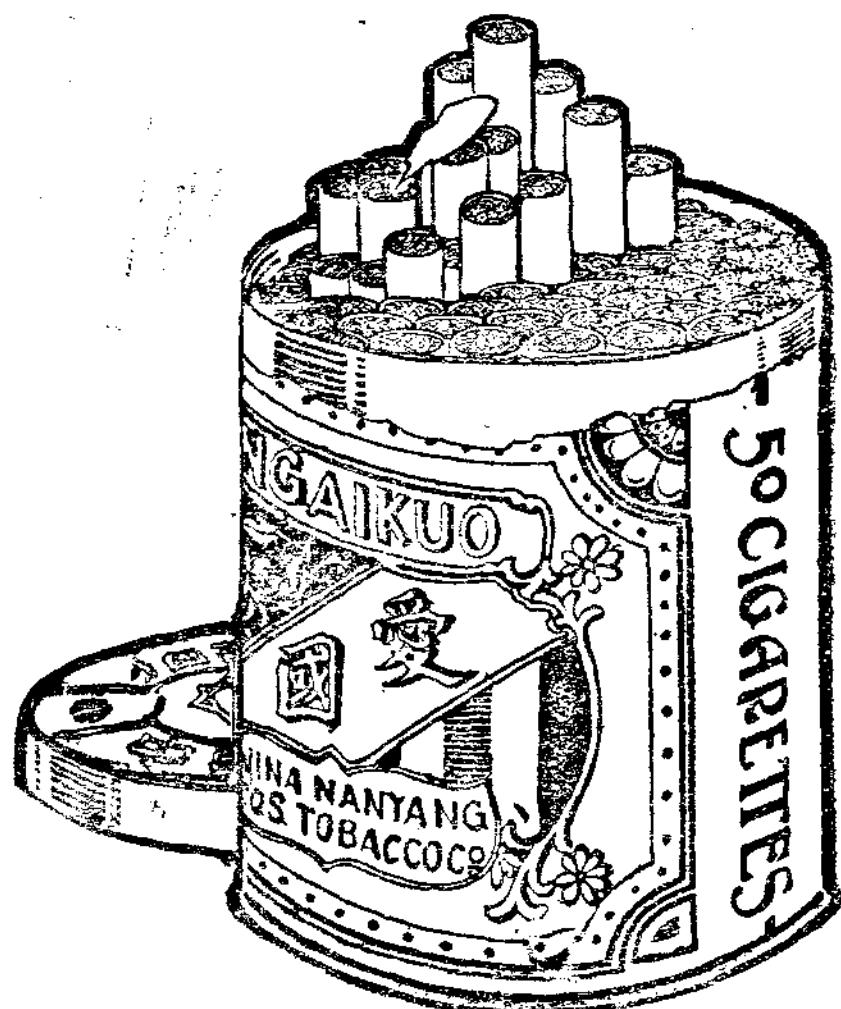
國民『愛國』

愛吸……

『大愛國牌香煙』

『愛國』『愛國』

牢記勿忘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司

上海大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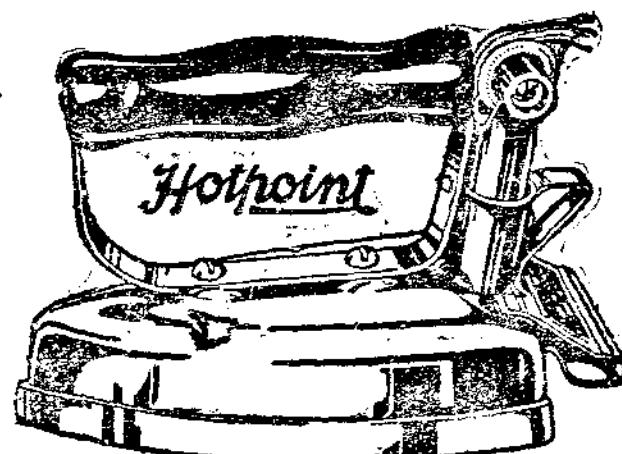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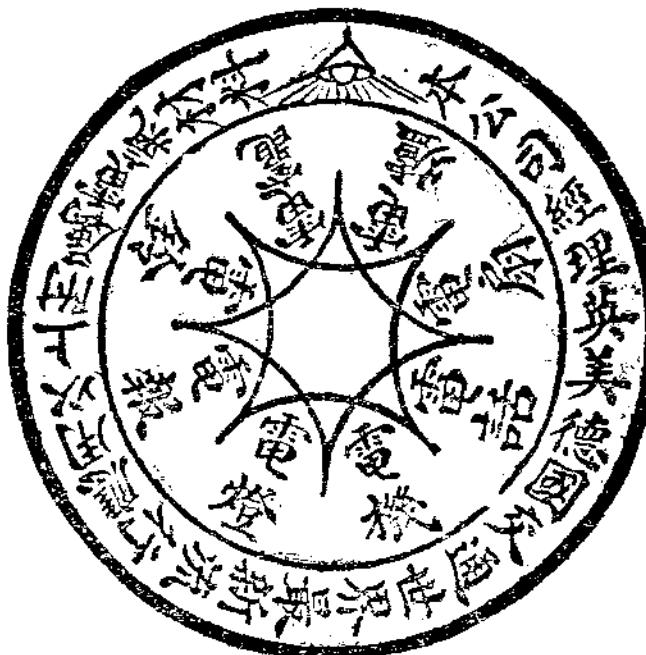
號三二念百四東樓昇日路馬大英

號念百一千五話電

廉價速逕程工氣電項各裝包

比衆特別克己

非常快便



各國老牌燈泡

電氣熨斗

經理陳月夫啓

# 紅樓夢家庭雜誌

告預出版

本雜誌爲半月刊，每期自撰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各一種外，撰釋者均爲海內男女名著述家，非常美觀醒目。本雜誌關於家庭醫學，亦甚注意，特聘德醫龐京周先生主任醫藥欄，以表鄭重，凡讀者對於家庭醫藥上，有所懷疑，或研究者，可投函詢問，一切本雜誌當即詳細指導一切，刊在本雜誌內，或逕函答復。長篇小說除江紅蕉先生自撰苦情小說嫁後光陰以外，特請畢倚虹先生，均按期刊載畢倚虹先生文重海內署『倚虹』。每期有長篇小說，及家庭一編，均請海上名家手繪精印，雋雅優美，插圖亦皆名貴，均為創見，尤爲名貴。此編書讀，可作家庭常識讀，可作消遣用，可作教科書讀，可作家庭常識讀，可作消遣用，可供兒童各置一編，均請海上海四區分門類說件，俟編輯印就，即行出版。請寄上，並非短篇小說件，除請基本撰述員撰述外，歡迎各界投稿。凡請政等，關於家庭雜誌之優美，不言可知，凡有家庭者，常識修養烹飪園藝醫學遊戲美術化妝及各種家政等，均擬薈萃刊入，請各界源源賜教，如荷惠件。

目

次

一

## ■快活第廿二期偵探號目次

留聲機片

何海鳴

偵探博士之三大奇案

閩北徐公

相片之仇(上)

張冥飛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冰人

程小青

香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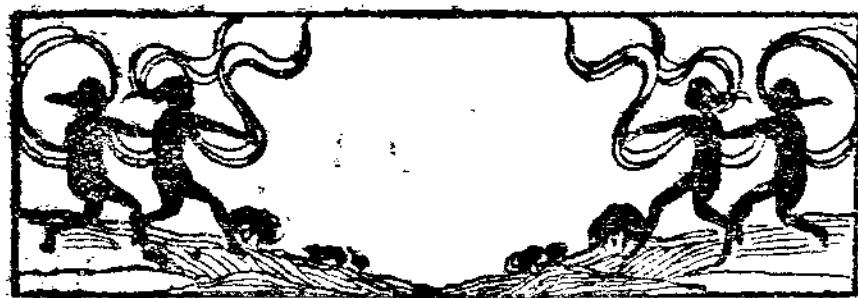
馬二先生

駢枝手印

姚民哀

車墊之針

洪小培





目 次

- 黑手黨 ..... 沈井蛙  
你是同黨 ..... 唐忍菴  
盜犬記 ..... 周毅夫  
箱中女屍（上） ..... 張碧梧  
電車中之偵探術 ..... 徐卓呆  
放火 ..... 董笑侯  
和尚偵探 ..... 范菊高

## ■ 編輯餘瀋

記者

向儕然（不肖生）先生前著『留東外史』備受讀者歡迎。近為本刊特撰『聰明誤用的青年』係一種紀實小說，事跡新奇，不落恆蹊。載廿四期中，餘如沈禹鐘之『股息』，描寫店夥苦況，語極沈痛。許塵父之『佛門情懺』，述情天慘劫，哀怨絕倫，亦屬可觀。

廿四期又載看經女史之『四面受敵的省議員』，述女子醉心解放之怪現象。徐婉雲女士之『月下憶語』，述情人締婚之魔劫。恨波女士之『可憐之友』，述女子潦倒情場之傷心史。李襄芝女士之『十封信的內容』，紀女拆白黨之鬼蜮伎倆，均係有聲有色之作，堪為女著作界大放異彩。

廿五期特刊『離婚號』，要目前已揭曉，近又收到數篇，取材極佳。該號所載，全為名家傑作，讀者定能滿意。

本刊長篇小說『燕雁離魂記』，業已登完。『毒瓶』亦將告竣，以後另登張碧梧君著『水裏罪人』。結構非常精妙，足與『火裏罪人』、『土裏罪人』諸作後先輝映，特此預告。



杭 州 名 州 姓 李 湘 君



樹鳳鳳之陵孔

## 留聲機片

求幸福齋主

羅亞森是京城裏著名的大盜。他年紀還不過二十四五上下，却已經轟轟烈烈做了一年多的大盜了。他做强盜的方法，并無須夫組織什麼祕密盜黨。單人獨騎，神出鬼沒，專揀那些貪官和奸商們的保險鐵櫃。一一偷撬開來，除了將裏面所藏的鈔票和有價證券銀行存摺等等，一古腦兒拏去不算外，還得將一兩件失主所不可告人的祕密文，件順手帶走。臨行之時，留下一個紙條兒，用鉛筆簽了羅亞森三個字，還註上一行小字：道某種祕密已在我的手中。你若是不願暴露這項證據，就得請你甘心忍受這次損失。

所以失主每每受了他這種脅迫竟是不敢聲張的居多但是失主若始終不肯報知警察又那一個能知道羅亞森做過一回盜案咧於是羅亞森爲傳播他的大盜名聲起見又每每在事後自行通信給一家報館請將他的來函登在報上老實不客氣的說明他某月某日偷了某人多少款項已經拏出幾分之幾捐在某一個慈善機關裏特地聲明一下以表示他的謝忱這樣一來警察廳裏

派人去追問失主那失主又不好不認了等到警廳根據失主的報告懸出賞格四下派人緝拏於他他又寫一封私函給失主嚴加恫嚇恍惚馬上就得宣布這項祕密失主丟掉一筆錢似乎還不甚打緊若是祕密宣佈出來恐怕還有許多不便一時惶恐起來反去暗中運動警廳請警廳不必十分認真追緝其實就是認真也未必能把羅亞森怎樣因爲羅亞森向來一個人幹事沒有什麼

同黨也就並沒有一個人認識他。既然連認識的人都沒有，又那裏會有什麼線索可以使人警廳中人着手躉捕咧？所以羅亞森做了一年多大盜，不惟他的人是萬萬拏不着，就是他多少年紀長得是什麼樣兒也沒人道得清楚。只有他所做的案子却不拘大小，婦孺皆知。大家說來說去也無非替他宣傳大盜的聲威罷了。至於他撬取保險鐵櫃的手段，也與尋常竊盜不同，不拘什麼西洋來路。

貨的保險鐵櫃只消他用一種自己特別發明的炸藥粉塗附在鐵櫃上面，自然就會破裂。而且破裂時還沒有多大聲息咧！他有了一年多大盜，不惟他的人是萬萬拏不着，就是他多少年紀長得是什麼樣兒也沒人道得清楚。只有他所做的案子却不拘大小，婦孺皆知。大家說來說去也無非替他宣傳大盜的聲威罷了。至於他撬取保險鐵櫃的手段，也與尋常竊盜不同，不拘什麼西洋來路。

來的。又都萬萬想不出來。一時由驚訝中發生了佩服的意念。竟有人在暗地裏稱贊羅亞森是盜賊中的科學大家。有這樣精邃的理化學問和本領不去在大學裏主講理化學。弄個博士學位。頑頑却來做這祕密大盜。真有些可惜咧。

但是近半年來報紙上許久不見登有羅亞森的來函了。社會中也不見有什麼驚人的盜案。一般好奇的人紛紛議論都說大盜羅安得亞森復出再來。加他們一些懲戒咧。言

亞森如今怎麼洗手不做了。難道他不在京城。到外埠旅行去了嗎。又難道他遇了什麼意外。或者竟是身故了嗎。又有一個新聞記者說。他被一位情人羈絆着。沒得工夫出來幹這些把戲了。又有一家社會雜誌竟刊出一段評論來說像羅亞森這樣具有俠義心腸。男兒身手的大盜如今忽然匿跡銷聲。教那些貪官和奸商們又漸漸肆無忌憚起來。安得亞森復出再來。加他們一些懲戒咧。

下。大。有。大。盜。不。出。如。蒼。生。何。的。意。味。

像這種龐雜的傳說却並沒有一人能猜着。羅亞森的真相只有做小說的與他是唯一無二的知交知道他近來靜默的原故實是他母親新近從口外老家裏走了來。他是個孝子就在京城裏賃了所小小四合房。子和母親住在一起并將一年來所做的事不敢隱瞞一一稟明他母親說這種勾當太冒險了做母親的有些不放心而且做一輩

子的強盜也不是事就命他從此洗手另圖旁的事業做他不敢違背母命又恐他母親爲他做大盜常常憂心就此將大盜的事業暫時告一段落有半年多并不再去驚動那些貪官和奸商們祇規規矩矩的在家侍奉老母好在身邊還剩下許多錢足夠母子二人暫時的吃用而且自己也年輕得很長得一表非凡又有滿肚子的學同走出去風度翩翩言談雅俊誰也不疑他便是大盜羅亞

森他從了老母娘家的姓變姓名做白守儀。以研究音樂爲名常常在一個音樂學會裏走動又做些理化學上的論文向一家科學雜誌裏投稿作爲是自己的職業不知道的只當他是一個少年著作家咧。

他母親見兒子已經洗手不做大盜了心中暗自欣喜不過還有一種心事就是兒子已經二十好幾歲了羅家裏只有他這一脈後根好不容易青年守節撫養他這般大不想他

跑到京城來就學竟會做起大盜來如今大盜雖不做然而究竟沒有旁的正當職業可憐他還未曾成家室咧像他這樣的人又有什麼樣的女子來與代訂婚咧憂慮和盼望了許久竟與亞森商量道你現時總該娶親了不知你心意中究有什麼相愛的女子沒有亞森微笑道不瞞娘說近來在音樂學會裏相識下一家小姐叫高麗華才貌都很好與兒子也是很講得來我尤其愛慕她的性

情豪爽有些巾幘鬚眉的氣概論理我們二人應該可以成婚了就是兒子向她求婚她也不至於拒絕的不過一椿她父親是參謀部的國際偵探雖說這種偵探不是專門擎盜賊的然而他終究是個偵探孩兒也終究是個大盜我平時光明磊落萬不肯在未婚妻頭上說假話若是真個要向她求婚勢必須先將我做過大盜的歷史和羅亞森的真姓名和盤與她說個明白祇是說出來她父

親方面有什麼阻礙沒有很難斷定而且這祕密也不是可以隨便說着頑的所以孩兒至今還躊躇着哩……他母親想了想道那麼你打算等到什麼時候才與她說咧亞森道孩兒想旁的偵探狐假虎威魚肉平民是不可做的國際偵探却不然專門負責偵探敵國的動靜保障自國的安全真心熱心愛國的人若有這項本領倒也不妨做做算是。一種愛國的行為我因此想利用一個機會

在暗中幫助高麗華的父親一回成一件什麼事。然後再將我的祕密全告給他。那時想他也必能原諒我了……他母親很喜歡的道如此就好。

過了些時亞森和高麗華坐在公園裏一個僻靜地方大樹底下談心。麗華忽然問亞森道守儀……我想找一個會開保險櫃的人同我去辦一件祕密大事。你看這樣的人可容易找得出嗎……亞森聞言又驚又喜不

由暗暗好笑。她這一問真問到我本行來了。便回答道這樣的人很容易找。你眼前不就是嗎？麗華驚訝道怎麼你就會開保險櫃？亞森點點頭道就是就是麗華喜道這就很好。您可以同我去辦這件事了。亞森道我自然可以同你去辦。但究竟是什麼事？你須預先告訴我。麗華很鎮定道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不瞞你說是要悄悄的走到一個人家偷開他的保險櫃將他所藏的重要文件取了。

來。亞森笑道：這不成了盜賊嗎？麗華作色道：我爲我們的國家和全國人的安寧幸福起見，我是很能自信我有這個權利可以擊他。保險櫃裏所藏的危險品的你若膽子小就別要跟我去。亞森聽到這已猜出一定是什麼國際偵探案了。然而還假意問道：什麼叫膽大膽小？就是要我真個去做強盜？我也肯去，但究竟爲了什麼要去幹這種詭祕不可告人的事情？你也得先對我講清。麗華道：

搖搖頭道：這個我暫且不說。反正這有利益的事便了到那動手時我再告訴你。也還來得及。如今且試試你的勇氣如何和我對我的……怎樣？亞森道：是不要試驗。我能否服從你的命令？麗華也笑道：閒話不用多說了。我們約期行事罷？亞森道：那是要聽你吩咐的。麗華道：那末事不宜遲，就是明兒晚上罷？亞森道：我們在什麼地方聚齊？麗華道：明晚十二點半鐘我駕駛着自用的汽

車在公園道口等。你就是說罷，各人就此分手道別。

第二天晚上，亞森結束停當，多用的強盜，嫁生和炸藥粉都一一帶好，便去稟明老母道娘……兒子今天晚上又要做強盜去了。他母親吃驚道：「兒呀……你不是洗手不做嗎？」亞森笑道：「這次是高家小姐邀我去的，或者還是一種訂婚的禮式，不過據孩兒看來，此行未必就是做賊，或許還是替國。

家做事我想高家小姐的話是不會錯的。天下也萬沒有小姊妹甘心肯去做強盜的。道理……娘……你老人家讓兒子再做一回這最後的賊罷。他娘見此事有高麗華在內，以爲亞森鬧着頑的，本來有些不信，但見亞森打扮成那副賊樣子，却又有些不放心。只好搭訕着說道：「不拘去做什麼，都得多加小心。」你早去早回罷。亞森安慰了老母一回，說這事萬無一失。請

老母不必耽憂便守着十二點半鐘之約走到公園道口果然高麗華也駕着汽車來了他也跨上車去坐在麗華的身旁麗華一邊慢慢地駛着車機一邊問亞森道守儀……如今是真要去動手了你說你就會開保險櫃真的嗎亞森笑了笑從口袋裏掏出許多鉗子鋸子遞給麗華看郤稀奇古怪得很麗華暗暗稱奇亞森又擎出一瓶粉來說道這是炸藥粉塗在保險櫃上自然就會裂了開

這種國際偵探的勾當了……正想再往下問那車子忽已停住。麗華叫亞森速速一同下車。亞森下來看了看，認得是東城八保胡同便悄悄問麗華道：「你到這裏來幹嗎？」麗華道：「我們把汽車擋在這裏，往東再走幾步，就到我們的目的地了。」

及至走到前面，亞森抬頭一看，認得這是某國旅京著名大商家小丑羅漢的住宅，在星光底下夜氣森沈的時候，只見那一所大

建築物被許多樹木遮掩着，黑魃魃地非常。猙獰可怕。幸喜那時寂靜得很，一切景物既已深陷於黑暗睡眠狀態，便可由他們按着計畫行事。亞森是夜行慣了的，毫不介意的。向前走去。麗華是一個弱女子，又是頭一回做賊，就不免有些膽寒。亞森用手來挽麗華的手，與手觸在一起，覺得麗華十指冰冷，身體也有些簌簌顫抖，便一面輕輕的伴着矮牆走一面細細的安慰麗華道：「放鎮定些……」

不要怕……有我同你在一塊是萬無一失的……麗華答應不出話來。只在模糊黯淡中向亞森微微點了點頭。亞森又問道：我們既已到這牆邊就應該跳進去下手了。但是你所要開的那個鐵櫃究竟在那一所屋子裏。麗華顫聲道：這個我聽見父親說過在這一家樓下客室後背一個小小書房裏。我這裏還有一張草圖呢。順手便在衣袋掏了出來。亞森道：你把這圖交給我罷。最好是你在

這裏候着我。由我一人進內去偷到手後我們就一同快走。麗華想了想忽然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道：這件事是我發起的不能讓你一個人去冒危險。我須得陪你同去。你不要瞧不起我。說我是個女子胆小不濟事。亞森道：不是這樣說在我的意思以爲我一個人辦得了。你辦我辦都是一樣不如由我一個人去辦。你既然要抱奮勇同去我也不能攔阻你。反正我總能保護着你。就是說罷輕輕

一縱就跳到牆上去了。又用手將麗華帶了上來。又一同跳下去。躲在那家內院牆角下。取出那張草圖。按着懷中小電筒看了看。便直奔那間客室的牌戶外邊。再由亞森取出二件鐵玩藝兒。就將牌門輕輕撬開。又一同躍了進去。

這一所西式住宅建築得甚是闊麗。周圍都是短牆牆的裏面。就是草地。那樓房正築在草地當中。他二人從草地裏悄悄走進去。連

一絲聲息都沒有。麗華平日在女校裏體育工夫很好。也不覺得如何辛苦。因難進去了。後果然就很容易找到那保險櫃。亞森蹲了下去。把那櫃從上到下仔細看了一會。麗華取過懷中電筒。替他照着。亞森看完。立了起來。對麗華小語道。這個櫃果然很堅固。但是不打緊。我自有法子去。開你還是替我擎電筒。照着罷。隨卽取出炸藥粉瓶。倒些粉末來。置在一塊橡皮上。再用一個小毛刷。把粉刷。

在鐵櫃門上恍如畫一個大圈圈又劃一枝火柴去燃燒他果然一觸便着冒出些火花來便急忙將麗華拉在一邊說道耐心等一等這藥粉如果通體都被這燃着再加上一種空氣變化這門就不難一下炸開於是二人都注定全神去看那櫃門上的火燄果然在那粉圈圈上一路燒將去越燒越紅了不想忽然外邊一陣汽車喇叭聲響覺着有人在外邊開門又覺着有人的脚步聲直要在

到這間客室來麗華嚇得面無人色想跳出一個牕戶去亞森一把將她攔着隨手就拖到一個牕幔裏面緊藏起來偷看外邊動靜并安慰麗華道事到這般田地已是功虧一簣了這最後五分鐘我們須堅定忍耐着以利用最後所得的機會萬不能就是這樣罷手的小丑羅漢深更半夜在另一個祕密聚會的地方坐着汽車回來看門的開門將他放進在客室外經過正想上樓去安息忽嗅着一

種火藥氣味。心中驚訝得很。便踱進客室。燃開了電燈。早已看見那保險櫃門上燒着一個紅圈圈。接着砰的一聲。那鐵門恰好又在此時炸裂開來。誰知小丑羅漢不去搶救櫃裏面的文件。却先跑到櫃旁一架大留聲機。檢點了一下。這時牕幔後面埋伏着的亞森麗華二人。也早已覲個清楚。便由亞森拔出手槍走了出來。對準了小丑羅漢。喝他舉起手來。又囁麗華。趕快把客室門鎖上。小丑羅

漢不敢抵抗。又舉着手退到留聲機旁邊立着臉上。還現着得意之色。不一會麗華已將門鍵好。亞森叫麗華將小丑羅漢綁起來。不想樓上他還住着有個同伴。見小丑羅漢回來了。後爲什麼老不上來。又聽見客室裏有些響聲。便逕自下樓來看。小丑羅漢見有人來。忽然嚷了一嚷。亞森一時情急。便舉起槍。頭重重向小丑羅漢腦後敲了一下。就登時將他打得暈倒在地。麗華趁此時機。便將櫃

裏面一切文件全行取出塞滿了兩大口袋

出來

幸虧她穿的是一身男子的西式獵服口袋很大倒也還裝得下去亞森不去幫麗華檢取文件却走到留聲機旁邊仔細看了看這機也並沒什麼奇異不過那針頭用的還是鋼針有些不相稱罷了加之這時門外已有人在那裏敲門而且越敲越急了亞森不敢怠慢將一匣唱片抱在手裏又卸下那針頭來放在口袋之中拉起麗華急急就跑了

這時二個人。都因為大功告成心裏高興得很。很容易的就跳過短牆找着原來一部汽車駕駛着急速逃走不想剛一開動後面就很。很容易的就跳過短牆找着原來一部汽車追來有人聲吆喝叫他停住亞森一想這必是警廳裏暗中派來保護這位外國客人的再不然就是旁的國際偵探要來分我們的功便囑付麗華不管他的仍使勁往前開動又不想走了十幾分鐘後面那

部。車。汽。缸。多。兩。個。馬。力。也。大。些。竟。看。看。要。被。  
他。追。着。亞。森。對。麗。華。道。事。已。這。般。危。急。好。在。  
那。重。要。文。件。在。你。袋。中。你。悄。悄。下。車。走。回。去。  
由。我。一。個。光。身。子。去。對。付。追。趕。的。人。是。決。不。  
妨。事。的。麗。華。無。奈。只。好。將。駛。機。的。那。個。車。位。

讓。與。亞。森。自。已。跳。下。去。亞。森。接。着。把。這。車。  
開。走。了。幾。步。索。興。不。走。了。等。後。面。的。追。者。到。  
來。  
不。一。會。追。者。趕。到。亞。森。一。看。原。來。就。是。麗。華。  
張。文。書。只。有。一。匣。唱。片。由。亞。森。緊。緊。捧。着。亞。  
森。笑。道。高。先。生。你。這。樣。搜。查。我。難。道。我。有。什。  
麼。罪。嗎。高。崑。道。你。剛。才。明。明。同。着。一。個。人。到。  
小。丑。羅。漢。家。客。室。裏。偷。出。許。多。東。西。來。請。你。

趕快將那些文件交給我便兩下無事放你。回去亞森道可惜那些文件我沒會帶高崑蹠脚道蠢賊你偷這些唱片幹什麼如今我非辦你一個竊盜罪不可這唱片就是你做賊的證據亞森道這唱片是我買了來帶回家給母親聽的不見得就能辦我的罪罷他二人正在爭論的時候一方是麗華早已揣着文件回到家中一方是小丑羅漢家中同伴已破門救醒了小丑羅漢檢點了一

下櫃裏所藏的文書和留聲機旁的唱片都已不見小丑羅漢靜靜思索了半刻覺着這兩天那高偵探常常跟着他車後走今晚也會見他跟了回來想是他派人進內偷了東西由他接應了去一時有了主意便打電話找來兩名巡警陪他一同坐着汽車逕往高偵探家裏追來不料走到半道上已碰見高偵探和羅亞森正在這裏爭論小丑羅漢也把車停住喝問高偵探道我認得你你偷了。

我的重要東西如今可被我查獲了。難道你們國裏專養你這一般的偵探來偷我外國人的東西的嗎？高崑怒道：不要說無禮的話！這賊不是被我替你擒住了嗎？說完，指着亞森給大家看。亞森也微笑不語。小丑羅漢看見亞森捧着唱片，非常喜歡，逕要上前來攀如取什麼寶物似的。亞森閃過一旁，對高崑使個眼色道：不行。這唱片是我買的，不說明白，怎能隨便給他？高崑會意，就也攔住小丑。

羅漢道：這賊既已擎着他人，是決跑不了的了。前面不遠就是我的家，不如一同到我家去。由我訊問他一下，看他還偷了旁的東西沒有。況且這也是正當手續呀！小丑羅漢不好意思，怎樣執拗，只索跟着一干人到高崑家來。剛一進門，却見麗華由樓上跑了下來。彼此都大吃一驚。高崑仔細看他女兒穿着一身男子衣服，頭上還帶着一頂打鳥帽，將鬢髮全塞在帽裏面，咧便不由撲頭問道：麗華：

：你怎麼打扮成這個樣子爲什麼又這樣。遲還不安睡麗華道我辦成功了一件大事。正等着父親回來看咧高崑道小丑羅漢家裏失竊我替他擒住了一名賊人所以這樣。遲才回來咧麗華一看果然亞森也在人叢中被一個巡警牽着又有那小丑羅漢鬼頭鬼腦的也在那裏威風十足便也顧不得什麼先自張揚道父親……你放了那位白守儀先生罷小丑羅漢家裏的文件是我同他

敵國參謀部裏接過幾回祕密報告說你是東國派遣來做奸細的表面上以辦理大商業爲名暗中却常常引誘匪徒破壞我們京

蒙鐵道的緊要工程如今你那些祕密文件來定得報告我們公使向你們政府交涉從嚴懲辦你們這些東西

麗華趁着這個時候走到亞森身旁安慰亞森道你不必害怕那個鬼子一定是个奸細既然到了我的手中我在我的責任上有可以檢查你文書的權利如今我倒要看清楚我父親偵察他許久了常常在家自言自語一邊說一邊走進客室將幾束文件攤在書案上自己細細的檢查小丑羅漢跟在後面說怎樣可以得到他保險櫃裏面的文件便可以破案了我因爲要替老父分憂才約了却坦然得很并時時咆哮道豈有此理這剪你同去冒險幹一回除了你以外連我老父

都還不知道咧。亞森笑道：「我是什麼都不怕的。只是那些文件裏邊恐怕不見得有什麼祕密罷。果然高崑檢查了許久，頭上急得漸漸落汗珠子來，及至逐一看完，重重嘆一

口氣，把文件丟在一旁，現出很失望的樣子。小丑羅漢得意非凡，搶着先問道：「有什麼沒？」高崑搖搖頭，小丑羅漢勃然發怒，道：「好好！」還不將你這做賊的女兒和那個小偷綁到牢獄裏去嗎？」麗華聞言也十分難受，一

手拉着老父，一手抱住亞森，哭道：「這都是女兒不好，過于冒失了。你們要拏人，將我拏去就是與這位白先生是無干的。」亞森冷然道：「麗華……不要如此。我們還沒檢查完咧。小丑……你那些唱片是什麼玩藝兒？小丑聞說忽然顯出驚慌的樣子來。高崑接着道：「照呀……就是唱片。我們也得檢查着。」小丑羅漢又故意怒道：「真麻煩得很。唱片左不過是我們國裏賣春婦的唱歌罷了。」高崑道：「也得

聽聽他唱些什麼。說完搬過一件留聲機來。小丑看了看針頭是鑽石的，又不覺喜出望外。只催着快唱道：快……快……我特別施恩讓你們聽完了唱片再去坐牢也還不遲。高崑不理會他的向亞森手中取出一張片。子搖足機器就安放在盤上用鑽針割着沙沙地唱將起來。高崑是懂得某國語言的低着頭用心聽聽，覺仍是尋常的歌聲不由又大大失望。一會一片唱完，小丑羅漢笑道：好。

聽哩這可以不再麻煩了。說罷便要來搶去。那一匣唱片。這時亞森忽地推開小丑道：且慢……我們做賊的偷東西總得偷齊全除了唱片以外還有你那具特別鋼針哩。我們用這個針再唱一偏罷說着就從口袋掏出一個鋼針頭來跑去安放在那架唱機上。此時那小丑羅漢真急了。便抵賴不認道：這唱針唱片那賊不會說是他的嗎？這恐怕還真個是他的咧。

高崑道：胡說……你剛才不明明承認是你

的。國中歌妓唱片嗎？亞森照樣用鋼針再唱

起來。高崑仔細一聽果然不是歌聲是另一

種傳達命令的片子所說的全與京蒙鐵道

有關是要小丑一干人怎樣進行破壞。說得  
很有條理。小丑羅漢聞到此處知道事已洩  
漏。便急急地想逃走。高崑一把將他擒住。加  
上手拷叫巡警先行帶了去。這件事也算告一  
結束了。後來那小丑羅漢在獄中自盡。我

們政府還與某國交涉過幾次。由他們謝罪了。  
事不提。

高崑事後與亞森拉手道：我真佩服你有見識。

能看得透那奸徒的秘密。亞森笑道：這也並不甚難。只要我們遇事不慌張，靜着心去。看他的舉動是沒有不成功的。我第一次疑心這留聲機就是在牌慢後頭看見小丑。匆跑了進來。連炸裂了的保險櫃都不顧却先來看這無關緊要的留聲機。可見這留聲

機比他那保險櫃更為緊要了。後來我又看見這留聲機用的是鋼針與現代流行的鑽針不同。我想這也未免太特別了。所以我一古腦兒連片帶針全取了來。及至到了此間。那廝的眼神總時時注在這唱片上。越發叫我。相信他這唱片實有不可告人的祕密。不過。後來竟唱出歌聲來。若不是他對着你那用鑽石針的留聲機。現出得意的樣子。也幾乎被他瞞過。教我想不出那特別鋼針來。總

算我在一旁。肯十分冷靜的看人。于微才能。收這意外的功效哩。至于那個唱片是有深淺兩道蠟線夾在一起。淺的線所收的是尋常歌聲。用鑽針便唱出聲來。誰知那淺的線。當中還深深隱藏着一根極深的線所收的。就是他國國際偵探部所傳達的口頭命令。用不着文書寫。只消將他片子由郵局按時。一張張的寄來。用上那個鋼針頭。藉着那鋼針。極尖利的力量。便能割刻到極深之處。發

出那命令聲音來了。若用鑽針去唱鑽頭都是禿的隨便怎樣絕不會洩漏祕密的所以他見着你這鑽針機不由暗地喜歡面現得色喲。

高崑與麗華聽亞森講明這段細情越發覺得這位白君才大心細甚可佩服高崑道不想女兒有這樣一個好友怎麼早不介紹與我見面咧麗華指着亞森笑道是他囑咐我不要先說的高崑道這場功勞菲小我一定

要報明本部也提升白君做一名科員好備重他永遠幫着我辦案子亞森笑道你們要將我那一個名字報本部咧麗華驚問道你

不就叫白守儀嗎亞森又笑道我還有一個真姓名叫羅亞森咧高崑和麗華都同時大吃一驚不由一口同聲的問道大盜羅亞森就是你麼亞森道不錯就是我高崑想了想道不打緊只要你再不做大盜拏你的才力用在正途上我是可以對長官言明將你往

事不究還要重用你的亞森道我遵守母命已半年多不做大盜了高老先生如肯照顧我是願供驅策的說完又對麗華笑了笑彷彿也可以供她的驅策

過了幾天羅亞森果然就恢復了真姓名做了國際偵探科科員陪着高家父女去見他的娘道兒子如今不做賊而且還成了擎賊的偵探了他母親十分歡喜忙向高崑道謝同時高崑却又叫道親家母你言重了我們

是至親爲何如此客氣咧

友人某嘗爲余述嘲私塾詩云一陣烏鵲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又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指大學中庸）信手拈來均成妙語吾知老學究見之必狂呼唐突聖賢不止

怡巖

年 少 夕 險 冒

預 告

# 萬 里 步 行 記

從 西 比 利  
到 上 海

中 國 第 一  
冒 險 少 年



少年能夠冒險，算得奇了。算得可敬了。冒險要到萬里，算可敬嗎？這個少年就是我們中國的許明聖。他爲了步行，這不是大奇特奇敬上難。不知多多少少，單說他在大森林中大沙漠中，迷了去路，飢餓交併，備嘗艱苦。不過憑着他的一點雄心，居然不顧什麼痛苦，安安穩穩到了上海了。本書從他寫到現在，讀了可以鼓勵兒童的志氣，可以激昂兒童的心。少年人讀了，如得良師，確是身心有益的好。好青年不可不讀。

←……行發局書界世屋紅海上……→

書界局發行新舊

▲ 若要小菜滋味好  
▲ 懂得個中真訣竅不可少  
▲ 調專家秘訣，各界爲各口福頻添一生樂  
▲ 分類匯編，特徵求海內外烹飪福  
▲ 起本局爲各界諸君增添日常烹飪福  
▲ 完備、不下數千餘種，日常烹飪福  
▲ 用無窮製，內容詳盡，苟能各  
備研究食物也，可作女校之教本，不可不為指南針也。

# 食譜大全

全書一冊  
一元五角

是書照碼七折外埠函購寄

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西餐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 ■ 偵探博士之三大奇案

閻北徐公

有一位偵探博士。他雖沒有在什麼偵探的專門學校學習過。他辦幾件案子倒很有些聲名。他偵探上的知識技術既不是有人傳授給他。又不是他自己從閱歷實踐而來。原來他的腦子偵探學識全是從偵探小說上來的。他對於所出版的偵探小說可以說得沒有一冊沒有讀過無論是舊的新的譯的著的絕版的抄本的。只要有這麼一篇小說這偵探博士總領教過並且他記得很清楚。某案是怎樣破的。某案的主眼在怎麼地方。他無有不清清楚楚的回答得出。所以他的一個頭腦完全是由小說所養成。因此他

的。偵。探。思。想。偵。探。行。爲。總。不。免。有。些。小。說。的。  
氣。味。講。到。他。的。偵。探。本。領。實。在。很。有。引。人。注。  
意。的。地。方。別。說。是。他。做。偵。探。之。後。能。夠。接。辦。  
了。一。件。案。子。不。多。一。下。就。破。案。就。是。他。沒。有。  
做。偵。探。之。前。他。已。經。很。有。許。多。偵。探。的。成。績。  
了。這。真。可。以。見。得。他。是。一。個。偵。探。的。天。才。咧。

媽。躲。着。偷。吃。便。大。哭。起。來。他。母。親。聽。得。兒。子。  
狂。哭。不。知。出。了。何。事。便。過。來。觀。看。不。料。竟。發。  
現。乳。媽。在。那。裏。偷。吃。東。西。他。在。六。歲。時。廚。子。  
每。天。出。去。買。小。菜。他。能。夠。偵。探。出。他。們。的。落。  
錢。不。落。錢。來。他。用。什。麼。方。法。呢。在。廚。子。未。出。  
門。時。他。故。意。與。他。胡。鬧。撞。倒。在。他。懷。裏。無。非。  
是。摸。他。的。袋。內。有。沒。有。錢。有。錢。時。摸。他。約。有。  
多。少。到。廚。子。買。了。小。菜。回。來。時。他。只。消。過。去。  
一。摸。就。曉。得。這。一。次。買。小。菜。底。落。了。多。

錢了。他在八歲時偵探的天才更發揮得厲害。他居然能夠發現出他母親十年前的情人來。他無意中在母親的一隻文具箱內瞧見了不少情書都是那情人與他母親的。他一見之下即忙把這一束情書擎去與他父親觀看。要他父親去與母親辦交涉方始可以叫母親說出這情人是誰來啊那裏知道他父親看了反把他打了一頓。你道這情人是誰原來就是他自己的父親所以他實在

是一出娘胎就有這天賦的偵探才能了。後來長成之後再讀了無數的偵探小說下去那更不必說咧。一天一天發揮他那驚人的神通就一天一天的把那偵探博士的大名鬧得世界聞名了。連歇洛克福爾摩斯還要退避三舍哩。你道爲何福爾摩斯的本領不好算不大。然而他竟得不到一個什麼偵探的學位。他見東方這位大偵探家並且有偵探博士的學位怎麼不驚呢。其實他那學

位。是。不。對。的。大。家。有。些。誤。會。了。他。不。是。偵。探。  
術。的。博。士。乃。是。偵。探。小。說。的。博。士。這。偵。探。小。  
說。的。博。士。也。不。是。著。作。偵。探。小。說。或。譜。譯。偵。  
探。小。說。的。博。士。實。在。是。讀。偵。探。小。說。的。博。士。  
並。且。贈。他。這。博。士。學。位。的。並。不。是。什。麼。大。學。  
乃。是一。班。社。會。上。很。平。凡。的。人。不。過。見。他。偵。  
探。小。說。讀。得。很。多。肚。子。裏。的。偵。探。材。料。一。定。

很。博。於。是。就。稱。他。爲。偵。探。博。士。了。這。位。大。偵。

探。家。見。社。會。上。承。認。我。是。個。偵。探。博。士。我。就。

不。客。氣。了。非。但。聽。憑。他。們。去。叫。而。且。自。己。也。  
自。命。爲。偵。探。博。士。他。非。常。得。意。因。此。更。熱。心。  
的。從。事。偵。探。術。打。算。擎。來。供。獻。於。世。以。爲。這。  
纔。不。辜。負。人。家。一。番。抬。舉。我的。熱。心。這。位。偵。  
探。博。士。一。生。所。辦。的。案。子。很。多。一。時。也。沒。有。  
發。表。他。的。機。會。此。刻。姑。且。把。他。最。著。名。的。三。  
大。奇。案。來。陳。述。一。遍。罷。

第一案

陳友松。是。一。位。某。保。險。公。司。的。繙。譯。家。住。公。

益里共計房屋兩幢一家獨居家裏有一妻一子一個老媽子友松今年三十四歲爲人很和平從來不肯得罪人或與人結怨他夫人三十歲也是一位極能幹的主婦打扮很儉樸伊恐怕被歹人注目所以連珠花也不帶一朵戒指也不用一只非常謹慎兒子今年纔九歲是國民小學三年生老媽子黃埭人倒還老實他每天到小菜場去買小菜時見了熟人也從不把主人家裏的事亂講的

陳友松一家的大略情形如此此案的發生正是星期六上午十一時陳友松在公司內尙未回來他兒子也在校中老媽子上一天有上吐下瀉的病友松恐怕伊是時疫便送伊往醫院中去了所以這一天只有陳夫人一人在家不料竟會出一件案子說也奇怪陳夫人獨自在廚下前門後門自然關着別人說厨下沒有第二人連家中也沒第二人陳夫人先煎好了一條魚盛在碗內正旋轉身

去。要。想。拏。一。個。洗。鍋。子。的。洗。帚。不。料。拿。了。洗。帚。旋。過。身。子。來。竟。神。不。知。鬼。不。覺。的。碗。中。之。魚。忽。而。不。知。去。向。陳。夫。人。一。見。驚。得。呆。了。又。沒。有。人。來。過。被。什。麼。東。西。取。了。去。個。呢。魚。是。已。經。殺。死。已。經。煎。熟。又。不。爲。跳。去。的。難。道。出。了。什。麼。妖。怪。不。成。陳。夫。人。失。去。一。條。魚。倒。還。是。小。事。不。過。青。天。白。日。一。個。人。都。沒。有。出。入。就。會。在。我。自。己。身。邊。魔。法。似。的。取。去。怎。麼。不。驚。連。此。刻。立。在。灶。前。也。有。些。害。怕。起。來。了。莫。

非。是。這。位。東。廚。司。命。與。我。惡。戲。麼。四。面。看。看。那。裏。還。有。影。蹤。陳。夫。人。正。在。駭。異。忽。然。外。面。一。陣。叩。門。聲。陳。夫。人。當。是。友。松。回。來。了。他。今。天。爲。何。這。麼。早。呢。那。知。開。門。一。見。並。非。友。松。就是。隔壁。那位。偵。探。博。士。特。地。來。訪。陳。友。松。的。他的。要。尋。友。松。實。在。是。打。聽。一。件。關。於。保。險。上。的。事。不。過。做。做。他。偵。探。上。的。參。致。罷。了。不。料。陳。夫。人。正。是。心。頭。亂。跳。的。時。節。一。見。有。

人來便宛如難中遇了救星其實伊也嚇得早已忘掉了是大偵探家咧卽忙將這駭人聽聞的事從頭至尾說給他聽他聽了之後一想生意來了就要進去實地偵探其時友松恰已還家聽了夫人所述也覺不可思議就請偵探博士到廚下去查察博士一到厨下忙叫他們夫婦二人出去他把廚房門關了在裏頭精密偵察外面夫婦二人左等也不見他出來右等也不見他開門直等了兩

點鐘以上還不見博士出來他們倒有些恐怖不要博士身體上也遇了什麼危險麼把門敲敲祇聽得博士在內應道快咧快咧且再等一下二人一聽方始放心又歇了半點鐘光景博士纔開門出來只見他弄得滿頭是汗氣喘喘的右手擎了那一條魚已經變了形狀了他啓口道今天若不是我來偵探隨便你什麼神仙也不會破案的你道這魚那裏去了實在是被貓啣去的啊

第二案

有一天博士正閒着無事打算在街坊上去踱踱看看有沒有什麼偵探的資料發生他在熱鬧的市街上瞧了許久到底憑你是什麼大盜賊大惡漢他決計不會站在街上等候這偵探先生過去的就是他在街上又沒有擊到他什麼證據他臉上又沒有寫着字那裏會瞧得出呢所以他直到天色已黑還是得不到什麼只得回去了不過他一些也

沒有什麼可得就此回去未免可惜一想不如且從荒野中穿過去或者能夠得到些什麼犯罪的痕跡也論不定於是黑暗中穿到郊外其時已近初更了他正在亂想忽聽得遠遠有人叫喊救命博士暗想今天到底不虛走這一躺即忙向發聲處尋覓過去找了一回果然在一條小路旁邊見有兩個人扭做一團倒在地上博士一見便立定了躊躇起來咧暗道方纔叫喊救命的不知是其中

的。那一個我若粗心一點或者省事一點便摸出手鎗來向他們亂擊幾下也就完了。但是這麼一來惡漢果然逃不了那被害人仍舊遭殃總有些不妥當倘使問他們一聲誰是惡漢誰是被害者又恐怕失去我偵探博士的體面這麼辦罷待我先來嚇嚇他們想定主意即叫道喂你們當着我偵探博士面前還敢如此無禮麼博士這句話本來想探他們二人的口氣那知二人一聽同時嚷道

博士快來幫助我啊博士聽了更爲躊躇一想叫我幫誰好呢便問道你們二人到底那一個是盜賊不料二人又一齊嚷道他是強盜上面的又說下面的是強盜下面的人也是說上面的是強盜博士曉得這兩個人裏頭必定一個是盜強一個是被害者不過現在強盜也打算混我眼自己也裝做被害者罷了但是這那裏逃得了我的慧眼待我來細細觀察一下博士看時二人倒在地上

面的仰天而臥是個身體瘦小的人上面的騎在他身上是一個大漢博士暗道這不消說從二人的地位看或是從二人的體格看想明明騎在上面的大漢是強盜了博士剛纔想定只聽得他們二人又叫道快來救我啊趕緊擒住這強盜啊博士到此時也不敢不敏捷即忙從懷中摸出一條繩來將上面騎着的大漢連身帶手緊緊綑住下面躺着的人乘此跳將起來謝了博士又說這強

盜盜了我的銀錢都藏在懷中待我來取還罷說時伸手到大漢懷中去摸出一隻皮夾子來還有袋內的金表手上的鑽戒一齊取去此人搜完之後就此大踏步去了那綑着的肥大漢子嚷道你怎麼把強盜放走還要綑我起來任憑他取我的東西呢快些追上去啊還來得及捉到他咧博士一聽冷笑道你這大盜胆子真不小還敢在我偵探博士面前來哄騙我麼有誰來信你這時候恰巧

有許多人聽得了聲音。領了警察同來。警察把燈火一照。其中就有一人說道。這一位肥肥的是無底銀行的總理熊百完先生啊。怎麼被人綁着在此地呢。於是。一面替他解繩。一面由警察向他盤問。他指着博士說道。此人冒充偵探與強盜穿通一起。把我綑綁起來。任憑強盜將我身邊值錢的東西一齊取去。只算現銀一項已經有五六千元咧。

### 第三案

偵探博士之三大奇案

有一日博士在家裏研究偵探上之科學。忽然外面送進一張報來。祇見報上載着說。今天廳裏開庭有一件很離奇的案子。一定人想去聽審。旁聽席上恐怕要容不下咧。博士本是熱心研究偵探的人。逢到一種離奇案子。怎樣肯不去旁聽呢。他看看時候已經不早。即忙換換衣服。要想出去。其時恰巧廳裏打發人來說。所長有話要請博士前去。博士即忙趕到廳裏。真是萬人空巷。擁擠不堪。

博士到了裏面廳長已在那裏等候一見博士到來便立起來迎接說道今天有一件疑難案子非請足下到來決疑我們竟無法判斷了博士忙問到底是一件何等樣的案子呢聽長說案子是很簡單不過我們要研究他的原因現在有顏之厚夫婦二人丈夫控告妻子說伊有隱疾要求離婚妻子也控他丈夫說他有隱疾要求離婚離婚是雙方已經意思相同一定要離了不過原因究竟在

那一面究竟誰有隱疾不是在離婚的條件上輕重很可以斟酌博士問道那麼到底是什么隱疾呢廳長道說出來真是笑話他夫婦二人中必定有一個患有出尿的病睡了一夜總是弄得香衾盡溼臭氣觸鼻同床者自然不勝其苦那患這毛病的一個還不肯認帳強要推在配偶者身上明知一方面要要求離婚於是也索性一同來互相控告咧不過我們總辦別不出到底誰有只毛病

請醫生來驗未免太周折況且一面又是女人總覺得不便的最好請足下能夠在不必驗身體的範圍內另想一個什麼方法可以明白究竟誰患此病或者由什麼身體以外的東西上可以偵探得出那就好咧我想足下一定有方法的博士點頭道容易容易這也不必把那尿來經過化學的化驗只消一看他們床上的被褥就明白廳長道那當時我已派人去查看過確是每天早晨有這麼

一大堆溼跡的博士道這床上既是只有他夫婦二人我可以一句話就斷定他你且聽了你只消曉得這溼跡是單單在褲子上的呢還是被頭上褲子上都有的一查得這兩種實際究竟二人中是誰有這病已經可以不言而喻了聽長說據查看的人回來報告說褲子上雖溼了一大堆那被頭上也溼着不少博士笑道那自然是男人出的尿還有什麼話說呢……

某同學爲老同盟會員。上年持競存手書投止於桂省長馬君武署中。馬知其爲名士。且有陳公八行因曰。祇有某差。大約月可得二百金。屈尊卑就。如何某心悅甚。而囁嚅。顏馬曰。如不願。則容予請示競公再定。未幾陳覆言。至謂此輩書生往往持才傲物。自居名士。不安本分。某果安分也。則月給二三十元足矣。名士初習政務。不宜多予。予之反生其貪念。馬得書。大噱曰。原來名士祇值二三十元。一月此事爲疾風。君告我亦可。云。南政府宦海趣聞。也。

姚民哀

## □相片之仇(上)

張冥飛

殺人案……北京外城南下窪陶然亭後面。盧蕩裏發見一個死尸胸口上插着一把極鋒利的解腕尖刀。只剩有二寸來長的柄兒。在外離死尸兩丈來遠有兩個小皮籃。一個裝着一具快鏡。一個裝着半打沒有照過相的乾片。發見死尸的是一個游人。當時就報。

告警察警署便報告總廳。廳裏派了一個刑事科員查勘。一會又咨請檢察廳檢驗一番。將此案全權交給刑事科長柳俊德辦理。柳俊德將全案看了一遍。又和查勘的科員研究許久。便將案情摘出要點來。

(一)死者名叫尹兆蓉是嘉興秀水人在琉璃廠開一家照相店已有六年以前在上海杭州開過店平日來往的都是一班闊少他最會巴結許多闊少都喜歡他他愛逛鏟子卻並沒有相好的他有一個姘頭是上海人三個月前回上海去看母親的病沒有轉來他待人很好說話都不敢得罪人的可以斷定他在北京沒有仇家。

(二)凶案發現的前一日清早後門的女事先着他回來當夜尹兆蓉沒回次日直子法政大學因為甲班畢業命人來通知前去照相午刻又有電話來催尹兆蓉正收拾器具正要和一個助手同去恰有一個女子坐着零六七號的汽車來自稱是女子法政大學來的要接尹先生去照相並囑咐另帶一副小快鏡尹兆蓉又收拾好了才和助手同那女子去了下午三點多鐘助手坐洋車回店說尹兆蓉還有

到下午四點鐘尹兆蓉仍舊沒有回去。店裏的人正在猜想間警廳恰派人去查詢。店裏才知道尹兆蓉死了。

(三)女子法政大學畢業的前一天夜裏。庶務長正在忙着忽然來一電話道是校長打來的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便說到畢業攝影只有尹兆蓉這家店照得最好。因此庶務長次日一清早就着人去通知午後一時尹兆蓉和助手又一個女子同

來那時正忙亂着演說給證書也沒人去問他大概以爲那女子是個女助手因爲穿得很漂亮有幾個學生跟過去攀談。一會他說是來觀禮的及至照完了相他們三人仍是一同去的可是校長並沒有主張叫尹兆蓉照相那個電話是別人假冒的直到凶案發現後才問明白。

(四)一零六七號汽車夫的口供道那日十一點鐘時候有一個女子來雇汽車坐

了。先開到大柵欄買了點東西隨到尹兆。蓉的店裏即同到後門女子法政大學等了。二個多鐘頭才見女子和尹兆出來。上車之後尹兆叫開到六國飯店又等

了一個鐘頭他倆又出來便一直開到陶然亭見着他倆走進廟去了又等了一個多鐘頭天色已經黑了他們卻手挽手的來了但是此時恍惚覺得那男子少許要高一點兒不過衣服鞋帽都是一樣手裏

也是提着兩個小皮籃子一時也沒有疑心後來那女子叫開車到長安飯店便開銷了車錢以後便不知道了但是尹兆蓉是初一次才看見的。

(五)那女子完全是女學生裝束。纏紅毛冷的短襖齊膝的青毛冷裙。藕色毛冷襪子黃皮的高跟鞋子。手裏籠着一個拔箭的獺皮袖。籠脖頸上圍着一隻大白狐。手指上還套着兩隻金剛鑽戒指紅寶石。

的耳環真珠的手鐲油鬆大辮子上一隻湖色的綬結越顯得眉長鬢青桃腮杏臉（六）六國飯店的侍者只認得尹兆蓉郤不認得那女人長安飯店的侍者並沒有見着這個女人只有在彈子房招待的人說恍惚有這麼個女人和一個青年男子站着看一會就走了

（七）各偵探的報告這女子和一個男子同住在鴻陞店已經有兩個月了據說到

北京來運動差使的用度很闊男子名叫姚君祥他倆是夫婦說一口普通官話帶點南邊口音凶案發現的那天趁早車到天津去了

（八）天津警察廳回電說新站老站下車的沒有這兩個人塘沽以東的京奉路站和津浦路京張路京漢路隴海路的各站都還沒有回電上海方面查探尹兆蓉的辮頭下落情形也沒有報告

柳俊德又研究了一會只得暫時擱下專等各方面的報告過了幾日各火車站口的探報全來了這一男一女還是沒有下落又據上海方面偵探的回電那姘頭的母親恰死了。不久聽了尹兆蓉被殺的信哭得很傷心正打算上京來料理後事不像是有別情的柳俊德對這案子沒處下手只得延宕下來不知不覺的過了大半年。

一日柳俊德正在廳裏忙着辦事忽然杭旁一紙上書『此照相係薛知白少爺託州來了一個急電道是北京警察總監鈞鑒前奉公函以尹兆蓉被殺一案其人生前曾在杭開設照相店有無可疑情事請為查復等因當飭由警廳確查據呈覆年久無從探詢業經具復在案茲據警廳呈稱八月十三日西湖金沙港蠶業學校左近小港中發現划船一隻中有被槍殺尸首查係蘇紳薛知白戶

我晒成尹兆蓉臘月二十一日字樣此案想與尹案有關乞派原辦案人來杭會同辦理至紹公諱浙江全省警務處咸當下柳俊德奉了總監的委任帶了兩個得力的刑事偵探連夜趕向杭州來及至到了警察廳討論一番又調來案卷看過覺得比尹案更沒有把握薛案的要點如下

杭州今年三十二歲光復後曾經做過財政廳的科長今年嫌家裏熱在昭慶寺租了兩間房子避暑來往的政界人居多白天在廟裏打麻雀賭撲克夜裏常是和幾個朋友坐船到湖心裏乘涼被殺的前兩日是舊曆六月十八天竺的香市最盛薛知白和朋友逛了一夜十九日午後便划着小船到湖裏去了傍晚回來有朋友要邀他出去夜游他推說身體不爽老早的

睡了二十日清早他便獨自划着船出去。一夜沒回二十一日（即八月十三日）便發見了他的尸首。

(二)據薛知白所雇划船的小孩子供稱薛先生是整月包我的船他自己划船也划得很好十九的那天下午薛先生叫我划到三潭印月在小瀛洲等了許久薛先生便叫我去追一隻兩個女人坐的船追到湖心亭便追着了兩隻船並着走後來

到公園上岸那二個女人進公園去了薛先生也跟着進去將近晚飯時候薛先生獨自出公園來我便送他回昭慶寺二十日早上我起來到湖邊一看我的船不見了有人告訴我說是看見薛先生自己划出去的二十一日九點多鐘我因為警察來傳我問話我才知道薛先生被人殺死在我的船上那划兩個女人船的是我認得的名叫臘梨頭阿七。

(三) 腸梨頭阿七供稱十九日八點鐘時。候我正泊船在湖濱旅館門口有兩位外路女客來雇船我也聽不出他們是那裏口音划到三潭印月等了好幾個鐘頭才開到公園那兩位女客叫我放船到放鶴亭底下等七點多鐘才划回西園門前上岸那女客住那裏我不知道。

(四) 薛知白朋友的證明書道六月十八日晚間大家在昭慶寺吃過晚飯便坐轎

到天竺去一路游玩到靈隱寺轎夫都吃了飯去了那時月色正好便同走到冷泉亭上卻有兩個女子先在那裏月光中看去竟是絕色知白就有點發狂起來挨上前去坐着那二個女子也不迴避談笑自若後來那女子的轎子來了只聽得年長些的女子對年幼些的女子說道這兩日的湖水也被一班香客鬧渾了明兒我們還是到三潭印月去逛一天比較的清淨點還

一邊說。一邊上轎走了。知白當時還想跟。

手他的。

去。因為轎夫沒來。只得罷了。還連聲嚷。可惜。可惜。十九夜晚我們到他寓所。他說有病。我們也就散了。二十日我們仍舊去看。他。他。一早出去得不知下落。我們坐一會。也去了。不知他如何被殺。大概他十九日必是又遇見那兩個女子。不知如何約定。了。所以二十日才一早出去說不定那兩個女子是有心引誘着他單獨出去好下。

柳俊德又問知薛知白皮夾內存有鈔票三百七十五元。手指上兩個很大的鑽戒。仍舊套着。可知此案並不爲謀財據尸邊遺下尹兆蓉所寫的一紙研究起來一定薛知自和尹兆蓉從前幹了甚麼曖昧不明的事。而今他二人死於仇殺是無可疑的了。可是香市時候來往的女客極多。當凶案發見的一二日。尙且查問不出。又隔了五六日。更加是大。

海撈針。柳俊德算是白跑了一趟。

柳俊德是一個極其忠於職務的人。他此次出差回到北京清理許多積案，勞苦了半個

月才稍稍清閒，便請了幾天假在家裏休息。

這一天早上有一個日本郵便局的郵差送到了一封由東京寄來的書留（即掛號）信。柳俊德拆開一看，愕然了半晌。他此時在京本是孑然一身，無家無室的。當夜便寫好辭職書，話是腦病發作，非換地方療治不可。次日

便出京回到南昌故里，到他妻子墳上將東京的信燒了大哭一場，便上廬山去剃了頭。

髮做和尚去了。

事過三年，柳和尚已經受過戒出來朝山。由峨嵋回來，走到宜昌，恰遇着川鄂戰爭。他雖是變成了一個遊方和尚，軍隊未必和他爲難。可是他實在不願意看見清白無辜的人活活地被通紅的鎗子砲子打死，便獨自翻山越嶺，走向襄陽去。有一日，走到一個深山。

相片之仇

一三

裏天色晚將下來。一鈎初月還照得見人走路。猛可的一聲虎嘯。茅草中跳出一隻牯牛。般大的大蟲來嚇得柳和尚沒命的奔。一脚踏在空處。骨碌碌滾下山去。七月天氣衣服單薄。身上受了許多浮傷。還沒要緊。只是跌斷了一隻手和一隻腳。深山窮谷的人有良心的比較的多些。那時恰巧有一個歸家去的樵夫。走過聽得柳和尚的呻吟聲。便糾集了幾個人把他扛到市鎮上一個關帝廟裏。

那廟裏正開着一個小學校。雖是放了暑假。可是不問過校長誰也不敢留人在裏面住。因此有人去報告校長去了。那校長名叫熊直方。在地方上很有點公正的聲名。所以又做了那鎮上的市董。當下得了報告。即刻來了。將柳和尚一看。認得是十年前在南京師範學堂裏的同學。感情很好的。便不管他和尚。和尚立刻搬到自己書房去住。請人替柳和尚醫治。醫了幾日。傷處潰爛起來。柳

和尚知道大限到了便把十年來的事情一一說給熊直方聽表示他自己的懺悔誰知不多數日又有一個游方賣藥的和尚走鎮上經過竟給柳和尚治好了柳和尚便隨那賣藥和尚去了從此便沒有下落

又過了一年作者在蘇州遇見熊直方那時是在一個官場酒席上恰巧從前辦理尹案薛案的那位助手警官也在座偶然談起偵探術的難處就把柳俊德未做和尚以前的

事情說了許多後來席散作者便同到熊直方的寓所談了一夜直方郤把柳和尚所以做和尚的事情對作者說了一個詳細作者而今照實寫來使看書的人也可以知道社會的穢史和家庭的慘劇真是層出不窮的

柳俊德是南昌有名的世家可是人丁很是單薄他小時候父母雙亡是他叔父子文撫養大的子文只生得一男一女他嫡母也早去世了子文不肯續弦也不娶妾所以看待

得他三人都和珍寶一般。他的堂弟名叫明德堂妹名叫昭德。從小在一塊念書。資質都極聰明。子文是個榜下郎。用知縣在浙江候補。同寅中有一個安徽人曹敦甫。和子文是同年。敦甫的父親又是子文會試的房師。所以往來得非常親密。敦甫生有一男二女。男的名叫元簡。長女名元瑛。次女名元珠。也都

在家念書。因為彼此見兒女都生得好。柳家二男一女就配了曹家的二女。一男年齡相當。相貌相等。自然是舊式婚姻中極好的。事情俊德十七歲的時候。子文改省到南京。那時已經辦起學堂來了。俊德起初進了師範學堂。和熊直方同了兩年學。運動了一個官費。到日本去學法政去了。畢業回國之後。子文已告病回家。敦甫正補了德清縣的實缺。俊德前去入贅。見元瑛出落得風神朗潤。心裏更加歡喜。夫妻和好。自不待言。過了些時。敦甫父親的一個得意門生做了民政部

侍郎敦甫便把俊德薦了去。俊德是早已捐過一個主事的，到部後不久便補了缺，接家眷進京。元簡、元珠、明德、昭德因此便都在北京。

天津進了相當的學堂，又過了些時，革命軍起，清室退位，敦甫便做了海上寓公。元簡明德他們兄妹也都是十九二十歲的人，恰巧同時南下。敦甫便約子文到上海來替兒女都畢了婚事，子文帶了兒媳回家，不多幾時一病死了。俊德此時已是刑事科長了，當

下帶了元瑛奔喪回來，在九江上岸，詩發見了一樁離間他倆夫妻的物事。

景德鎮的磁器在九江碼頭上出賣的很多。輪船將近泊岸時，一班賣磁器的擁在船口。上下的人都很感不便，這是人人知道的。當日俊德和元瑛起岸，正經過許多磁器籃子，的日障礙時，忽見一人在那裏買磁製的裸體美人。那面龐極像元瑛。俊德不由得心中一動，匆匆上岸到客棧裏，一問火車輪船都已

開了要等明早才可以到南昌去呢俊德便到碼頭上來找一班賣磁器的詢問裸體美人時人人都有元瑛式的磁人兒並且還有添上一個男子像的仔細一看竟是和元瑛一模一樣心中一氣非同小可當下檢了幾個式子買了回到客棧也不和元瑛說嚴密的藏起來次日到了南昌忙着辦完了喪事便帶了磁人到景德鎮找着了出貨的那一家窯裏設法盤詰知道這種磁人是照着天

津賣來的泥人兒做的俊德不動聲色回到南昌便去會警廳長把景德鎮窯戶如何做許多誨淫之物出賣非得嚴行禁止不可又替警廳出了許多搜燬的主意不到半個月果然把那種磁人兒搜燬得不少俊德託詞獨自進京銷假到差之後立刻派人到天津去賣泥人抓到了真憑實據又搜出許多男女相片把那家泥人店辦了在許多裸體相片裏尋時元瑛的相足有二十多張竟是活

潑潑照出來絕不是畫的這一氣簡直氣一

個死叫人追問那泥人店是從那裏買來只

說是有人從上海販來拿上門賣的死也不

肯說出出品的那家照相店來俊德又祕密

派人到上海去照樣買相片可是一張也買

不着只有一家最老的照相店有人說道這

種相片年年不同誰人把他當骨董藏着呢

我恍惚在三四年前看見過而今早已沒有了

俊德沒法查究可是對於元瑛就發生了

大猜疑了

(未完)

光復後揚州著名辯紳之孫某將  
辯髮剪去乃祖痛詈之曰畜生爾

死之後祖宗將不復識爾爲誰何

氏之子孫也其孫亦反唇稽之曰

我有明代之列祖列宗又何嘗識

爾豚尾奴之子孫耶語極峭刻可

罵盡一班滿族家奴

一七

## ○福爾摩斯小探案

○福爾摩斯小探案

我們由屈林斯路檢驗回來。本打算默坐一會，不想那可厭的蘇格蘭偵探萊司屈萊脫又來了。我們不好推他出去，只得請他坐下。萊司屈萊脫坐下沒到三分鐘，就提起屈林斯路的兇案，於是便引起吾友福爾摩斯不樂的態度，來冷冷的說道：密斯脫萊司屈萊脫，你此來可不是有所陳述？麼抱歉得很。我此刻很不願多說話，然而我的耳官很可能使他不失效用。你說給我聽好了。萊司屈萊脫快快的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以為這是一件仇殺案，因為那慘劇發生之地是一所空屋，就覺得可疑……福爾摩斯道：是的，很可疑。密司脫萊司屈萊脫，你明午兩點鍾來，就可把兇手介紹給你看了。明午兩點鍾死者的是哥哥克倫克和萊司屈萊脫了。福爾摩斯道：密司脫克倫克，你不是請我偵緝兇手的麼？兇手的小影，我自己覓到就在我這寫字檯的抽屜裏。克倫克正用兩手開那抽屜，陡然橐的一聲，一付很精美的手械已套在他手上。福爾摩斯大聲呼道：這就是兇手！這就謀殺白勃的兇手。

東方福爾  
摩斯探案

## 冰人

程小青

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的時候霍桑便指着一行排列着的西式房屋道包朗我想這大概就是倪金壽所說的洋房了我應道他既對你說白爾路朝東的洋房當然就是這一

是說過的但電話中不很清楚算不得數我想那家既然出了這樣一件兇案倪金壽又在那裏等候我們我們當不致於走錯人家罷說時我們的步驟加速已漸次趨近那所洋房這時曉日融融人家的門窗還大半閉着我正要觀察情形辨別那一家是出兇案

的人家。忽見從那洋房前的樹蔭底下走出一個人來。那人穿一件玄色香雲拷長衫。非常寬大。頭上戴一頂龍鬚草帽。壓在眉峯上面。很像一個探夥。我正打量着那人。是否來迎接我們。忽見他搶前幾步。把帽子一把抓在手裏。向我們點頭。叫道：霍先生來了。兄弟等候多時了。霍桑點了點頭。便問他道：倪兄還在麼？那人答道：他正恭候先生呢。我插口道：那大樹的陰處門上有銅牌的一個門

口。可不是就是張友恩家麼？探夥答道：不是。張家就在釘銅牌的貼隔壁的一個門口裏。我道：那麼爲甚麼不派一個守門的巡捕探夥？道：有一個在那裏不過。派在屋裏不教他站在門口。免得惹起行路人的詫異。但金壽哥又怕兩位沒有尋處。所以特地派兄弟在外守候的。霍桑又點一點頭。我也不再多說。這時已走到那銅牌的門前。我見牌上標着「鷗客寄廬」四個字。其次一門就是張

友恩家了。我們一走進去果然見一個守門的巡捕坐在門內同時有一個小婢上前說道那位包探先生和我家太太一塊兒在客堂裏談話呢說着便回身向客堂裏走去似乎是引導的模樣霍桑向我招一招手就一同跟他進去客堂中果見那倪金壽和一位半老婦人坐着談話一見我們便都立起來迎接倪金壽正要向我們招呼寒暄那老婦竟奪口先說道呀先生我兒子死得好慘苦

啊總要費先生們的心替他昭雪的須知他父親還在京裏這裏只剩我母子兩個我們所以留在這裏本爲着我兒讀書的緣故不料他讀書未成竟遭了這樣的慘斃我現在正不知怎的纔好呢老婦說完禁不住流下淚來霍桑這時還莫名其妙無言可答只得略略安慰了幾句倪金壽便說道崔先生既然肯來幫助兄弟感激得很現在不如先請到樓上去驗一驗再說霍桑道很好請你引

導罷

這一所洋房前後共有兩進。前進靠着馬路，是死者張友恩的房間。後進是老婦的臥室。我們三人先走進死者的臥室。見另有一個小探夥陪在屍旁。那屍橫在一張靠窗的寫字桌旁的旋螺椅背後。另外有一隻椅子也倒在屍旁。那屍穿一身白帆布的西裝足登白鶴皮鞋子。白紡綢的襯衫已染了一大塊血迹。更瞧死者的面貌。瘦長白皙頭髮也很。

勻整。左手。上還帶了一隻手表。生前似乎是一個喜歡修飾的翩翩少年。可是這時兩眼開張。慘白的嘴唇也沒有合攏。露着兩排牙齒。形狀狠覺可怕。霍桑低聲問倪金壽道。你已驗過一次了麼？可不是鎗傷的麼？倪金壽道。正是。但我只在他身上搜索了一下屍體。却沒有移動霍桑順手將襯衫翻開。瞧視那致命的傷痕。傷口在胸口的左面。背心的右部。却也有一洞。似乎鎗彈從左胸入時。微微

偏右就從右背上穿透而出我不禁失口道  
我瞧這傷痕很像自殺的我說這話時聲音  
很低本向霍桑而發的不料已被倪金壽聽  
得他微笑着說道包先生那裏還有幾種迹  
象似乎和先生的見解相反呢這時霍桑也  
擡起頭來向我瞋道包朗你在這一瞥之間  
竟便能夠下斷語我真佩服你的卓識和勇  
敢我受了這場奚落雖然自知有些鹵莽可  
是並不甘心因也冷冷然的反問道照此說

來這是一件謀殺案了我想倪兄一定有了  
充分的證據了倪金壽道證據的充分不充  
分我也不敢自信但關於這一件案子的發  
生時的情形我約略知道一二可以奉告包  
先生的這時霍桑把死者的手腕屈動了一  
下又瞧瞧他腕上的金表又在他身體的下  
部仔細察驗了一回便也仰起身來附和道  
很好請倪兄把發案時的情形說給我們聽  
聽說完就摸出三枝雪茄烟來把兩枝分贈

我和倪金壽一枝自己吸着。倪金壽將烟燒着之後便開言道這案發生的時間就在今天早晨一點半鐘剛說這一話我便插口道這不是根據死者手表上所指的時間說的麼霍桑向我做了一個眼色彷彿又叫我不多嘴我只做不見倪金壽道那手表也停在一點三十二分似乎因着他中鎗傾跌的時候受了劇烈的震動所致固然是一種證據但此外更有一種證據比較的還要確實

一些就是我們捕房裏有一個門差名叫顧榮林他在今天早晨下班的時候從捕房回家走過這裏那時約交一點半鐘左右他經過這屋子門前的時候猛聽得砰然一聲接着又有重物倒地聲從樓上出來竟使他嚇了一跳他覺得這是鎗聲急忙仰起來一瞧見這許多洋房之中都已黑沉沉的不見燈光只有這靠樹的一家電燈還是亮着正仰望間他見有一個男人悄悄的開窗伸出頭

來掩掩縮縮的向馬路上作窺探的狀態顧榮林一見覺得不妙急把身子一閃準備躲入樹底下去以免危險在這個當兒他忽又聽得關窗的聲音同時電燈也完全熄滅顧榮林重新從樹底下出來向上面一瞧果然

房報告但奔到轉嘴角上遇見一個坐腳踏車的安南巡邏他叫住了他又向他說明了事情由便一同回到這裏這時這窗中電燈已重新亮着樓上又有人聲顧榮林便和那安南巡邏上前叩門不料前面的鐵門只是虛掩並沒下鎖第二重屋門也然如此所以他一定蹊蹻可是他一個人手無寸鐵又在深夜冒昧上去不但自身危險也許反誤事機因此他急忙反身向寶昌路奔去打算重回捕

的老母和一個小婢不住的哭着和顫着這

就是發案時最初的情形霍桑道那時他們可曾見這房裏有甚麼別的男子倪金壽道沒有但當時顧榮林也會問過據說這裏除了死者友恩以外只有一個守門的老僕年紀既老耳朵又聾他雖睡在樓下但樓上出了這樣的兇案他却絕不覺得直到榮林上了樓之後要究問前門怎麼開的纔下去把他叫醒起來霍桑道呀這樣說來這裏只有兩個男子那麼顧榮林先前在窗口上所見的

男子又是誰呢倪金壽道這真是一個最大的疑問他們當時料定那人就是殺人的兇手因此先向上下搜索一回毫沒蹤影接着那安南巡邏就也急急的退出乘着腳踏車向北追去霍桑道可曾追得甚麼倪金壽道我們事後問他纔知他繞了幾個圈子一個都沒有形迹可疑的人然當他追趕的時候順便打了一個電話給捕房報告情形所以兄弟一得消息也就來到這裏霍桑道你到

這裏距離發案時約有多少時候。那時榮林可還在麼。倪金壽道還在我到時恰交兩點一刻。約摸距離發鎗時三刻鐘的光景。霍桑點點頭。又道：「你既到之後。又怎麼辦呢？」倪金壽道：「我先驗一驗屍。又聽顧榮林的陳說。隨卽着手搜索。在這房門後面。搜得一枝手鎗。大概兇人因事情洩露。防人查問。就把鎗丟在房門背後。不敢帶出。又有一粒彈殼。陷在牆內。便知道這人果是被鎗彈貫穿而死的。

霍桑聽說。便把目光移到寫字桌上面的牆上。我隨着瞧去。果見牆上的磚泥。碎缺一塊。顯見是受彈的痕迹。霍桑道：「那鎗彈。你曾否驗過？」是否兩相符合。倪金壽忙走到那守屍的少探夥那邊。把他手中執着的一個紙包。取了過來。說道：「手鎗和彈珠都在這裏。請霍先生瞧罷。」霍桑把紙包打開。取鎗彈驗了一驗。答道：「彈珠的大小和鎗的口徑。果然是符合的。但這腔中共有九彈。用去一彈。還應當。

存留八彈。此刻却只存七粒。似乎那人會發過兩鎗。你可會發見那第二彈麼？倪金壽道：我已四處驗過了。實在尋不到第二粒彈殼。但據顧榮林和死者的母親所聽得的看來。那人。在這房裏。似乎本來只發了一鎗霍桑。忽吐了一口烟。軒眉道：發鎗的聲音。他母親也聽得的麼？倪金壽道：正是那老婦。不但聽得鎗聲。還聽得他兒子叫喊的聲音。據說他。在睡夢中。聽得他兒子喚他。他便含糊應着。

接着又聽得高聲喊道：「鴻生……鴻生……」：你好……」喊聲沒完鎗聲便作只有砰然的一聲。霍桑忽然變色道：「呀！」他還聽得說話的聲。肯麼以後又怎麼樣？倪金壽道：「他那時知道有變。急忙喚醒了婢女芳兒。一同開了房門。走到他兒子的前房裏來。這時房門也開着。房中却燈光全熄。等到扳亮了電燈。只見他兒子已中鎗而死。於是。他便悲悲切切的哭着。直到顧榮林們到來。霍桑聽了低

着頭沉吟一回纔道照這情形看來似乎友恩的死有一個喚做『鴻生』的人殺死的那人也許就是顧榮林在窗口上所見的人我們如果能夠尋得那人便可分曉可不是倪金壽道正是呢可是據那老母說並不知道他兒子有甚麼名喚『鴻生』的朋友霍桑道這又奇了但你可會問顧榮林他能否辨識那窗上所見的人倪金壽道我問過的他說在驚惶之中沒有辨清只記得那人

頭髮很長身上穿着西服霍桑躊躇道這也算不得數但那人的去蹤既然這樣敏捷但是他怎樣進來總得有人知道的倪金壽搖頭道這一件案子所以這樣困難就在那人的來去無蹤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會向守門的老王問過據說他臨睡時把前門屋門都親手鎖好後來顧榮林們進來門竟虛掩他實不知其故霍桑道那麼他甚麼時候睡的未睡之先可有甚麼人來見他主人這一層你

冰人

三

也。問。過。麼。倪。金。壽。點。點。頭。道。他。說。他。睡。時。在。  
昨。晚。十。一。點。鐘。光。景。那。時。他。小。主。人。剛。從。外。  
邊。回。來。叫。他。鎖。好。了。門。去。睡。他。纔。下。鎖。安。眠。  
並。不。見。有。甚。麼。人。來。並。且。我。也。問。過。那。老。婦。  
和。小。婢。他。們。睡。得。更。早。在。發。案。之。前。也。不。會。  
聽。得。甚。麼。聲。音。霍。桑。道。如。此。說。來。那。人。和。死。  
者。必。係。相。識。當。那。人。進。屋。的。時。候。諒。來。是。友。  
恩。自。己。下。去。開。的。否。則。門。既。下。鎖。怎。麼。會。得。  
開。呢。倪。金。壽。贊。成。道。先。生。的。見。解。深。中。弟。意。

我。當。時。也。曾。把。門。驗。過。一。些。沒。有。破。壞。的。迹。  
象。可。知。必。係。有。屋。內。的。人。開。發。無。疑。觀。此。我。  
們。可。以。推。想。那。人。深。夜。造。訪。而。友。恩。竟。能。開。  
門。招。接。顯。見。彼。此。必。甚。熟。悉。決。非。素。未。謀。面。  
的。人。那。麼。我。們。若。要。追。跡。那。人。似。乎。還。算。不。  
得。難。事。霍。桑。道。不。錯。此。外。你。可。曾。發。見。甚。麼。  
可。以。爲。偵。探。上。助。力。的。證。迹。倪。金。壽。聽。了。就。  
伸。手。向。衣。袋。中。一。摸。取。出。一。塊。白。巾。包。摺。的。  
東。西。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女。子。的。照。片。

和一封書信。那女子作學生裝束衣服樸素。但秀眉慧眼却非常美麗片邊有兩行細楷寫着「友哥惠贈妹霞持贈」八個字。倪金壽指着說道這照片本藏在死者身上我從他裏衣袋中取出來的。他母親已經瞧過可是也不認識。又指那一封信道這信我却在字紙籠中檢出似乎也有些關係。霍桑將信展開原來是死者的父親從北京寄發的一封家書。那信略道

……我近來因着政見的差異很有一班人銜恨懷仇。我既不願甘心屈從他們一時又不便下台只得隨時防衛靜待時機。你在滬讀書也應小心爲上交際上更宜注意免得我兩地懸念……

倪金蘿等霍桑讀完便問道霍先生你對於這兩件東西可有甚麼見解。霍桑想了一想答道照現勢而論好似這兩種東西都可以。和兇案發生關係。但這兩物的本身却沒有。

連鎖的關係。倪金壽連連點頭道：「很是。」但先生的意見不知那一種和兇案的關係。有更近的可能。霍桑道：「這也是很顯明的兩者之中當然要算肖照更切近些。」倪金壽道：「我也這樣着想。因思那信中所說雖含着警諭的意味。但如果真有甚麼仇敵只能暗中行刺。友恩斷不會去招接進來。我這時正把吸殘的雪茄丟掉。不禁冷冷的插口道：「這也難說。暗算的人也許先借交際做引綫。然後

乘機行刺。自然要比質然狙擊的妥當得多。你不見那信上有「交際上更宜注意」的一話麼？倪金壽臉上一紅。辯道：「話雖如此。但觀死者。的。深。夜。招。接。必。係。彼。此。相。識。已。久。決。不。是。初。交。可。知。但。信。中。所。說。的。結。怨。只。是。近。來。的事。那。麼。包。兄。的。意。見。似。乎。講。不。通。了。我。笑。道。你。把。死。者。的。深。夜。納。客。當。做。新。交。舊。交。的。根。據。我。却。不。敢。贊。同。我。的。意。思。死。者。所。以。納。客。必。係。那。人。預。先。有。甚。麼。成。約。誘。以。利。害。使。

死者有不得不開的趨勢。這種趨想似乎比較的適當些。說到這裏，霍桑忽搖手阻止道：「好了，現在不必空辯。又回頭道：「倪兄案情既然如此，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打算怎樣進行？」倪金壽也丟了殘烟，說道：「照鄙見看來，這一件兇案似乎還牽涉一個名叫做『霞』的女子。那兇手也必和這女子有關。不知因何情由，那人和友恩勢不兩立。於深夜來此，兇行兇既成旋即乘顧榮林回去報警的當。」

兒把手鎗丟在門後，悄悄逃去。先生以爲對那喚做「鴻生」的人，然後再謀第二步計。畫霍桑應道：「不錯，無論如何總得向那人問一下子。但你又向那裏去尋呢？」倪金壽道：「恩在徐家匯校裏，那裏總有同學們可以查。」問霍桑道：「很好，那麼你就從這一條路進行等找到以後，聽他的說話怎樣，我們再商定。」

結局。倪金壽應諾就將照片手鎗等件收拾好了。又吩咐夥友們回捕房報告預備將屍身昇往驗屍所去。既畢霍桑又和他說了幾句。倪金壽便告別先行我們走下樓來略略和那老婦談話。纔知友恩的父親在交通部中辦事。很有些積蓄。友恩是他們的獨生子。平日本驕養慣的。但問到友恩有無和女子來往的事。老婦回答不知。只說他平素揮霍很大。隨後我們又向小婢和守門的老王問。一會他便離席而起不住的在室中踱着。好

話所答和倪金壽轉述的沒有兩樣。我們又覺得那老王實在是一個顛頂不靈的老人。故而連放鎗的聲音都不會將他驚醒。問話既畢我們就也辭了那老婦出來。我們從張家出後順道到捕房中去會了一會顧榮林便回寓進餐。原來我們一清早得了倪金壽的電話。匆匆就道還沒有進過早餐。這時霍桑却似滿腹心事反而吃不下去。很大。隨後我們又向小婢和守門的老王問。一會他便離席而起不住的在室中踱着。好

似有萬千思緒困住他的腦球一時無從整理。餐罷我乘間問道霍桑我瞧你的狀態似乎很不安寧可不是就爲了這一件兇案麼霍桑見問便停住答道可不是麼這一件案子實在是最足因人腦球的我道這話指甚麼說據我現在看來似乎也不見得十二分棘手霍桑忽現詫異色道怎麼你豈不知道案中的情節有兩相矛盾處麼爲着這層正使我索解不得我正待回答忽而電話鈴響。

霍桑忽向我道包朗你去聽聽是不是倪金壽有甚麼信息我應着去接果真是倪金壽的報告他說他最先訪得死者有一個同學名叫嚴洪聲今日就要結婚嚴洪聲住在愷士爾路某號他就到那裏去探訪纔知和嚴洪聲結婚的新娘名喚陳碧霞原來不是別一人就是那照片中的女子於是倪金壽就去和嚴洪聲會面他起初一口回絕聲言並不和張友恩相識等到倪金壽把那女子的照片

片出示。他便忽然變色。再不能夠抵賴。但問他爲甚麼把張友恩打死。他仍矢口不認。接着。又在他書室中的地板上面搜出一粒彈殼。竟和第一次在張家發見的同式。洪聲先也支吾。後來忽說這一粒彈子是別人打進去的。其實那搜得的手鎗本是他的。也許他偶一失手落鎗於地。彈子就着在地板上面。證以缺少的一彈恰巧符合。此外還有一證。洪聲本是穿西服的。他在今天的清早特往

理髮舖裏去剪髮。據理髮師說。洪聲的頭髮。本來很長。今天却修得很短。因此種種。倪金壽就指他爲嫌疑兇手。已將他捕入捕房中去了。我聽了這番報告。便一一轉告霍桑霍也。霍桑細細的思索了一回。忽向我道。包朗這樣看來。這事已有些眉目了。但我現在還須去探索一下。你可不必同去。靜待好消息罷。

霍桑去了。約摸一個鐘頭。仍沒有信息。我一個人獨居無事。非常無聊。默想就這案的情

勢看來似乎收束已近。但可憐嚴洪聲以新郎的資格忽一變而成凶手洞房的風趣。沒嘗却先領略鐵窗的滋味。真是煞風景事無論案情昭著。囚罪已將成立。即使冤枉。但婚期既定。在今日半日功夫也斷不能夠平反。我想了一回。不住的替嚴洪聲和陳碧霞二人可惜。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撮合山的責任。我却負擔不起。直到午刻已過。我正想一個人先進午膳。忽見霍桑匆匆忙忙的。

闖進門來。一見我便問道：包朗可有甚麼人來過？我搖頭道：沒有。你希望那一個來見你？霍桑道：我已約定兩個人等。一會你瞧罷。我道：你約他們來做甚？莫非就爲着這一件案子麼？霍桑點頭道：我就要等他們來結束哩。我驚喜道：甚麼？你已準備結束麼？難道你已經……話猶沒完。霍桑道：正是。是你且耐。一下子別催着我解釋。接着忽高聲道：施桂，你叫蘇媽把我們的兩雙新的漆皮皮鞋刷。

一刷亮我們晚上要穿的我聽他這種不倫不類的吩咐實是莫明其妙正在這個當兒忽見施桂已引進一個人來那人就是倪金壽霍桑忙迎他進來彼此坐下倪金壽先開言道霍先生剛纔失迎但先生留字約我莫非又有甚麼關於案事上的發見麼霍桑一口應承道不但發見我已經把全案都偵探明白了倪金壽大喜道呀那麼開審起來也省得那凶人無謂的狡辯霍先生能夠這樣

見助兄弟真是感激不盡霍桑似乎沒有聽得忽而自言自語道呀只可惜還缺少一人否則我的結東談話也就可以開始了接着忽又道我料他不會不來倒不如我先說起來等他來加入免得耽誤倪兒的工夫說完便抬頭向倪金壽道倪兄我想那張友恩致死之由你早已知道不用我再說了倪金壽道是啊照現在想來那嚴洪聲和張友恩勢必同戀碧霞碧霞到底被洪聲所得但尙有

碧霞的照片一張落在友恩手中因在結婚之前洪聲蓄意要將肖照收回不料友恩不肯但瞧他把照片藏在衣底即可證明洪聲堅索不得就把他打死了霍桑緩緩道你這樣的假定看來好似近情事實却並不如此倪金壽驚異道甚麼可是我料錯了麼難道洪聲行凶另外有別的情由不成霍桑道你不是料錯却弄錯了前提須知我所說的乃是友恩怎樣死的你在這一句上回答就

是了倪金壽滿現着驚疑的神色答道霍先生你不是說除了洪聲以外另有別的凶手麼霍桑忽注目道別的凶手麼倪金壽疑惑道就是瞧那家信中所說的警誠的話似乎道就是霍桑忙止住他道是不是那家信若使細讀一遍便可知和凶案絕無關係原來他父親所以有結怨於人的說話不過借以引證使友恩知所警誠應當明哲保身不可在交際上結怨並非說他所有的仇家將要

來。加。害。友。恩。你。若。從。這。一。條。路。上。去。着。想。自。  
然。不。免。要。走。入。歧。途。了。倪。金。壽。道。我。本。不。會。  
若。想。及。此。但。你。既。說。我。第。一。層。見。解。不。對。我。  
又。沒。有。別。的。成。見。自。然。就。想。到。歧。徑。上。去。了。  
霍。桑。道。難。道。你。已。把。我。友。包。朗。先。生。的。說。話。

證。迹。料。他。自。殺。見。解。本。是。很。真。確。的。不。過。你。  
忘。懷。了。麼。倪。金。壽。一。聽。向。我。瞧。了。一。瞧。似。乎。  
非。常。疑。異。我。也。索。解。不。知。霍。桑。指。甚。麼。  
說。的。霍。桑。見。狀。忽。向。我。笑。道。包。朗。你。真。健。忘。  
連。你。自。己。的。話。都。記。不。起。來。你。不。曾。說。過。友。  
到。後。來。却。反。被。疑。霧。所。矇。這。是。最。可。惜。的。  
你。

以後應得在這一點上加意。纔是我這時雖覺得霍桑的語氣似乎含着教誨的意味。但心中仍非常快樂。因我自從助霍桑探案以來。有時雖也不無談言微中。但究竟不及霍桑的精闢。獨到這一次却被我一言料中。連那大名鼎鼎的倪金壽也沒有見到不能不算是我的光榮。我正在私自快樂的當兒。忽見倪金壽的顏色很是沉靜。定着眼睛瞧在霍桑面上。分明還是半信半疑。一會便開口道。

這實在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但照霍先生的說話。似乎那一切矛盾的地方現在都有了相當的解釋了。霍桑點頭道：「正是現在我先講一個故事。如果另有疑點。不妨等講完後再說。」倪兄以為如何？倪金壽道：「很好。」霍桑便說道：「這故事的前段方纔倪兄已經說出。就是張友恩和嚴洪聲二人同時和陳碧霞生了戀愛。彼此成了情敵。末後倪勝。張敗。也如倪兄所說。至於勝敗的緣由。一則愛情純潔。

事。事。出。於。真。誠。一。則。把。色。慾。做。前。提。把。金。錢。  
做。後。盾。久。而。久。之。真。相。一。露。那。陳。碧。霞。自。然。  
就。舍。此。就。彼。了。但。張。既。敗。後。心。不。甘。服。直。到。  
昨。天。晚。上。便。發。生。了。行。凶。的。計。畫。准。備。把。洪。  
聲。打。死。破。壞。他。們。的。美。滿。婚。姻。他。悄。悄。的。走。  
到。嚴。家。門。外。望。見。書。室。的。窗。開。着。洪。聲。坐。在。  
搖。椅。上。沈。沈。思。想。便。隔。着。墻。牆。發。了一。鎗。不。  
料。洪。聲。的。搖。椅。是。活。動。不。定。的。鎗。彈。落。空。便。  
轍。進。地。板。裏。去。當。時。洪。聲。聞。驚。而。出。友。恩。却。

早。已。逃。去。他。雖。沒。有。瞧。見。發。鎗。的。是。誰。但。料。  
想。起。來。除。了。情。敵。並。沒。有。別。的。怨。家。可。是。他。  
因。為。婚。期。就。在。明。日。不。願。意。好。事。多。磨。發。生。  
甚。麼。意。外。風。波。所。以。就。把。這。事。隱。祕。不。會。報。  
告。捕。房。這。就。是。他。的。失。着。至。於。友。恩。行。凶。不。  
成。越。發。加。一。重。怨。恨。回。家。之。後。左。思。右。想。  
忽。然。定。了。自。殺。的。主。意。以。便。嫁。禍。洪。聲。例。如。  
椅。子。的。傾。倒。前。門。的。虛。掩。和。臨。死。時。高。喚。洪。  
聲。的。名。字。都。是。他。准。備。的。計。策。使。人。家。信。爲。

洪聲謀殺並且既發鎗後還努力的把鎗擲遠更可見得他的苦心孤詣咧。倪金壽斂神傾聽直到霍桑說完纔問道霍桑先生你這個故事果真動聽但是根據你的思想還是根據甚麼左證霍桑答道你問的正巧這一個故事有幾處固靠理想但根據也未嘗沒有倪金壽道這話怎麼講霍桑道我的理想都是從事實和證據上觀察而得的最初我就覺得嚴洪聲沒有殺張友恩的必要須

知他情戰既然得勝婚期又在次日爲甚麼要冒險殺人若說爲了他意中人的一張照片落在情敵手中的緣故但女子的照片在祕密上也許有些價值這却情勢不同乃是彼此諒解的在碧霞方面既沒有名譽的損害在友恩方面也沒有要挾或其他作用的害可能那麼洪聲爲甚麼竟值得拚死行凶要把他取回呢後來聽得你的報告說在他書室中搜得一粒彈殼我就到捕房裏去找你

你恰不在我便直接去見洪聲。他把一切情節開誠布告。隨後我又到洪聲家裏去檢驗。果見短牆上面有很顯著的迹象。分明有人在那裏倚靠過的。因此我便確知行凶的是友恩不是洪聲。而手鎗也是友恩之物。更不必說。此外一個根本的左證就是死者左手執鎗傷處。雖在左胸鎗口却已偏右。故而彈從右背而出。顯係自殺。我友包朗君早已洞見我似乎不必再多說了。我這時覺得霍桑

口若懸河。頭頭是道。不禁爲之出神。但倪金壽似乎還不肯信服。說道：霍先生。你的理解果然很近情了。但若說友恩之死。洪聲完全沒有關係。我却還不敢贊同。否則我起先問他。他爲甚麼抵賴不承。直到見了肖照方纔無言。霍桑道：這也是他爲着婚期在即。怕多口舌的緣故。不料怕事反而多事。現在他正後悔無及。咧。倪金壽道：據霍先生的意見。洪聲實在是不相干的。那麼友恩既然自殺倒

地室中怎麼還有第二個人替他熄燈。那人就是顧榮林在窗中所見的一個長髮的人。又是誰呢？霍桑忽然立起身來，定了一定神，便笑嘻嘻的答道：「倪兄，你這一問實是全案中最困人腦思的一點。我當初也覺得這一點和事實衝突，再也解釋不出。直到後來，在電車上想得一個理由便即往白爾路去證實。明白現在我確實知道友恩自殺之前已經把電燈熄滅，並不是有第二人替他熄滅。

的。倪金壽不由的現出驚奇狀來說道：「果真這麼先生可有證據？」難道那顧榮林所見的是。幻像不成？霍桑不答，忽而向着室門深深鞠了一躬，笑道：「江先生來得湊巧，請進來罷。」我回頭一瞧見門口立着一個西裝的少年，長身玉立，頭髮豐盛，剪成平頂式，但瞧他面貌却並不相識。霍桑便向我和倪金壽二人道：「我替二位介紹這位江鷗客先生，乃是國民書館的編輯，此刻他遠道來此，助我們解釋。」

我真是感激不盡說着那人就和我們略略寒暄彼此就都歸座我聽了江鷗客的名字腦室中彷彿還有些印象可是一時間記不起在那裏聞名過的霍桑說道江先生請你把那段故事重新說一遍罷我這兩位朋友正急着要聽呢那江鷗客便道很好昨天晚上我因編着「公民衛生新篇」睡時不覺略遲約摸一點半鐘左右猛聽得一聲鎗響我不禁大吃一驚原來白爾路上有黨人寄

居不時有暗殺案發生那時我正凝神屬稿以爲鎗聲在馬路上發作因便悄悄的開窗探望不料果有一人似乎抬頭向着我窗他一見我就避到樹底下去我大驚駭深恐他誤會我是黨人急忙閉窗而進又把電燈熄滅免罹死妄之災一會忽聽得貼隣張友恩家哭聲喧擾料想必有甚麼人已被黨人打死我……說到這裏倪金壽忽直跳起來作怪聲道呀原來如此先生是張友恩的貼鄰

顧榮林所見就是先生家的窗却不是友恩的窗等他回來的時候但望見窗上有燈已記不清楚因此便鑄成一個大錯呀這實在是誰也想不到的這時我也如夢初醒又記得我們清晨往張家的時候瞧見貼隔壁的門上有一塊「鷗客寄廬」的銅牌江鷗客答道這誤會的情由我本來沒有知道直到方纔霍桑先生來找兄弟說明緣故我纔明白他又請我證明以便解脫一個人的嫌疑。

這事我義不容辭所以特來就教現在想必可以明白了倪金壽道多謝先生替我們了結這一件疑案但可恨榮林糊塗竟弄出這樣誤會話還沒完霍桑忙止住他道這也怪不得他試思那裏共有同式的洋房八幢這兩家適在中央顧榮林在深夜倉皇的當兒大概只把那一顆大樹作記那裏還能夠辨別清楚其實這不但榮林就是你我在這樣的境地恐怕也難免要誤會罷倪金壽連連

點頭道霍桑先生。你能夠這樣推想入微真不愧東方的福爾摩斯。否則這一件疑案那裏……霍桑忙道。倪兄這算得甚麼何必客套。現在你回去之後可快把嚴洪聲放了。莫教他錯過吉期。至於此後公堂上如須證質。我可以擔保的。倪金壽至此一口應承便即和江鷗客一同告辭。二人既去。霍桑向我道。包朗。我恭喜你。你的眼力有進步了。但你也得和我道一聲喜。須知今天我要替人家做。

一回冰人。喲我道。你替誰作伐。霍桑道。就是嚴洪聲和陳碧霞二人。須知他們倆雖則自由訂婚。但這一次的磨難若沒有我從中撮合。險些兒變成破鏡。所以當我探明之後。順便往陳碧霞家去安慰他時。他真是說不出的感激。把我看作冰人一般。並且堅約我。今天晚上如果成功。一定要往他們家去吃喜酒。呢。我不禁向霍桑鞠躬道。恭喜恭喜。怪不得你回來的時候。這樣起勁。忙着叫蘇媽整。

理皮鞋原來你準備要吃十八隻蹄子呢霍

桑笑道你不要懷着醋意十八隻蹄子少不得也要分幾隻給你吃的現在肚子飢了你快叫蘇媽備飯我們吃過飯後還得休息一回然後到晚上鬧新房時纔不致於沒精打彩啊

吾鄉邵某腹乏墨瀋夤緣得爲南昌縣署幫審員一日硃判一干人證干誤竿時周玉齋亦在贛候補聞此笑曰一竿民哀

○詠巫山神女(集句)

鶯 歎

來是空言去絕蹤人間鶯鶯杳難從水如碧玉山如黛雲想衣裳花

想容闐苑有書多附鶴陽臺無路再乘龍可憐月白風清夜只有高

唐十二峯

嘗憶余年十二三時余外祖家有清客王八先生者爲人至和藹語言便給見人輒笑尤善伺主人意得余外祖歡時余初學爲詩極喜弄筆有詩詠之曰「狗口居然出象牙。霏霏玉屑墜天花。樓中有酒賓朋樂。堂上開筵客語譁。猴眼迷離聲屢撮。鷺肩聳動肉彌麻。一朝勢去庭張網。王八潛蹤摸小蝦。」後爲王見之笑曰「華少爺何惡謔乃爾試竊窺彼面勉強含有笑容然頹有泚矣今王貴矣爲某督署之參謀長凡少涉政治臭味者當可想像得其人也。」

## 香帕

馬二先生

陳士縝到東方旅館五十四號去訪唐汝豪。剛上了一半樓梯忽然一位女客從樓上下來。那女客穿着高底白鞋走步甚快。兩人在梯上猝然迎面相遇都不覺得怔了一怔。四目相注士縫連忙向右讓開那女客笑了一笑直下樓梯而去。祇在這當兒裏士縫却嗅得一陣香風是從那女客的衣角裙邊流溢出來非常的濃郁芳烈。士縫眼看伊走下去思量道『這是汝豪鄰室五十二號住的。那個寶貨看伊的行逕必然不是什麼正經的路道。但幾日中却又不見有什麼男客來說不定也許是一個巨室的逃姬祇看伊平常

舉止用度的奢侈便知道了。但平常此時伊總還不會起來。今日却爲什麼便已出去呢？他一邊猜念着已是到了五十四號門首了。茶房認得他是每日常來的朋友笑道：『陳先生來得早。唐先生還不會起來。』士縝說：『豈有此理已經差不多十二點鐘了。爲什麼還不起來？』說着推門進去。嚷道：『汝豪汝豪起來起來。』

眼見是士縫笑道：『人家正睡得好好的偏你這樣大早又來吵鬧。』士縫笑說：『虧你說這樣大早也不瞧瞧幾點鐘了。』汝豪從枕邊取出時計一看已是十一點四十七分。也自笑了。立刻起來。茶房將洗面水放好拿了一茶壺。自去泡茶。士縫說：『你昨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汝豪說：『分手後我便回來了。』士縫笑說：『未必吧。』汝豪說：『不信你問問茶房。』士縫說：『也許回來後又把

牀上睡着的唐汝豪被這呼聲喚醒。揉開雙

什麼老七老四叫了來了所以睡到此時還不曾醒』汝豪說『決沒有我很討厭她們所以祇推說有要緊的事還要到虹口去便回來了她們連知道都不知道那裏能再叫她們來並且我還囑茶房如有會樂里民和里的電話來祇說我沒有回來這你也可以問問茶房對得出來的』正說着茶房已經泡茶來了士縝向茶房問時茶房笑說『這是夜班的事我却不知道』士縫說『唐先

生。昨。晚。上。幾。時。回。來。你。不。知。道。也。罷。他。不。許。接。外。面。的。電。話。你。也。不。知。道。嗎。』茶。房。說。一。我們。換。班。的。時。候。二。十一。號。却。對。我。說。唐。先。生。吩。咐。如。有。電。話。來。問。時。祇。回。是。不。曾。回。來。』汝。豪。此。時。正。在。洗。臉。一。面。用。手。巾。擦。臉。一。面。向。士。縫。說。『如。何。你。可。相。信。了。吧。』士。縫。笑着。取。着。一。枝。捲。烟。燃。了。吸。着。正。欲。再。說。祇。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進。來。了。向。他。略。一。點。頭。便。招。呼。汝。豪。道。『起。來。了。嗎。』汝。豪。見。是。

賣珠鑽的攜客王爾賢也點點頭。王爾賢也坐了。汝豪說：『你昨天那兩件東西雖然不錯。祇是價錢不對太離經了。』爾賢笑說：『決不會離經的。現在的行情比從前大了。記得你前年那次賣的我那隻鑽戒不過一千七百元。若在如今至少非兩千七百元買不到。』士縵問：『是兩件什麼東西？』汝豪說：『一串珠花。一副鑽石項串。那珠花共總五十幾顆珠子。倒要一千二百元鑽串更胡。

『老王。你又胡說了。那種鑽光頭又不十分好。連我手上的這個都比不上。那能這樣貴。』爾賢說：『比你手上的好得多。你不信。比一比就知道了。』汝豪聽了更不答話。把手巾放下。逕自把牀頭上的一隻小皮靴開了。翻了幾下。忽然哎呀一聲。站了起來。說：『糟。

了。東西會丢了。』爾賢笑說。『六爺又來開一個。』爾賢說。『是了。你既出門房中東西。心丢了。我也不怕。還愁六爺不賠我嗎。』汝豪急道。『誰和你取笑。真的不見了。』士縝看他臉色確是很急。不似開玩笑的樣子。也站起來說。『怎的會丢了。莫非你忘了。不曾擋在皮靴裏。』汝豪道。『決不會忘。記昨日老王拿來。我因爲正要出去。不曾細看。便略看了一看。順手鎖在皮靴裏了。』士縫說。『如此可以問茶房。昨日白天的茶房是那。

不見了。當然問茶房。』汝豪說。『不然。我昨晚十一點半鐘回來時。自己還取出來看了。一次呢。』士縫說。『這樣說是與茶房不相干了。但你晚上看的時候。有什麼人在這間房裏沒有呢。』汝豪一怔說。『沒有人。』士縫又說。『後來有什麼人進這房裏來。沒有呢。』汝豪說。『沒有。我不久便睡了。』士縫也覺得這事情奇怪。因叫茶房進來。問。『今

天。一。早。我。沒。來。之。前。有。什。麼。人。到。這。房。裏。來。  
沒。有。』茶。房。說。『沒。有。如。果。有。人。來。我。一。定。  
看。見。的。並。且。如。果。是。生。人。我。們。一。定。要。問。明。  
白。纔。能。叫。他。進。來。』士。續。聽。了。說。『這。就。奇。  
怪。了。』那。茶。房。見。他。們。這。種。情。形。也。瞧。出。是。

事。體。我。們。這。裏。日。夜。分。班。總。有。茶。房。在。外。  
照。呼。決。不。會。有。什。麼。人。進。房。裏。來。客。人。也。從。  
沒。不。見。過。什。麼。東。西。並。且。唐。先。生。每。次。都。住。  
在。我。們。這。裏。也。不。止。一。次。唐。先。生。常。把。鈔。票。  
一。紮。一。紮。的。擺。在。桌。子。上。都。不。曾。少。過。一。張。  
丟。了。什。麼。東。西。的。樣。子。因。問。『阿。是。唐。先。生。  
不。見。了。什。麼。東。西。』汝。豪。說。『我。皮。鞄。中。不。  
見。了。兩。樣。東。西。是。昨。天。王。先。生。送。來。的。一。朵。  
珠。花。一。副。鑽。串。』茶。房。說。『這。是。很。稀。奇。的。

館的職分和名譽若都不問時將來誰還敢來住呢』士縝聽了點頭說『話是不錯。但是你須知這次丟掉的東西不是幾十塊錢的關係你們且不必嚷出去』又向汝豪說『也許你醉後回來糊裏糊塗把那兩件東西擋在別處去了』汝豪說『決不會的。橫豎我的東西除掉四件很重笨的箱子一直沒有拿上來之外祇有兩件皮包都是衣服現在這裏並且一半衣服都已穿過放在

櫃裏你可以取出來看我要緊的東西祇有這一隻小皮鞄存摺支票圖章都在內』說着又從床上把小皮鞄提了來打開給他們看果然祇有存摺支票筆墨箋紙小冊等零星物件大家都怔了。

停了一刻還是士縫說『我不信這房裏既沒有人來好好皮鞄裏的東西怎會沒有呢』說着就到牀上去把被褥枕頭毯子一齊翻轉依然沒有蹤影祇翻着一塊極大的印

花綢手帕說：「啊，我找着了，這不也是一件寶貝嗎？」汝豪說：「你這人，這時候還要尋開心！」爾賢和茶房都笑了。士縝不理祇管拿着那方手帕翻來覆去的喚個不住。汝豪向前去奪。士縫祇是不給。汝豪着急說：「不要祇管這樣趕快替我想辦法子找東西。」士縫說：「東西是你丟了的，與我什麼相干。橫豎你是大爺，東西雖然丟了，祇要給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說得茶房和王爾

賢都笑了。汝豪真的哭笑不得，自己亂了一陣，也沒有辦法。祇勸爾賢說：「老王，你先去。如果真找不着時，我再賠你。也是沒有法子的事。」爾賢答應說：「既這樣，我明天再來。」罷，告辭而去。茶房也走出去了。士縫見二人已去，砰的一聲，把門掩上，拉了汝豪到沙發上同坐了。笑說：「你告訴我，這塊手帕是誰送給你的？」汝豪說：「你管這個作什麼？到底也替我想辦法子，找找那兩樣東

西。」士纊冷笑說：「東西不是你已經送給人了嗎？還找什麼？」汝豪着急說：「你這人豈有此理？人家着急，你却祇來胡纏。」士纊說：「我一點也不胡纏，我且問你這塊手帕。」說：「我一塊也不胡纏，我且問你這塊手帕。」汝豪說：「我一塊也不胡纏，我且問你這塊手帕。」

如何能替你作偵探找那兩件東西呢？你且不必問我怎樣知道的。祇在三天前，你在愛普廬看電影的時候，我便知道你已與五十二號那個人送給你的。」汝豪說：「有關係。二號那人有關係了。」汝豪笑道：「有關係。說：「胡說些什麼？」士纊說：「誰胡說？你要便怎樣？」士纊道：「你真渾蛋！那東西便是伊偷去的。」汝豪說：「何以見得呢？」士纊說：「你想東西在你皮袍裏，這房裏又沒有人來過，怎的會丢了？除非是你私約伊到你。

這房裏來伊偷了去你却不便說是不是

汝豪嘆了一口氣說『老陳你真是一個聰明人不瞞你說我自從那天和你議論伊之後不知怎的便一心一意的想轉伊的念頭那天到愛普廬果然是我約伊去的回來之後伊便輕輕的來敲我這邊洋台上的門』

士纊說『你們兩邊的洋台是隔斷的伊怎樣能過來呢』

汝豪說『洋台雖然不連但相距不過二三尺伊把一張帆布軟榻架在

洋台的欄杆上便成了一道橋所以過來了

』士纊點頭汝豪接着說『從此每夜都是這樣天亮了伊又從洋台過去我們兩邊的房門都關了所以來往幾天外邊的茶房們一點都不知道今天東西丢了我也疑心是伊但却不能說況且又沒有什麼憑據怎能

去搜查到伊的房間裏呢』

士纊聽完哈哈笑道『如何我常說你好討便宜必定上當是不是果當上當了與伊祇

睡了幾夜便送了一萬幾千元的東西。你真算是。一個。闊手筆。」汝豪急道。『你別祇管挖苦我可有什麼法子把東西弄回來。』士縝說。『這件事情不是容易辦的。你想伊現在必然是銷東西去了。』汝豪驚道。『伊已出去了嗎？』士縫冷笑道。『伊難道還等你不成。雖然未必立時便銷了去。難保伊不把東西寄在別處。那還有什麼法子想呢？』汝豪聽了失望極了。許久士縫說。『現在法。

子。是。有一。個。也。不。過。是。碰。着。看。的。辦。法。不。能。一定有效。』汝豪忙問。『是什麼法子？』士縫道。『第一。你如今切不可露出丟東西的慌張情形。並不可使旅館中的什麼人知道。便是茶房也須囑咐他們不許說。』汝豪說。『這是辦得到的。』說着立刻出去向方纔那個茶房叮囑一番。復行回來問。『第二。怎樣呢？』士縫說。『你照常出去玩耍到了平。常回來的時候再回來。我却悄悄的和你一。

同來你却不可和我說話祇作爲你一人回來的樣子把房門關了你却照前幾夜的方

法約伊過來』汝豪道『伊若是不來呢。』

士續說『那却沒有法子了但是你若不露出什麼慌張的形跡伊或者也許肯再來因爲如若不來恐怕你反而一定疑心東西是伊偷的了伊來了之後你將伊攔住了却問伊討那東西伊必不肯承認必然想走這時我却從牀後出來幫你的忙伊知道是落在

我們的計算中了伊必不敢聲張因爲若是聲張了我們便可說伊是到這房中來竊被我們捉住的伊必無法分辯伊的東西若在伊房裏時必然答應送還但却不可放伊去取因爲伊若能回到房中去我們便又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制伊了祇叫伊把放東西的所在說了你把伊看守在這裏我過去到伊房裏去取等東西取到再放伊過去』汝豪想了一想說『倘若伊東西已經銷了今晚

便動身走了。又將如何呢？」士纈笑道：「那却沒有法子了。但是這東西價錢甚大。一時未必能銷去。或者可以如我的計算也未可知。你要知道我這偵探是初次試驗。除此之外。恐怕也沒有第二個好方法了。」汝豪又說：「那鑽串取回來了。但那珠花已經賣掉了。

汝豪已是欣喜非常。很爲滿意向士纈道謝。說：「虧了。你要不然却不是白送了一萬多塊錢？」士纈說：「這不過偶然碰巧罷了。我若不是看見那塊手帕。再也想不到伊的身上。想一想却也無別的法子了。當下汝豪與士纈一同出去。

到了夜晚十一時後。汝豪同士纈回旅館來。按照日間所定的計畫。果然那五十二號的

塊手帕又嗅得一股香氣却是同一的香味。並且知道你對於伊幾次都露出很垂涎的意思。況且你又是一個素不安分的色鬼所以便斷定那手帕必是伊的由此得到這件案子的線索。汝豪笑說『什麼叫色鬼你這話太冤枉人了』士縝笑說『你若不是色鬼却爲什麼會叫人家從洋台上到你這邊來呢』汝豪笑了却沒有什麼話說。

余友朱少雲越人今入彰德籍父朱濤光緒間漢中道尹也與張紹軒最友善少雲爲余言紹軒近能寫璧最尤一見大字筆畫奇粗如其人之呆板又見紹軒者若衣團龍大袖馬褂跪拜言窠也。皆稱帥領餉如舊可見其家私之鉅印民

## ■ 駢枝手印

姚民哀

蕭伯烈先世以瘉醫起家爲黃岡世族伯烈探無人不知爲福爾摩斯也而爲福氏助手曾游學東瀛從彼邦名醫川田氏練習五年故所得尤較乃祖乃父勝歸國後懸壺漢上不傳福氏不得華氏爲之紀載一生奇勳偉活人無算顧伯烈性好治偵探學每覩報章所載或傳聞之奇難疑案輒與友人反覆研求津津然若有異味嘗謂人曰西方之大偵天合西方福華二人之能集余一身矣其自

負不凡有。如是者一日蕭之友人丁雲溪自信陽來叩關而告曰子好聞奇案作參考資料容舉信陽近事語子子謂此中亦有故乎蕭曰諾請畢其說

先是信陽附郭有王紳者清時曾爲陝中觀察國變後卜居於東溪村杜門謝客終老林下有子三長次已供職部曹季亦執教鞭於豫垣妻早故妾一年近風信王紳嬖之常舉白香山與樊素之紅顏伴白頭自况士林羨

焉會逢中秋節王紳赴信陽趙紳賞月之宴入城踐約隨行者爲新僕之僕名朱二半酣忽腹痛作嘔未終席而先行行時呼朱二不得由趙別委一幹僕護之歸東溪距城約五里許王紳出城時方鐘鳴九下抵家已十時一刻司闈者爲朱二之姑母周嫗拔關見主人而不見其姪信口問及王紳怒對曰奴子太自由明日當窮治其罪嫗聞言失色手中之門門因驚墮地紳入門後趙僕恐過遲不

克入城。卽恩恩辭去。王紳目覩趙僕去。周嫗將門閉。竟乃獨自入內。其時家中人。均已熟睡。王紳腹中。尙隱隱作痛。故以一手捧腹。卽安步至內室。甫入後堂。恍惚見牆上有黑影。一警。紳自疑爲眼花。故未聲張。及入妾房內。則其愛妾已爲人勒斃於床上。紳迺大號。家人盡起。首先入房者。則爲適才在趙紳家。遍索不得之僕人。朱二不知於何時歸也。王紳察。朱二神包倉皇。與平時異。故卽詰問其適。

往。何所。朱二。瞪目。不能對。反曰。主姑莫問奴婢。之何往。盍先治姨娘事。紳冷笑曰。凶手已得。何必他求。朱二聞此。股慄齒戰。倚壁不能動。彈者約一刻鐘。是時紳之長幼二媳。以及內外男女僕役。均已齊集。紳妾房內。先用種種方法。救紳妾卒無効。擾攘至天明。紳之長媳忽於房外之小天井中。獲得舊履一細察。此履則爲朱二之物。於是紳命人將朱二縛送信陽科。以相當刑罰。朱二極口呼冤。問官。

詢以隨主至趙家後汝一人潛往何所朱初仍支吾後迺吐在某土娼家問官命人往逮土娼來對質則此處並無土娼朱二罪狀益

著示以王紳長媳拾得之鞋詢爲何人者朱自認不諱惟云此鞋係前昨濺泥託姑母浣淨曝於主人後院但不知何以在少夫人臥房外小天井中至是朱二謀斃主婦之讞定矣朱二未爲王僕之時曾流與痞棍爲伍證之以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之齊諺咸謂王紳

之收留此人自貽伊戚而王紳治妾喪後檢查遺物他無所闕惟妾生前之私蓄及常插頭上之金鎖一股則不知去向矣蕭聞丁言竟拍案起曰冤哉朱二之獄也在問官定案之由根據王紳報告王紳指朱爲凶手理由一由趙紳家呼之無着二因其姑周嫗之神色反常三目覩趙僕辭去周將門關閉朱二明猶未歸出事後朱二迺第一人入房四懊以危言朱卽戰慄無人色五拾得

之遺履。又爲朱物。加以覓土娼。而不得證。以平素之作爲途羣。指其爲主謀之凶犯矣。其實不然。他姑不論。朱二卽爲謀主。凶犯出事後。彼何不遠颺。或避匿而必欲自投羅網。藉曰囊無積鈔。不得他逸。與其避而遭疑。不如挺而走險。故聞主人呼聲。卽首先入房。但朱二果具此膽識。彼王紳之一度危詞。烏足使。其倚壁不敢行動。且姦盜二字爲命案之靈魂。此案是盜匪姦事跡簡單。可毋容深究。今

王紳所失。不過一釵。諒彼兇人勒斃王妾。後甫欲搜索王紳歸矣。不能暢其所欲。僅信手携一釵去。但紳何以不追此釵下落。殊足滋余疑惑。丁曰。子旣好事。何不赴彼一行。苟能拯無辜而罪凶暴爲世除害。於子個人之債。探學識亦大好寶地。試驗蕭曰。余與王紳無一面緣。丁曰。渠與吾家有世誼。子果欲去。予可爲介紹。蕭大喜。曰。旣如此。余准明日早車。赴信陽可也。

時當菊秋。金風漸緊。霜楓紅上小樓。衰柳飄蕭。驛道自漢鎮駛。京頭班車之頭等室中。有自命東方福爾摩斯之少年蕭伯烈在。蓋至信陽東溪村實地試驗。已之偵探學識以拯彼。無辜桎梏。面不相識之朱二也。既至該地。得丁雲溪之八行介紹。謁王紳於邸第。并得遍視出事地點。及王宅之內外。又於王長媳得履處之牆上。發現泥手印二。且從手印上證明。若人左手。駢中指王初頗樂與蕭交接。

後因蕭詳詢亡妾之歷史。及其家中人之出處。瑣瑣屑屑。無所不問。迺厭惡之漸露慢客態。蕭始辭去。入信陽城。先徵得官廳之同意。入監盤詰。朱二一過。然後再至各銀肆。各典舖。調查中秋以後。有無人以何種式樣之金鎖。來質資及兌換。如是者。費時三日。蕭嗒然。歸漢。丁聞之。來訪詢以眉目。何如。蕭謂毫無把握。丁笑其自尋煩惱。遂亦別去。然翌日。蕭寓忽然空閑。鄰人云。蕭先生停診。一月返黃。

岡故鄉整備寒衣來此卒歲故就醫者欣然而來咸廢然而去直至一月之後蕭伯烈果自故鄉重到照常應診初未有人疑其別有勾當也

韶華容易轉瞬冬末是日適當一陽令節天釀雪意蕭伯烈忽衝寒訪丁雲溪於寓所丁沾汾酒市羊羔以款之蕭於有意無意間聞及信陽王紳舊案丁曰奇哉朱二出獄矣王妾迺爲自殺事且涉王之長媳王妾出身小

家幼卽爲某姓童養媳年十四五已解人事漸與里中少年狎醜聲遍遐翁姑惡焉商得其父母同意鬻與蔡氏爲婢不一年蔡氏

長女適王紳長子此女遂爲隨嫁婢入門獻

媚竟得王老鍾愛索之於子媳納爲簉室王紳年老昏庸不知妾之底蘊其媳固熟知身世暗中防範綦嚴四五年如一日幸妾尙無他是日王赴趙之約入城離家在午後薄暮時王妾乘人不備至後門納一襯樓少年入

贈以私蓄若干并囑其年終再至少年嫌未足則拔頭上釵以餽之此時王之長媳適過窗外竊聽得實叩關詰之妾惶急開後戶縱少年匿後庭忽卒間少年忘趿履躡足至後院見有曝而未收之舊履卽趿之避入王後門間之泥窪中彼時王妾迎長媳入長媳厲聲責問在室內與何人密語妾無以對媳乃諷勸一度而去妾念此事聲張與己大不利尋思對付之法而所歡少年忽又至窗外低

聲曰速引余出遲則恐老厭物歸矣妾殺機忽動復納少年入與以勃郎林手槍一令越牆至長媳室外隔窗刺之少年名邱劍池本信陽無賴無所不爲區區事一口承當越牆去矣王妾坐待消息至九時許忽聞長媳聲自前廳來王妾大駭恐所事已敗則已更難瓦全故遂自縊於床上殊不知是夕長媳因王紳在外特候之而未睡遲至九時三刻始至己房寢邱劍池蹤躍之術不甚高明急切

不能下屋。動手直至十時餘，始由正屋牆上渡至長媳臥房之偏屋，再由偏屋至小天井。預備隔窗下。手初不料王紳歸已警見邱之黑影一轉瞬間，王妾凶耗傳遍屋內，邱亦無隙動手，再越牆遁。忽卒間又墮一履，不之顧。

局並非宿倡，故在公庭謂至某士倡處而終。不得土倡之家，其歸也祇遲。主人一步門仍爲周嫗所啓，甫入即聞王紳呼聲，慌亂間不及顧他，即行入內，遂釀成此一場飛災橫禍。云。

矣語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邱忽於賭窟中出露其釵，爲警局偵探所獲，捕鞠得實，已定徒罪。朱二乃得釋罪出獄，且從賭窟方面證實。朱二中秋日隨主抵城之後，即至該處入中，即具有一種成見，故入城後盤詰朱二時。

堅令其吐實。謂不吐實。汝罪終難開釋。朱乃實告余。是賭匪嫖余之搜索銀肆當舖。是故布疑雲。使得斂者不敢驟然脫手。於是歸漢。部署假返鄉爲名。卽至孝感。一走孝感爲王紳長媳。蔡氏之出身地。并假王紳之名。得向蔡氏探得案中線索。初意。遺履在王長媳小庭中。發現此事。長媳必爲案中要人。故赴孝感。偵之。及聞王妾之既往歷史。心益瞭然。乃喬裝賭徒。日夕奔走於信陽城內外之各賭。

窟於賭徒口中。又探得邱劍池之名字。若輩咸云。邱自過中秋節後。手中大闊。不知錢。自何來。有自稱邱盟弟之小鬍。云渠得之於所歡津貼。并言親見其所藏。不止現款。尙有金飾。余大樂。未幾識邱於賭場中。有意結交。之邱。詢余向業。余謂得異人。術有搬運妙法。設人以金飾一事。作母余可代爲搬運。子飾。什伯邱信。余說約期舉行。余則密告警局。俟余舉行燒丹煉汞之際。警士特入捕之。解總

局分間看押余則馳至王紳處示以欽玉驚呼爲亡妾物余以實告王急入內叩長媳事始大白余乃代王設想繕函致問官請釋朱二邱劍池則科以長監初擬不涉本案全王顏面殊不知邱見官後官詢以手槍來歷藏身何用邱竟直供茲事於是欲掩而不能掩或者冥冥中具有天數不如是不足以儆年老官僚之納少年姬妾而王紳貪色之報應如是亦云至矣案定余迺歸丁曰子腦經如

此靈敏使予拜倒蕭笑曰彼邱劍池因驛指而露破綻余何嘗靈敏

高正伊說之呼一事輒參加小說書中之字句邑人皆高聲傳等魔也耳聞細聲噴噴隱約可辨不知繼一人繼何事一人曰聽下回分解第三人人歸

○四十八

張芹圃

吾能供繙。昨性人呼吸聲似相和答良久。妓欠伸其體又良久。妓婉轉其詞曰吾今而知昔之非矣。水至研。心了給楊花者吾昔日之誤人也。遇人不淑者人昔日之誤我也。流離顛沛數載於茲今是。盟非悔之毋及所幸囊中物尙不惡。卽衣飾什物併計所值亦復不貲。苟有同心者許焉。吾願終身善事之。惟其人須合吾格。一。年齡在五十歲以上者。二。每月須一百二十元。(吾食福壽膏以四元一日計合如上數)。其他衣食住三項則徐言至此不驟畢。其說意者有待客之答。復歟無何客徐起語之。曰聞子言自須。吾今年祇四十八年齡不及格。其奈之何。妓聞之嘿然。

## 車墊之針

洪筱培

姆來。登。同。那。芬。麗。這。般。親。熱。我。派。雷。怎。樣。不。  
眼。熱。然。而。眼。熱。有。什。麼。用。處。徒。惹。他。們。笑。話。  
丟。自。己。臉。總。須。想。一。個。絕。妙。方。法。弄。得。他。們。  
兩。人。如。冰。炭。一。般。方。算。是。我。本。領。時。計。已。五。  
點。鐘。料。姆。來。登。早。出。寫。字。間。又。同。芬。麗。在。密。  
斯。達。公。園。携。手。同。行。促。膝。談。心。矣。我。就。如。此。  
卽。去。

辦。法。無。庸。再。疑。派。雷。連。連。點。頭。連。連。上。下。  
手。自。言。自。語。如。癡。如。醉。僕。人。捧。着。咖。啡。侍。立。  
其。旁。派。雷。並。不。留。意。忙。轉。身。過。來。要。想。出。門。  
剛。撞。在。僕。人。手。臂。上。將。咖。啡。及。杯。脫。手。落。地。

一千九百零八年九月十三號之晨新聞紙上即有駭人聽聞之記載。

昨夕（十二號）奇來登男爵自帝國劇場出獨身乘黃色汽車向南進發一時十分鐘得警察署電話及而定路二十八號前發現男尸一具二時十五分復得培克醫生之報告略謂死者之身傷驗不得其致命之憑證須將全身內部剖視或可得其真相云云旋據本報訪員確實報告謂

（按奇來登男爵年三十歲未娶）

此項新聞登出後倫敦全埠爲之震動更注意大偵探家羅培之結果何如某日清晨羅培正在研究此案僕人持刺進知爲芬麗頗覺詫異延之入察其舉止若甚頹喪問其來意則慘然曰密斯羅培知奴果是何等樣人奴實與奇來登男爵一案最有關係者也羅

培聞其言知爲重要之證人不可不施籠絡。之手段冀其一吐實情乃宛轉與之談判芬麗極願爲羅培偵探此案之助人盡將辯來。登男爵生前動作行爲及其與己之愛情遍述無遺畢並以一書呈羅培謂此書得在辯來。登男爵已死之翌日信面爲淺白色信紙係一精緻之淡綠色紙惟信中多激烈語。自始至終責芬麗以前不應與辯來登男爵如此親熱現他已死我手汝若不再悔過余

見九號房屋中有一僕人出手持信二件。羅培放遠眼光略一注視信封之大小格式適與芬麗所得之大小格式同乃僞爲問信者。走近僕人身傍注意信封上之筆迹又與芬麗所得一信之筆迹同當時就問僕人道這九號房屋之居住者是否汝主人答道是羅培復問道汝主人何名答道派雷並對羅培說道先生問我何爲羅培道汝主人在家否余欲訪之答道余主人現因思想……言至。

此忽接住不語面色驟變羅培怒目斥之曰汝知余爲何人余偵探羅培也余正當問汝汝何必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獨不畏受嫌疑之拘問耶派雷之僕名魯比司固膽怯者一經羅培之威逼繼續道余主人實欲奪財來登男爵之意中人芬麗因芬麗不欲余主人而余主人之癡念愈牢不可破今且病矣言麗一致勤司汽車公司主人內容余不得而

知。究竟如何。余亦不得而知。余既告先生。尙祈先生不爲聲張。否則余必見逐於主人。而余之生計絕矣。羅培不之顧。卽返身招雇馬車。揚鞭至警署。

是日爲辯來登男爵案之正式審判期屆時。觀審者紛紛而來。途爲之塞。座爲之滿。派雷及勤司汽車公司之主人業被逮捕專待定。諱芬麗爲重要關係人。固不能須臾離者。至所謂黃色汽車者。實爲勤司汽車公司之物。尙不能得其端倪也。無何裁判官蒞庭矣。案

中人俱集矣。詎芬麗觀派雷等脫口呼曰。阿兄汝爲何來此。聞者爲之大惑不解。是後方知派雷固芬麗之表兄而亦辯來登男爵之硯友也。因屢求婚遭拒懷恨在心。後知芬麗與辯來登男爵善。於是彼以恨芬麗者轉恨。

我國鐵道未通以前。往北地者均以驢代步。途中客店多蓄妓以娛客。昔有人作詩以寫北地之客店云。驢子卸鞍忙吃草。女兒妝罷復塗脂。兩般心地皆堪憫。一怕人騎。一要騎諱而且虐。諸君讀之能不胡盧否。

怡 嚴  
來登男爵是夕所乘之黃色汽車。畢車墊中之四孔宛然猶在。惟針已不知所往矣。羅培

## ■ 黑手黨

沈井蛙

黑手黨是英國的一種秘密黨行爲十分兇惡。這一件暗殺案發現之後，偵探巡警四出搜查，就捉到三個犯人。一個黑手黨首領是意大利子爵，出落得十分漂亮，心思也很靈巧。在倫敦社會上揮金如土，手頭闊綽，大是活潑。其他二個是他手下黨羽也一同禁在獄裏。

這是一件暗殺案，發現之後，偵探巡警四出搜查，就捉到三個犯人。一個黑手黨首領是意大利子爵，出落得十分漂亮，心思也很靈巧。在倫敦社會上揮金如土，手頭闊綽，大是活潑。其他二個是他手下黨羽也一同禁在獄裏。律師湯白敦擔任審判，眼見證據確實，便

黑 手 黨

二

要將他們三人定罪。

倫敦有名的偵探包皮兒也盡力偵查費去。多少心血方纔將黨人的黑幕一一揭破。鬚把黨人的頸項用繩子扣住漸漸收緊。自己便去告訴湯白敦。湯白敦就宣布黑幕一定。要將三人定罪。黨人得着這個消息咬牙切齒。分外忿恨。拚命和湯白敦作對。所以湯白敦家裏恐嚇的信件一天之中終有三次。五次或插在門上或放在枕邊信紙上都有。

一個圖記是一隻黑手握一柄短劍。湯白敦。一見黑手就大驚失色。不過他審判的手續。依然漸漸進行。黨人上綻架的日子也很近了。

湯白敦有一個女兒名喚媚蘭。風流倜儻。嬌好年紀。只得十七八歲。剛從康脫地方回來。先寫了一封信通知他父親到火車站去接。湯白敦差人等了三天。終沒接着。連一個影子都沒有。湯白敦急得甚麼似的。第二

天。桌子上。發現。一封。信。上面。也。有。黑。手。的。圖。  
記。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至。公。無。私。的。審。判。官。足。下。判。事。終。須。仁。慈。  
莫。要。殘。忍。什。麼。你。就。將。我。們。的。性。命。視。同。  
草。芥。不。過。我。們。想。來。你。是。明。白。人。也。當。替。  
你。的。女。兒。擔。憂。譬。如。傷。了。我。們。弟。兄。的。一。  
齒。一。髮。我。們。便。要。代。弟。兄。報。仇。也。傷。你。女。  
兒。的。齒。髮。就。是。傷。了。我。們。弟。兄。的。眼。耳。口。  
鼻。也。須。傷。你。女。兒。的。眼。耳。口。鼻。倘。使。將。我。

我們。弟。兄。上。縊。架。我。們。也。就。將。你。女。兒。的。身。  
子。剝。做。肉。醬。或。者。你。肯。放。我。們。弟。兄。出。獄。  
我。們。就。立。刻。將。你。女。兒。送。到。府。上。或。者。你。  
不。識。好。歹。一。味。強。硬。老。實。不。客。氣。你。就。看。  
看。媚。蘭。的。鮮。血。淋。漓。的。人。頭。罷。快。請。早。日。  
決。定。遲。了。恐。怕。有。礙。到。得。那。時。莫。說。我。們。  
沒。有。道。理。回。信。請。寄。到。巴。黎。大。陸。旅。館。

柏度西手白

信封內另外有一條短紙顯係媚蘭的親筆。

寫得十分草率曲曲折折和蚯蚓一般只有幾個字道

父親膝下快救我命女媚蘭稟

湯白敦看了呆了半晌嘆道小妮子真命苦。平日裏安逸慣的怎能擔驚受怕我也像驚弓之鳥焦急萬分教我怎樣救法忽地外邊有人進來湯白敦一瞧原來是媚蘭的情人蒲行利他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現在倫敦做律師很有名聲今天見湯白敦面色不好

問了幾句纔知道媚蘭被黑手黨人擄去急得眼淚迸出想了一想大叫道我真糊塗死了什麼不去招包皮克來商量湯白敦也如夢初醒走到電話筒邊去招包皮克了

停了一回包皮克已到面貌和氣喜歡滑稽時常張開口兒要笑聽湯白敦說完就將黨人的書信察看道三星期前我就偵探黑手黨的舉動約略知道一些這封信是子爵的兄弟柏度西寫的這心思敏捷很多計策

也是殺人不眨眼的漢子。當時我捉他哥子，便要將他一併捉住。誰知他早已脫逃。湯白敦道信面上郵政局的日戳是巴黎二字。想必我女兒也在那裏了。包先生不知道你幾時動身。包皮克道。動身日期還沒有定。你說你女兒有一短紙拿來我看。湯白敦摸出一張紙道。就是一看恐怕沒有什麼利益罷。包皮克道。你可決斷這一定是你女兒的親筆。麼請你將伊從前的筆跡拿出來比。湯白敦

點點頭。捧出一疊信札舖在桌上。比看現在的字草率未正和以前大不相同。包皮克用顯微鏡細瞧停了好久。忽地猛向桌上一拍。跳起來道。奇怪奇怪。這女兒聰明到這步田地。也是難得。湯先生。你來瞧這短紙上空白地方都有鋼筆尖乾寫的字跡呢。湯白敦走近一步也用顯微鏡照着一面說道。包先生我實在看不出什麼字跡。喚。倫敦。這是否意思莫非伊在倫敦不在巴黎罷。包

皮克道你再瞧湯白敦又讀道德：律：什  
麼是德律包皮克道後面還有一個風字呢。  
這是伊恐怕被黨人知道所以用筆尖寫字  
不蘸墨水也是恐怕露出痕跡的意思我們  
就可以明白伊實住在倫敦這封信是從倫  
敦帶到巴黎再由巴黎投在郵政局裏轉寄  
到這裏來湯白敦也很悟會道不過我還有  
疑點這德律風又作什麼解釋莫非伊監禁  
的地方有德律風可以通問麼包皮克點頭。

道或者如此也未可知湯白敦道現在你打  
算怎樣包皮克道你先去招柏度西來談話  
故意裝作沒有知道你女兒在倫敦的模樣  
講到德律風一節待我探明柏度西蹤跡後  
再設法不遲至於我自己也要秘密不可被  
黨人認識面貌如今我念給你聽你須照我  
的話寫信給柏度西湯白敦就寫道

柏度西先生來信收到使我十分焦急我  
做審判官的如何可以違背法律不過一

想到女兒的性命就要去違背法律要去。

違背法律又恐被人家控告教我怎樣敢違背法律呢你接到這信就請到我這裏

商量辦法終要使我們兩方面都得利益

那就好了。

湯白敦啓。

明天早上從巴黎有德律風打來說是柏度西准下半天六點鐘趕到那講話的人聲氣柔順口音也不像英國人湯白敦便向包皮克道如此看來他們黨人是在巴黎我的女

兒一定也在巴黎了包皮克道你猜錯了他們黨人完全住在倫敦巴黎地方不過有一個助手罷了湯白敦道停回柏度西來你也見他麼包皮克搖手道不能不能那個一定要見他麼包皮克搖手道不能不能那個一定不能我的面貌被他認識就不好辦了只班強盜眼光利害得很所以我不敢出面你的女兒現在十分危險我們辦事還是秘密的好伊的性命可以保在我身上了

一雙灰色眸子道湯先生久仰久仰：湯白道我們黑手黨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並沒絲敦還沒開口柏度西又道一個人生在世界上不論窮的富的都是願意歡聚不願意愁別的你的女兒失掉了你就氣苦難道我們的弟兄被你監禁在牢獄裏受罪我們就不氣苦麼我想你是明白不過的人一定已經體貼我的意思肯將我的哥子釋放了湯白天夜裏就在這裏睡了：你就去決定罷湯敦抖索索地說道你：你萬萬不可把我女兒殺了柏度西仰着脖子似乎很驕傲的說

道我們黑手黨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並沒絲毫挽回的餘地譬如你將我哥子的耳朵割了那麼你女兒的耳朵恐怕也保不住罷譬如我哥子被你定了死罪那麼你女兒的首級恐怕要和軀殼宣告脫離關係了倘使你能覺悟立刻將我哥子放出那麼你女兒今

天就去決定罷湯敦道這事還須待我靜想停幾天我再告訴你可使得不過我的女兒……柏度西道

你女兒倒是一表人材，現在也很安逸。伊坐着一輛四輪馬車，在巴黎熱鬧的去處遊玩。車窗裝着很厚的玻璃，空氣不透。就是伊要叫喚，也沒人聽得。伊的聲音我還差一個僕人陪。伊就是伊，要逃跑也跑不了。像這樣苦楚，女孩兒家委實受不起。終算你做父親的賞給伊的說時，還帶着一種似笑非笑的樣子。湯白敦聽了十分難受，急得面色灰白。待……待……待我……細想柏度西笑道：想仔。

細些如今我要回去了。祝你安好。說畢，坐着一輛馬車到一家客寓門前歇下。那馬夫便是包皮克，時時向那柏度西探望。

包皮克搔頭摸耳道：這德律風一節打從那人裏着手，看來是這件案子終查不出的了。說着走到德律風公司裏，向總經理說了一遍總經理就照他的吩咐去等機會。包皮克便告辭出來，一路到湯白敦家裏。只見那老兒在房間裏，背着手兒，眼望着地，不住的

踱來踱去面上似乎憔悴了許多。一見包皮克立刻問道我的女兒怎樣了。包皮克道還沒有頭緒。湯白敦很不悅的說道你爲什麼回來呢？包皮克道我要借你的德律風一用。這一天之內別人不得妄動。湯白敦道爲什麼爲什麼你休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你須告訴我這是什麼用意。包皮克道適纔我已經和德律風公司的總經理說過。教他暗地裏將柏度西的德律風線和你的德律風。

線接住那麼他們倆人兩面講的話我可以偷聽或者我的幸運來了一二天之內准可以知道你女兒的蹤跡。湯白敦頓時滿面笑容道贊成贊成。倘使你真將我的女兒找到了教我怎樣謝你呢？包皮克道成功就是我的獎品。也不用你謝我。我當用心做去。三小時後德律風的鈴聲響了。包皮克從椅子上猛的跳起來。將那聽器放在耳朵邊。喂！喂！你在那邊麼？這聲音很柔順還帶

一些意大利口音這分明是柏度西的語氣。幾秒鐘後又聽得粗濁的倫敦人的說話道。頭領！我在這裏你有什麼話說。

那女兒怎樣了。

伊很安靜的很快活的不過伊到煩惱的時候就要自殺我就告訴伊自殺的方法。柏度西的聲音高了似乎很忿怒的道笨賊！你須好生看待伊伊要什麼東西你終須允許你休傷伊一絲頭髮你須知道我的哥

子和我的黨人的性命全靠在伊的身上伊就是我們的抵押品你倘使有一些疏忽你的頭立刻就不在你的肩上了。

頭領！我一定依你早晚你來看伊伊一定很活潑的：我們的事情怎麼樣了。

那倒沒十分吃緊不過略待幾天終有滿意的結果：再會。

再會。

包皮克聽他們兩人說完掏出時針一看已

經五點一刻了。自言自語道：他們只講了兩分鐘的話。我只須到公司裏去一問。五點十三分鐘是誰和柏度西說話的？那就曉得了。

★★★

亨斯得路上有一所三層樓房子，喚做蘭盤哈別墅，建造得十分潦草。房子後面還有一個極小的園子。房子隔壁就是萍雞塢別墅，建造得也不很精緻。和蘭盤哈別墅只隔一座極薄的土牆。這二所別墅本是紳士家避

暑的。如今空着無用，門前就貼上召租的字條。蘭盤哈別墅就給一個富翁租住，並且付了半年的房金。隔了三星期，萍雞塢別墅也給一個中年胖子和他的姪兒借住了。

這一天早晨，他們叔姪二人在萍雞塢別墅裏用早餐。只見那中年胖子道：蒲行利，我對你說的話，你可明白了麼？蒲行利道：包先生，我已經預備完了。明天半夜十二點鐘，我一定依你的吩咐，用快鎗將隔壁三層樓上的

右面玻璃窗打破……為什麼要打破那面的窗呢？包皮克道：我知道他們今天要將我關在那間屋子裏，所以要預防着蒲行利很奇怪的叫道：你……包皮克道：這是很正確的。我自信並不猜錯。你不見窗的四周都是鐵欄……那間屋子後面的一間裏便是媚蘭監禁的地方了。蒲行利心亂如麻，把手中的刀叉向桌上一丟，道：什麼……你的話是真的麼？包皮克道：什麼不真？蒲行利道：我

們應該早些將伊救出牢籠，總是一面和強盜抵敵。一面伊就安安稳穩的出來了。包皮克笑道：少年人，你休看得太輕。這種強盜的性情，我知道是狠毒不過的。我們第一着舉動就是媚蘭的生死關鍵，不應當慎之又慎。這的確是媚蘭這輩強盜將伊加了非禮。有錯誤，豈不要把湯先生氣死麼……你去做你的功課罷。你放鎗之後，又預備如何蒲行。

利道放鎗之後我依然回到這裏睡覺停三小時我就到媚蘭的後窓將你昨天帶來的繩梯縛住自己便躲在黑暗的地方守候是不是包皮克道不錯但你不可聲張這是你意中人的生死關鍵現在我們就此分手罷你去做你的功課我也行我的職務……祝你成功。

一刻鐘後萍鷄別塢的房客立在蘭盤哈別墅前過門就有一個僕人把門開放並含

着驚異的模樣搗門的道我要見你的主人可使得又轉着忿怒的面孔道像你們這份人家似乎不很安分的昨夜你們牆上發現極大的響動累得我一夜不曾合眼僕人很恭敬的道先生你願意到這裏坐我就去稟告主人說着領那搗門的客人到裏邊一間屋子裏坐定隨手將那門兒輕輕閉了五分鐘後那門兒又開了主人已經進來一個高大肥碩的彪形大漢兩隻眼睛閃閃

有光四方面孔配極闊的肩膀十分雄壯。穿着很華麗的衣服——搗門的客人又裝着盛怒的面孔兩隻眼睛直射在主人的身上。主人假作不知便去躲在客人的背後忽地那門兒又開了先進的僕人偷偷的從門外爬進來主人已經會意從客人背後竄出來將兩條粗大的毛臂把客人挾住猛的攢在地下。僕人又將鐵錘也似的拳兒在客人頭上用力亂打並將客人的嘴按住使他不得

叫喚。客人就閉着眼兒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動都不動也沒有叫喚過一聲他們二人就在客人袋子裏搜查搜出一只皮夾裏邊都是名片這才知道那客人的名字叫做仇雪浦還有一隻金表和金鍊也一同掛着另外在大袋子裏有許多金磅和鈔票之類最觸目的是。一本銀行支票冊已經撕去一半剩下的一半都已填好很大的數目這分明是富翁的東西了。

看來客人的性命危險極了。他已經被人家捆着，又沒有人來救他……還好這本銀行支票冊救了他的性命。原來他們主僕二人得到這本冊子快活到了極點。交頭接耳將支票上的數目一五一十計算數了一遍。拍手大笑就一同出門隨手將門兒鎖了。

客人在房裏用耳朵靜聽。忽然有一陣電鈴的聲音就聽見有人說道：我現在捉得一個富翁袋子裏有一本銀行支票冊。一只金表和許多金磅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停了一回。又聽見那人說道：柏頭領我一定依你的囑咐並不將他虐待。他已經捆住再也不怕他會飛上天去。就是那個女兒也看得很是。遇到這都是我依你的囑咐做去的……再會說完了。那主僕二人又回到客人房裏將

將客人放下解去繩子嘴裏的布也給他拿

運還在我的身上呢。

出了客人摩拳擦掌思量動手主人就揚着鐵錘也似的拳兒狠狠地大罵客人戰兢兢地又不敢動手只得哀求道我情願分一半給你就讓我去罷主人道你靜待着不必多說再敢吵鬧恐怕就要吃苦了說着又在客人的靴子和帽子裏用心搜查一壁說道留心些兒不然就是一鎗說時二人又出去了隨手將門兒下鎖客人咕嚕道還好我的命

月光被重重的烏雲掩遮住了這時候已經是半夜蒲行利背着一枝快鎗爬在蘭盤哈別墅門前仰起頭來一望還隱隱辨得三層樓上玻璃窗外的鐵欄忙舉鎗打去就聽得玻璃粉碎的聲音他就躲過一旁只見蘭盆哈別墅裏衝出二個人來衣上的鈕珠都沒扣着就在大街上奔跑一個巡警也聞聲趕來喘着氣說不出話主人道他們一共有二

個人一個放鎗的已經躲避一個向大路上逃去的。你可看見沒有巡警道原來是小事。我沒有看見逃走的人說着揚長去了。他們二人也就回到蘭盆哈別墅那僕人道畢而這聲音像是打在我們的玻璃窗上畢而道威廉我們就去看看罷。咦！那客人的房間裏如何有燈光難道他要逃麼。

客人躺在小室裏的牀上猛聽鎗聲立刻坐起在牀裏亂翻只見枕底下有一柄大刀兩

個鐵釘兩把鋸子一個線球看來只有大刀可用剛在玩視的當兒覺得破碎的窗外吹進一陣陣的冷風不由的索索亂抖誰知門兒開了連忙將大刀放好二人已經進來他急急搖手道你休……得殺我畢而將一隻巨大的手壓在那客人的肩上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那客人又斷斷續續的說道不知是誰將玻璃窗用鎗打碎了想是射我來的我真嚇死了我的銀錢你一齊拿去也不打。

緊。請你快快將我放出我實在嚇不得的畢而道這事且慢談現在你快快睡下不許再點電燈男子漢嚇做什麼說時將客人一推同威廉去了隨手又將門兒下鎖

客人側着耳朵聽二人的脚步漸漸遠了似乎已在最下的一層了便輕輕的走到門邊灣着腰用枕下的鐵釘在門上鑰匙的洞裏挖鑿幸喜這門兒沒有什麼奧妙機關只一旋就開了客人又偷偷的走到後面一間小

室前咳嗽一聲道媚蘭你靜待着媚蘭也是被鎗聲弄醒的剛睡在牀上翻來復去終睡不着忽聽門外有人叫喚鬍鬚像伊意中人蒲行利的口氣立刻放出快活的聲音道哈

……你是蒲郎麼客人輕輕答道不是蒲郎不是蒲郎我是偵探包皮克是尋你來的你就穿着衣服等候稍停幾分鐘我就來救你現在我不能多談了媚蘭道多謝你我在這裏待你罷……包皮克自言自語道伊倒是個

可人兒呢說時又輕輕走到他的小室裏去。過了十分鐘媚蘭的室門被包皮克撓開了。黑暗之中覺得有一隻很柔嫩很光滑的手伸出來接住他的手就送過一陣花粉的香味這個時候可惜包皮克不是蒲行利不然就有一番濃情蜜意的話了。包皮克進來時候已將室門關閉外面便有人也不容易進來。包皮克道媚蘭女士我方纔找着二把鋸子真可以濟我們燃眉之急我與你各人鋸。

斷一條鐵柵天一亮便可逃走了不過不必點燈就在黑暗裏做事也使得因為被強盜一見燈光我們的計劃就要破壞的媚蘭道請將鋸子給我不過鋸那一條好呢包皮克教伊鋸右邊第一條自己鋸第二條二點鐘後第二條已經給包皮克鋸斷就向伊道我已經鋸斷一條什麼你只鋸得一半我來替你鋸罷再停一回你就可和蒲行利相見了蒲行利放鎗後睡了一回待得醒時已經

五點鐘了。忙忙的帶着繩梯奔到蘭益哈別墅的小園子裏。忽覺從上面擲下一塊東西來。恰巧打在他的頭上。拾起一看。是一隻女襪。裏着一塊肥皂。更有一根線拖着心裏悟會。樓上早已預備連忙將繩梯的一頭縛在樹根上。一頭縛在線上。就看見那線拖着繩梯瞬息上去。樓上包皮克接着繩梯的一頭。拿來縛在鐵柵上。先教媚蘭扶着繩梯下去。自己也隨後走下。三個人同回到萍鷄塢別

墅。包皮克道：你還是先領伊到伊的父親處。還是怎麼樣。媚蘭道：你呢？請你一同走罷。包皮克道：我還要等在這裏停一回。再與你們相見。蒲行利並不待他說完。挽着媚蘭的玉臂去了。

包皮克見他們已去。倒在沙發上。只一二分鐘早已睡熟過了一個時辰。門鈴大響。猛的把包皮克從睡夢中驚醒。打着一個呵欠。執着手鎗走來。開門道是甚麼人……。原來

是你我早已料得你這個時候准要到的蒲行利道你試猜我來做什麼包皮克道不過你來並沒有用處我一個人捉兩個強盜容易極了蒲行利道我自己也知道並沒本領可以幫助你但是我終要盡我的力量包皮克道媚蘭在那裏呢蒲行利道伊的父親抱着伊的柳腰狠狠的接吻好不快活還多的稱謝你便是我也要感激你的我現在帶來一枝手鎗願意同你去捉強盜包皮克道

好極好極我正愁着你來了一枝手鎗不數用幸喜你也有一枝我們就去罷

此時天剛大亮二人走到蘭盤哈別墅的小園子裏繩梯還縛着不曾移動包皮克道強盜却睡在鼓裏一些兒不知道我們先到我監禁的房間裏這時候大約強盜快要拿早飯給我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二人依次上去仍將門兒關好包皮克教蒲行利躺在牀上自己躲在椅子背後只見門上的柄旋

了。幾轉。加上。猛烈的敲門聲。蒲行利便裝。做沈睡的模樣。連連打鼾。包皮克便去藏在門後。只見門已推開。威廉捧着一只盤子。是些牛奶麵包之類。畢而跟在後面。包皮克出其不意。揚着手鎗。喝道。不准動。威廉嚇得像刺蝟一般。就給蒲行利將盤子拿下。加上手銬。華而躊躇。一回大吼道。有了你。沒有我。有了我。沒有你。我們勢不兩立。拚了命。罷說時。將頭用力的撞到包皮克肚腹上。包皮克閃。

在一旁。左手拿着手鎗。右手抓住畢而在他的上面。一手按住他。一手便將手銬帶在畢而手腕上。回頭對蒲行利道。還有一條魚。沒有釣得。待我去釣來。你看。守這二個強盜。休被他們逃去。要是有一個敢嘶喚。不妨將他打死。我出門。逢着巡警。就教他來提。他們到警署裏去監禁。

柏度西坐在一間很雅緻的房裏。面上露着笑容。吹脣作聲。似乎很快活的。叉着兩手。向壁上的時辰鐘。儘瞧客寓裏的僕人進來。說道湯白敦先生那邊差來一個下人。說是送信來的。柏度西咭噏道。送什麼信來呢……你去喚他進來。就是了。

湯白敦那邊差的來下人已經跨進門檻。手裏執着一封信。伸手授給他。柏度西連忙來接。誰知一隻手伸出來。竟縮不回去。却已被

下人加上手銬。疾忙用左手來奪。誰知又被上銬氣得他倒在椅上。半晌說不出話來。只有睜着一雙兇狠的眼睛。直射在那下人面上。微微說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那下人笑道。這是做強盜的果報。柏度西謀財害命。那下人笑道。上手銬上縊架。這都是謀財害命的果報。柏度西道。你是誰……你捉了我。並沒關係。恐怕湯白敦和他女兒的性命保不往。我們在倫敦有二個黨人在巴黎。也有

一個黨人恐怕你的首級也保不住罷。包皮克道我便是偵探包皮克我的首級始終可以安在肩上不用你擔憂的便是倫敦的二個黨人早已就擒那巴黎的一個益發不怕他了蛇無頭而不行眼見不出十天他就要自投網羅的至於湯白敦父女他們骨肉團聚早已共享天倫之樂不用你分心的了從今以後你們黑手黨可就到了末日哩。

余爲學校生徒時嘗作西施沼吳論結末有數句云「我悲吳王之愚而羨西施之智以席褥爲戰場以釵粉爲甲冑以秋波爲戈戟以嫣笑爲弓矢吳王黃金世界錦綉城郭於冥冥之中喪卿之手」駱師治丞改此文時始而微笑繼而搖首笑曰小子真輕薄哉

張子虞太史預浙之錢唐人由翰苑出任江蘇太守一時執東南文壇牛耳有雅吏目焉所著崇蘭堂詩集匠心在浣花青蓮間有花卿詞一篇序用駢體極哀感頑艷之致係清同治初元遊滬時所作也序曰江南九春滬北十里冠蓋旣集軒車屢煩錦帘沽酒之樓氍毹席誣廣場春風蕩而簾幕開晚月升而歌吹沸脂膩江水麴飛陌塵長春之國仙遊不夜之城佛於花之院寶釵妝閣續南部之烟花金彈遊覽彷西園之裙屐莫不延蝶路於深巷選螺尊於說然而風流藪澤禮法糠粃卷鬚兒之樓臺瓊牋蜃海大腹賈之酒肉臭遂銅山矧夫鏡裏說徐娘旋非丰韵場中鮑老祇益郎當顛頽者如斯齟齬者如彼亦足較冬郎之詠鎖春女之魂矣迺有產本淮濡居從滬瀆借花作姓生自馥芬比玉爲身方期朗潤金鑾問字之年兵塵飄泊明妃入宮之歲伎籍淹留偶然體貼樽前握手之心无限悲涼簾底迴身之淚昔者兵司勳感遇爰賦杜紅香山悟禪亦吟樊素漆浦萸藥國風往觀之思沅湘芷蘭離騷遲暮之

姚民哀

◆ 你是同黨

唐忍菴

傅爾默笑嘻嘻的對我說道忍菴我告訴你一次雲呢到那裏去了

一件得意事

我連忙接着道你昨天不是到蘇州去的麼

我道他剛纔出去說着倒了一杯茶雙手捧給爾默

什麼事值得如此快活

爾默道不到蘇州去那裏來這快活事呢你

笑道你這兒煙是不會有的了

且給杯茶我喝喝待我慢慢地告訴你聽王

我笑着催他道快說快說不要亂敲竹槓了

爾默道我昨天到蘇州你是知道的我到蘇州爲什麼事和到蘇州以後的情形可以不告訴你單就一點鐘裏火車上的事已足夠享受你一杯茶的代價我昨天去搭錫滬早車因爲天氣狠熱買了一張二等車票誰知走到二等車裏闖無其人……

我道本來這班早車人狠少大可不必坐二等便是坐在三等裏也和二等差不多況且你是到蘇州更不必多費這一倍車資了

而我的得意事却全在這一張二等車票上我一個人在車裏閒着沒事倚着窗望那車站時忽然來了一位雄赳赳氣昂昂的偉丈夫渾身穿着哩喎提着一隻皮包向二等車裏走來我不由得將他上下打量一番瞧他滿面風塵知道他是火車輪船的老主顧當時我的手提箱放在靠窗桌上那人一上車便對我說道先生你那箱子不該放在那兒

開着窗狠危險呀我聽了狠佩服他的細心。

忙答應了幾個是把箱子移進些又把窗子

關上不一會二等車裏又來了一位少年女

子她剛踏上車那站長把綠旗一揚火車便

蠕蠕而動彷彿這輛車專候這位女子的所

以她一到便開行了但是她已急得什麼似

的幸虧她是二十世紀的新女子放開脚步

走得很快若是從前三寸金蓮的閨閣千金

怕不和火車說聲再會呢。

我接着拍手笑道哦爾默怪道你滿口說着得意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爾默正色道忍菴你說什麼話來難道我的所謂得意在這女子身上麼嘿你也太小覲

我了。

我道算我說錯你接下去說罷

爾默道她上了車揀了個座位坐下那偉丈

夫瞧了她一眼一璧將皮包打開檢點東西

我偷眼瞧時見他皮包裏信件很多那信封

上都寫着王大人鈞啓呀。王大人勛啓呀。才知道這偉丈夫很有來歷。

我又拍手大笑道爾默現在可給我猜着了。

言語舉動怎樣像可憐受哄的人一場空歡喜。幾乎吃趙慶華捉去依我瞧來你的所謂得意且慢得意着。

大概你打算這回趁車認識這位闊人之後。將來說不定有優等位置的希望哈哈爾默會才氣忿忿地對我啐了一口道你沒聽完。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遇見一二位闊人。也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值得如此快活。你還不記得前年趙慶華做鐵路局長時不是出過一回岔子麼那人假扮趙慶華的父親克想朝外跑我忙拉住他道爾默爾默是我巴的來告訴給你聽說着立起身提起司的。

說錯的。你且接着講誰敢小覷。你不過你我朋友誠恐你上了那些官騙子的當。關照你一聲原是我的好意咧。

爾默重新坐下接着說道他有來歷本來不干我事。我自在箱子裏取出林譯旅行述異讀着消遣偶然抬起頭見那女子捧着一冊全國道路建設協會出版的道路月刊正在讀得津津有味那偉丈夫忽然說道先生你好用功呀瞧的什麼書他一壁說一壁翻我

的書面又道哦旅行述異先生我們車窗岑寂待我把三十年旅行經驗講些給你聽聽倒是一部旅行常識呢我聽着不由放下書來答應道妙極妙極那女子也把手中的道路月刊掩過一邊靜忘凝神的聽他講……他說有一回我從上海到通州在大達公司輪船上偶然踱到統艙裏瞧見一位土老兒他下了船將箱子放在艙裏自己坐在箱蓋上以爲這種布置萬無一失雖有扒手騙子

莫奈何。我。了。哈哈。不。料。那。班。賊。的。計。策。更。自。  
匪。夷。所。思。不。多。一。會。對。面。來。一。位。很。闊。綽。的。  
人。對。着。那。人。深。深。一。揖。嘴。裏。連。聲。噏。噏。我。  
們。好。久。不。會。了。你。一。向。得。意。呀。那。人。連。忙。立。  
起。身。那。闊。人。揩。了。揩。眼。睛。仔。細。一。認。忙。倒。退。

步。道。阿。呀。認。錯。了。原。來。足。下。不。是。他。對。不。  
住。對。不。住。說。着。連。連。拱。手。揚。長。而。走。那人。給。  
他。弄。得。莫。明。其。妙。只。索。依。然。坐。下。誰。知。他。們。  
哩。晴。晴。的。時。候。背。後。的。箱。子。早。和。他。脫。離。關。

係。他。坐。下。去。反。跌。了。一。交。再。要。找。那。箱。子。時。  
除。非。福。爾。摩。斯。東。來。才。有。物。還。原。主。的。希。望。  
……那。女。子。忙。道。這。麼。說。那。作。揖。的。也。不。是。  
好。人。那。偉。丈。夫。道。對。呀。不。作。揖。他。怎。肯。離。開。  
箱。子。又。有一。回。我。從。常。州。到。南。京。也。坐。在。二。  
等。車。裏。鄰。座。有。位。少。年。將。手。提。皮。箱。放。在。桌。  
上。和。你。先。生。的。皮。箱。放。在。差。不。多。的。地。位。火。  
車。將。到。丹。陽。有。位。座。客。也。提。着。箱。子。裝。着。預。  
備。下。車。的。神。情。把。一。隻。手。在。那。少。年的。箱。子。

上這麼一摸道這隻箱子怕要十二塊錢呢。

……

爾默講到這裏鄭重的說道忍菴當下那偉丈夫講話的時候做着勢子也望我箱子上一摸。

我聽着只不做聲。

爾默又道那偉丈夫道不多時火車到了丹陽又向鎮江進發那摸箱子的客人自下車去了少年偶然開出箱子忽然大吃一驚原

來他箱子裏有五元一張的鈔票十七張早不翼而飛思想這扒手何等利害我聽着將信將疑的問道他一摸便能偷取箱中的東西麼那偉丈夫道他們既然專幹這盜竊的勾當自有他們的法術我們門外漢又那裏知道呢說着回過頭向那女子一笑她却並不去理他兩隻水汪汪的俏眼睛直射在我身上

曾瞧見依然請他得意的事。

爾默道那女子忽然走到我身邊拉拉我的衣角低聲說道先生來來我對你說句體已話兒我聽着不由自主的跟着她走到頭等車室好在頭等車裏一個客人都沒有二人便相對坐下她道先生你是到那裏去我忙道小可是到蘇州不知女士的目的地何在她道儂今天因有些家事到上海親戚家走說不定晚車還要回無錫呢先生儂再要

問你你時常出門麼我道小可是常年奔走四方的她道先生適才那位講話的人你可留心他是那一流人物我道大約是官僚她道先生你真的把他當作官僚麼據儂看來有些靠不住我笑道女士未免多心哩她正色道先生難道這些兒都瞧不出麼我這纔說道小可何嘗沒有見到她微笑道原來先生也明白我們大家須留心才好我暗地裏佩服這女子見識很廣談了一回一同走入

二。等。室。那。偉。丈。夫。正。在。那。兒。低。着。頭。讀。她。的。  
道。路。月。刊。見。我。們。進。去。他。才。笑。嘻。嘻。的。立。起。  
來。搭。訕。道。我。們。中。國。的。道。路。委。實。不。容。不。建。  
築。啦。

爾。默。又。鄭。重。的。說。道。忍。菴。那。女。子。雖。說。晚。車。  
還。要。回。無。錫。她。却。操。着。滿。口。的。蘇。白。但。是。據。  
我。縝。密。的。辨。別。她。是。丹。陽。以。西。的。人。久。住。在。  
蘇。州。的。

我。聽。着。點。點。頭。依。然。不。做。聲。

此。時。次。雲。在。外。面。進。來。一。見。爾。默。掩。在。門。外。  
暗。暗。地。將。倚。在。門。角。邊。的。司。的。克。偷。去。爾。默。  
正。在。得。意。沒。有。瞧。見。

爾。默。又。道。我。走。進。車。室。檢。點。行。李。打。開。箱。子。  
看。時。你。前。天。給。我。那。筆。書。款。三。六。元。早。已。  
不。見。我。驀。地。向。那。偉。丈。夫。說。道。好。好。你。幹。的。  
好事。快。把。三。六。元。還。我。萬。事。全。休。不。啊。哼。  
哼。……他。氣。得。暴。跳。如。雷。開。了。自。己。的。箱。子。哼。  
道。你。搜。你。搜。難。道。我。堂。堂。……他。說。到。這。裏。

聲音略帶輕些接着道難道我堂堂法官要偷你的錢麼你可知道誣良作賊律有專條麼我將他箱子搜了一會那裏有三十六元的影子不免呆了一呆

我正想開口爾默急道你且聽我說這時候火車已過滸寧那偉丈夫居然理直氣壯不住的把誣良作賊律有專條八個字亂嚷我猛然觸動性靈指着那女子厲聲道你是同黨快打開箱子給我搜說也奇怪那偉丈

夫登時氣餒對那女子說道你給他搜好啦那女子道搜着了怎樣搜不着怎樣你的錢有證據麼我道你給我搜你還要強辯那女子道難道我不能有錢的麼那偉丈夫也道她不能有錢有錢都是盜你的麼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對我說我益發認定他們是同黨冷笑道你不給我查我去找報告車上的稽查他們聽我要報告稽查纔柔聲和氣的央求我道先生算了罷犯不着大家吵嚷說着那

女子開了箱子將三十六元原封不動雙手送還我當下火車已停到蘇州站我便忽忽下車

爾默講着自己的得意事快活得什麼似的

接着道我認定這件事第一那偉丈夫一上車便形跡可疑他竭力模倣官僚却處處顯出破綻第二我和那女子走進車室大家警戒留心可是我忙着開箱檢點直至和那偉丈夫吵嚷她始終不曾開出箱子因此我又

想起她來請我談話之前那偉丈夫曾對她笑過一笑便是他們的暗號她請我談話便是他們製造行竊的機會咧哈哈這不是一件再得意沒有的事麼

爾默說畢朝外想走到門角邊取司的克時早已不知去向回頭向我索取道不要促狹了還了我罷我笑道你可知道誣良作賊律有專條麼正說間次雲提着司的克走進門道什麼事爾默一見司的克大笑道你是同

你是同黨

三〇

○莫愁湖採蓮歌  
曉來妝髻學時新，試與盧家比翠纏。  
郎道不如畫裏好，可知儂比畫中真。  
蓮花不耐秋風涼，美人一去青塲荒羸。  
得湖名千古，艷蓮花還讓美人香。  
與郎一掬湖水涼，與郎一握蓮花香。  
只願儂生顏色好，嫁郎不願中山王。  
白蓮都放並頭花，愁煞秋來雨似麻。  
玳瑁梁空雙燕去，只今枯柳亂啼鴉。

○巧對 篴懷  
囊有師徒五六人同作吳門遊。晚間坐一室，師以「蘇空頭」三字命諸生對。並云：誰能對者賞盛筵。一席諸生苦思不就，請師自對。師亦無以應。適友人過訪，友係孝廉，乃以對請孝廉略一思索，對以「沙捲背」三字。蓋「蘇空頭」諷蘇人好虛名而不務實際之謂也。「沙捲背」係罵北方人曲辯子之代名。一詞也，俱是俗諺堪稱巧對。遂設筵款孝廉。

## □盜大記

周毅夫

廣西省商業最發達的地方第一就算梧州。因為梧州這個地位置在全省的中心。上接桂林下臨南寧東通廣州北靠欽廉交通便利人烟稠密但是廣西多山盜賊匪徒極容易躲藏所以非但旱路時有搶掠就是西江一帶來往的輪船也免不了有被劫的。

話說前清末年廣西巡警道正是現在赫赫有名專做和事老的王上將軍他手下最得意的警察長就是上回『車站中的銀箱』中所說的那位大偵探家劉景僑原來在這個時候劉景僑不過十九歲光景雖然是初出茅廬辦事却異常精明總比別人不同所

以王上將軍佩服他到極點遇有疑難的事都要和他商量

有一天早晨梧州城外鎮龍橋附近地方忽然圍起了一大堆的人街上站崗的巡警忙走近前去一瞧原來是兩個人在那裏打架。巡警詢問他們打架的緣由一個說是我有一匹狗被他偷去所以現在要他賠償一個說我並未偷他的狗他全是一片誣賴的話巡警勸解一番他們二人只得走開旁邊看

熱鬧的人也隨着散去不料他們二人一面走一面口角不到數十步遠又揪住打起來。巡警急急趕過去調停他們全都不睬巡警無法只得將他們帶到分局裏來那位分巡警一見這件偷狗的小事也無非申飭他們二人幾句話叫他們各自回去不准再鬧誰知等到他們一出局門又照樣用武力來解決。那件偷狗的大問題這位分巡看見他們如此刁蠻實在約束不住若是敷衍下去恐

怕。要。弄。出。人。命。案。來。於。是。就。立。刻。叫。幾。名。警。  
察。將。他。們。二。人。解。到。總。局。聽。候。發。落。

警察。長。劉。景。僑。正。在。總。局。辦。公。室。裏。辦。事。聽。  
得。巡。警。報。告。他。們。二。人。屢。次。鬥。毆。不。服。阻。止。  
的。情。形。就。立。刻。叫。將。他。們。二。人。帶。進。來。訊。問。  
原。來。這。原。告。是。姓。董。名。叫。天。彪。廣。東。欽。州。縣。  
人。那。被。告。姓。李。名。占。魁。容。縣。人。劉。景。僑。一。見。  
他。們。二。人。都。是。標。形。大。漢。滿。臉。橫。肉。兇。惡。非。  
常。就。特。別。注。意。首。先。婉。勸。他。們。二。人。安。分。守。

已。不。要。再。因。爲。這。件。小。事。又。起。衝。突。後。來。又。  
正。色。申。飭。道。你。們。二。人。若。果。再。是。這。樣。無。理。  
取。鬧。我。就。要。按。照。擾。亂。治。安。的。罪。名。嚴。重。辦。  
理。但。是。董。天。彪。一。定。不。依。非。要。李。占。魁。賠。狗。  
不。可。那。李。占。魁。又。死。不。肯。應。爭。執。了。半。天。還。  
是。無。法。解。決。於。是。劉。景。僑。就。叫。巡。警。將。董。李。  
二。人。暫。時。帶。下。去。隔。了。一。點。多。鐘。的。光。景。劉。  
景。僑。先。將。董。天。彪。叫。進。辦。公。室。詳。細。盤。詰。他。  
的。職。業。來。歷。董。天。彪。答。道。我。從。前。是。在。龍。州。

某營裏充當什長後來因事請假退伍帶了家小經過南寧來到此處暫住幾個月將來還打算回廉州去的劉景僑又問道你與李占魁如何認識董天彪說道是在路上遇着的因為見他窮得可憐所以帶他來到此地擬代他謀一點小買賣做着誰料這李占魁太沒良心恩將仇報竟將我心愛的狗偷去俗語說的未謀家財先害狗所以現在非同他拚命不可劉景僑又接着問道你的家眷

於今住在什麼地方呢董天彪怔了一怔勉強答道現住在城外北校場旁邊劉景僑又說道現在南寧一帶盜匪極多你帶了家眷同行獨不慮搶劫麼董天彪急答道我無錢。財何必害怕劉景僑說你起先不是說怕李占魁要謀你的財麼我現在倒要問你你說李占魁偷狗究竟有何憑據你那匹狗是何形狀是洋狗呢還是土狗說到此處聲色俱厲董天彪一聽這些話面上就現出張皇的

樣子來忙答道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洋狗土狗小的那匹狗是黑的接着就伏在地下。印頭說道大人恩典小的現在情願和解不再追究了劉景僑大怒道現在你要罷休我却不能非代你辦個水落石出不成說完之後遂命巡警將他帶下去看管接着又喚李占魁進來照樣的盤問李占魁答道我一向在南寧賣糖爲業其後遇着董天彪談得投機就隨他一同來到梧州並未偷過他的狗。

董天彪這個人一向都是不大安分極好鬪毆所以屢次找我打架劉景僑又問他道董天彪那匹狗是什麼顏色的李占魁支吾了許久答道大概是黃的劉景僑不再多問將他也看管起來

劉景僑訊問完了隨卽換了一件極舊的衣裳匆匆走出局外到了傍晚的時候他纔回來就找着那曹馬兩位分巡說道你們二人觀察今天發生的這件盜犬案應當怎樣辦

法呢。曹分巡說道：這無非董天彪因為失了一匹心愛的狗，李占魁平日與他接近，所以疑在他身上。但是沒有甚麼證據。李占魁又不承認這件事。一時實不易查明。我想他們二人押了一兩天，必然自己後悔，不願再鬧了。劉景僑說道：我的意見却不在此，恐怕他們並不是因為一隻狗的小事，內中還不定有無窮的黑幕呢。你們不知道江湖黑話所謂狗者，即是槍嗎？所以我一經詢畢，就立

刻到他住的地方附近去偵探，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行蹤極其可疑，並且家裏來往的人多半是九流三教之徒，所以現在急急回來，等到夜半，我們三人帶幾名巡警，改穿便衣，預備手槍，前去董天彪的家內檢查一回。便若得確實證據，那就好辦了，但是千萬要秘密，若果風聲洩漏，他們有了準備，那就難於下手了。曹馬兩分巡聽罷，莫名其妙，又不便往下追問，只得唯唯而退到了十一點鐘左

右劉景僑帶了一班巡警直奔董天彪的住宅而來。將四周包圍嚴密。自己同着曹馬兩分巡過去。叩門停了幾分鐘裏面出來一個很黃瘦的童子。向他們問道：先生是來找誰的？劉景僑說是來見董天彪有件要事與他商量的。童子答道：董天彪今早出門至今尙未回家。劉景僑說他的妻子呢？童子說他生了小孩。不過幾天現在還不能出房門呢！劉景僑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姑且進來坐一會。

等董天彪回來再談說着就同曹馬二人一直走入宅內到那中間的堂屋坐下。瞧東邊房中果然有個婦人坐在床上。那個黃瘦的童子在這個時候還真以爲是找董天彪的。於是拿了茶壺出去沖茶。劉景僑乘着這個機會就將桌子的抽屜打開搜尋。忽見一個精悍的童子來將劉景僑手中的書奪

卷之二

六

去就逃。劉景僑等三個人隨後趕出來。那童子已將小書投入廚房竈內。幸而曹分巡眼快。急往火中取出計燒去的。不過幾頁。那童子一見風頭不好。回身就逃。劉景僑追出來。早已不見了。只得先將那黃瘦的童子捉着。原來房子後面就是山林。那童子早已由後門走出。潛往山中。巡警找了半夜。等到天明。纔在一個空棺材裏擒獲。

間黃瘦的童子說道姓李名阿福是天彪的  
義子那精悍的童子說他是姓張名五四董  
天彪平日所做的事他們都說不知道任由  
劉景僑威嚇勸誘仍舊不供一句後來又將  
董天彪李占魁二人分別審問供詞亦是狡  
猾不得要領曹分巡見了這種情形心中異  
常着急就對劉景僑說道我們現已搜出他  
們黨內隱語冊子就可以證明他們的罪狀  
若不用刑他們決不肯好好的供出似這般

遷延不決。恐怕他們的黨匪都要聞風逃遁了。劉景僑答道極是極是。不過我們做事若將案內的證據調查確實毫無疑義之後。他仍不照直供認。那時再用刑訊不遲。因爲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一小冊子就作爲犯罪的憑據。似乎未免太武斷了。說罷之後忽然吩咐一個茶役預備兩套烟具。劉景僑他一向極厭惡鴉片的。今日陡然要烟具局內的人。皆詫異之極。到了晚上。劉景僑在住室中。

躺在牀上。叫茶役擺上一付烟具。慢慢的替他燒烟。約有一點多鐘的工夫。鴉片臭味充溝一屋。劉景僑吩咐巡警將李阿福帶進房來。這李阿福的精神本來委靡不振。及至一聞烟味。愈加難受。原來他的年紀雖小。烟癮却大。這個劣點早被劉景僑看穿了。在這時。候劉景僑見他進來。也不問他的話。任他站着。流涎三尺。恨不得跑到牀上去搶一口烟。吸隔了一會。劉景僑看見時機業已成熟。方

和顏悅色的向着李阿福說道。你若肯將董天彪的劣跡完全供出來。不但立刻有烟抽。並且賞你些錢財。否則就要用嚴刑來拷問了。李阿福到了此時那堅忍心早已抵抗不住。烟癮只得答應。劉景僑就叫巡警在地下鋪了一張蓆子。將預備的烟具放着讓他儘量的吸去。

李阿福戰聲說道。董天彪就是我們黨裏的首領。又可以說是難民幫中的頭腦。因為他

無惡不作。又利害又殘忍。我們黨中男婦老幼一共有五十餘人。然而沒有一個不服從。不害怕他的。除他之外第二位首領就推軍師蔣龍標了。他年紀已上半百。足智多謀。凡黨中舉動全由他一人指揮。他有個極好認的特別符號。就是他的左手的手指完全沒有了。聽說是十餘年前因為拒捕被官兵炸去的呢。他們以前的事我不大明白。因為我叔父李占魁從前是在南寧做賣糖的生意。

到了去年才投入董天彪縣內。天彪見我很是喜歡，所以認為義子。我們自從南寧來到此地，業已走了八九個月，所有經過的地方，劫搶盜竊實在不計其數。就是去年西江河內，天泰亨明兩隻輪船的搶案，聽說也是他們幹的。不過我未曾眼見罷了。大凡我們要到某處去，就預先派幾個得力的人去偵探。那裏官廳的情形，人民的貧富，將那些富戶、殷商所有人口職業街道打聽明白回來報。

告董蔣二人由他們設計去幹，一面就用機械出境緝捕匪徒的護照交給有槍的黨人。先行然後我們一班人改裝做難民混過去。到了那裏要是官兵不中用的就由那些軍隊的黨人去明火打劫。若是防營或團練辦得嚴的，我們充着難民逃荒的牌子前去，強打惡要俗語說不能與難民一滴水若是給了，就能使財物不翼而飛。其實難民並無這個手段。不過乘機盜竊即使被人查出，因見

盜大記

一三

是難民也不會十分嚴辦的。阿福說到此處劉景僑問道現在蔣龍標同那班黨人住在何處呢？阿福答道蔣軍師同二十幾個重要的人是住在對河三角嘴某廟裏，其餘還有十幾個婦孺就住在東門外某號。劉景僑聽完了立刻告訴曹馬兩位分巡分頭去捉又向阿福接着問道據你說起來你們假充難民和携械出境都有護照憑據究竟是由那裏得來的？阿福說全是我們那位軍師一手。

包辦的你不見街上所貼告示上的印往往不見麼？不知道的總以爲是鄉下人剪去辟邪實在就是軍師叫我們去偷來做樣子。因爲假製一顆印異常困難，非有幾張樣子對照不成。劉景僑又故意問道既然做起許多的印放在那裏呢？阿福說軍師做法妙極了。他得了黨人盜來的印之後就在一張油紙上用卑麻油稀硫酸同銀硃調和將應用的印照樣畫下來然後再將這張油紙鋪在假。

造的護照上拿一個極細的篩子盛着銀硃慢慢的洒下去。至於濃暗深淺均照原印配合。最後將一個很重的沙袋向紙上一拍。那顆印自然現在護照上與原樣無二了。劉景僑又問道你的叔父現在何處呢？阿福說道他前天早晨因為董天彪說他偷槍二人口角起來。晚間都未回家。實在不知道他們上那裏去了。

阿福供完之後。曹馬兩分巡已將各處匪黨捕獲並搜出許多軍火賊物。劉景僑即刻升堂。將董天彪李占魁提來審問。董天彪一見人證俱齊。知道無可抵賴。於是慷慨說道我做三合會黨魁。橫行十幾年。不料今天敗於李占魁。叔姪之手。自從他們叔姪投夥已有。一年我待他們不薄。不料狼子野心。李占魁既然盜我的手槍。阿福又洩漏黨中秘密。我死爲厲鬼必報此仇。接着嘆了幾聲。將他歷年來犯案的成績完全供出。並說這次來梧

州立意是想搶九坊街機家大商號。然而警察巡邏太嚴密。一時無從下手。誰知機會未得。內訌已生。前天因為逼着李占魁還鎗氣憤相毆。竟至於此。雖是天意。但非警察長如此精細。也不容易察覺。劉景僑見他供詞與阿福所說無甚出入。於是又將李蔣諸人逐一訊問。都直供不諱。逐一稟明巡警道。一面將一千人犯移交梧州府去。按法辦理。晚間劉景僑對着曹馬兩分巡說道。這次總算

經驗。然而設使董李二人不發生那偷槍的問題。我們也無從知道。那就說不定梧州市面上要發生甚麼危險。下次我們對於警務還要特別注意。纔是呢。

○晚登廬山

揮手東南此暫留乾坤風物眼中收。  
清天明月沉杯底臨水人家在樹頭萬壑貼  
盡蒼茫意千古還期汗漫遊。

## ■ 箱中女屍(上)

張碧梧

這天正是六月六日天氣十分炎熱太陽雖剛從地平線下慢慢升上來但那一股熱氣却先已送到大地上面蒸得人人汗流如雨不住價的嚷熱這時私家偵探宋悟奇已經起身正在住宅後面花圃中散步忽見他的書記吳燦之急急走來手裏拿着一張新聞外或是遇着驚嚇的事神情都得慌張你怎

紙見了悟奇就高聲喊道宋先生我見你不  
在書房裏就料定你在這裏散步果然一尋便着悟奇微笑道你能這樣料事如神很可能去充當偵探了你這等慌張可是有甚麼奇事告訴我麼燦之楞了一楞道凡人遭了意外或是遇着驚嚇的事神情都得慌張你怎

能料定我祇有奇事告訴你呢。悟奇又笑了。一笑道你這話問得毫無理由。因爲意外和驚嚇的事都可用奇事兩個字代表的呀。燦之點頭不響。悟奇又道我並料定你必是在辦事室裏看報。見報上登有一段新聞。這新聞必是一樁奇異的案件。所以你見了不免慌張。又想到我平日最喜歡看這些新聞。你就拿着這張報尋到這裏來了。燦之我猜得對是不對燦之連連點頭稱是。又道我真佩。

服。你怎能猜得這樣準確。如同親眼看見的一般。如今這張報上登的一段新聞委實奇怪。你不妨再來猜。猜說着就將這張報紙遞給悟奇。並將這段新聞指給他看。悟奇接到手裏見這段新聞的標題是八個頭號大字。祇寥寥數語。就高聲讀道。

昨日傍晚據南鄉二五圖地保投縣報稱該圖水浜路旁遺有大木箱一隻。鄉人啓。

視。乃。一。女。屍。身。受。刀。傷。數。處。血。肉。模。糊。形。  
狀。甚。慘。想。係。被。人。謀。殺。而。死。者。云。云。縣。署。  
得。報。定。于。今。日。午。刻。由。縣。長。偕。同。檢。驗。吏。  
前。往。檢。驗。餘。情。容。續。報。

悟奇讀完這段新聞，一聲不響，祇瞪起眼睛，抬頭望着天燦之曉。得他是想甚麼也不敢多說話，擾亂他的思緒。二人靜默了一會，悟奇方纔開口道：我想這案並不十分希奇，不過是件平常的暗殺案罷了。燦之道：但是婦

女。人家。何。致。有。這。般。大。的。仇。人。值。得。將。他。慘。  
殺。而。死。呢。悟。奇。正。容。說。道。你。不。能。這。般。說。婦。  
女。們。喜。歡。裝。飾。珠。圍。翠。繞。寶。光。四。射。常。能。惹。  
動。奸。人。謀。財。害。命。的。惡。念。還。有。些。婦。女。不。守。  
婦。道。勾。引。遊。蜂。浪。蝶。這。當。中。往。往。也。能。伏。着。  
殺。機。誰。說。婦。人。們。不。致。遭。人。暗。殺。呢。燦。之。道。  
照。你。這。樣。說。來。這。件。命。案。不。是。謀。財。害。命。定。  
是。因。姦。妬。殺。了。悟。奇。搖。頭。道。我。說。的。祇。是。最。  
普。通。的。原。因。也。許。有。別。種。內。情。這。段。新。聞。記。

得。太。簡。略。不。足。供。我。研。究。加。以。判。斷。燦。之。道。

你。如。果。高。興。停。一。會。兒。不。妨。到。二。五。圖。去。一。

過。看。看。實。在。情。形。倘。覺。案。情。離。奇。你。儘。可。探。

拿。凶。手。你。生。性。好。奇。大。可。藉。此。消。遣。將。來。水。

落。石。出。你。私。家。偵。探。的。大。名。更。可。轟。動。一。時。

了。燦。之。這。一。番。話。句。句。打。入。悟。奇。的。心。坎。他。

就。笑。嘻。嘻。的。道。這。話。很。是。我。們。早。些。吃。中。飯。

一。同。去。看。一。番。便。了。

悟。奇。和。燦。之。吃。過。中。飯。急。忙。動。身。僱。一。部。

偵。探。也。曾。久。聞。他。的。大。名。便。立。即。答。應。悟。奇。

許。他。和。燦。之。到。棚。裏。面。這。警。察。見。他。是。私。家。

偵。探。那。裏。見。水。浜。路。旁。已。搭。起。一。座。蘆。蓆。棚。四。周。

圍。着。許。多。人。不。僅。是。鄉。下。農。夫。有。好。多。衣。冠。

楚。楚。的。人。也。擠。在。當。中。想。必。是。從。城。裏。趕。來。

看。熱。鬧。的。這。時。縣。長。和。檢。驗。吏。都。尚。未。到。祇。

有。幾。個。警。察。把。守。蘆。蓆。棚。不。許。閒。人。走。進。去。

悟。奇。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一。個。警。察。要。求。准。

和燉之就走進蘆席棚見席棚裏安設着一座公案自然是預備給縣長坐的了離開這公案約摸有幾尺遠那裏有隻大木箱悟奇即便走到木箱前面見這木箱略成正方形每邊約有三尺多闊高約四尺左右木板很粗糙一面印有幾個黑色阿刺伯的數目字是『一三九八』在這數目字的起頭處還有Z.O兩個英國字一面又有幾行英國字譯成中國文是『福祿牌香烟倫敦美味烟

廠製造』木箱裏面套着一層白鐵皮但已凸凹不平上面沾染了許多血迹悟奇回頭向燉之道這正是一隻裝香煙的木箱也就裝這女屍的木箱了燉之點點頭悟奇又是裝這女屍的木箱了燉之點點頭悟奇又見木箱旁邊有一個女屍躺在一塊長木板上這女屍約有二十多歲雖是蹙額攢眉表明他死時十分痛苦但看他的面架和五官的位置可以斷定他生前必有幾分姿色烏黑的頭髮亂如野草散披在腦後嘴角間露

出一些木棉身穿空花紗衫內襯白麻紗小背心衣袋中空無一物褲子是藍色闊條子紡綢月白色絲襪尖口灑花綢鞋祇贊一隻看她這身衣服分明是中等或是上等人左腰受有刀傷兩處喉間也刺了一刀傷痕雖不長闊却都很深這三處都是致命傷兩條大腿上也被刺成幾個窟窿手腕和足腕間都有用繩捆的痕迹悟奇再驗他的兩手皮膚細白手指細長左手中指上有常戴戒指。

的凹痕悟奇正驗到這裏忽聽棚外一陣喧嘩原來是縣長已到警察趕散閒人悟奇連忙拉着燦之說道我們且避開去莫見他們的面看他們檢驗的結果怎樣二人當即擠到人叢中見縣長和檢驗吏慢慢走進蘆蓆棚後面還跟着幾名差役縣長就公案坐下先由檢驗吏驗屍所報告的和悟奇方纔所見一般無二當有書役填齊屍格縣長這纔傳上地保命他陳述發現這木箱時的情形

地保道。昨天午後我正在家中忽有一個鄉下人名叫阿六的慌慌張張的跑來說是水浜路旁有一隻大木箱裏面裝着一個女屍喊我趕快去看我立刻隨他前去見箱中果是女屍我想人命關天事情重大就趕到縣署報案縣長道這阿六現在那裏你去傳他前來地保答應退下阿六這時本站在棚外地保就將他引到公案前縣長先問明他的名字又問他怎樣看見這隻木箱怎能曉得

箱內藏的是女屍阿六道昨天我吃過中飯從家裏出來預備到鎮上去買些零碎東西走過這水浜路一眼見路旁有隻大木箱我想這木箱從那裏來的呢走近前看時見箱蓋上旣無有鎖且未關好露着一條闊縫我先從這條縫向裏看見裝滿大半箱的物件却辨不清是甚麼再將箱蓋略爲搬開這纔看清裏面是個女屍我這一嚇非同小可急忙奔到地保家告訴了他他就和我一同來

到這裏他並揭開箱蓋看了一會說是要到縣衙門去報告就叫他的夥計在此看守他就一逕去了我也就回家縣長道你不是說要到鎮上去買物件麼怎麼又回家去了呢阿六道我見了這女屍已嚇得魂靈出竅不願意到鎮上去了縣長道你看見這木箱時近處可有什麼人阿六道如果有人我何致於嚇到那樣近處連人影也沒有呀縣長揮手命他退下又命差役問這些看熱鬧的人

當中可有人認識這個女屍差役問了幾聲無人答應縣長就吩咐暫爲棺殮容再研究案情緝拿凶手縣長分付畢帶着檢驗吏和差役回衙門去了看熱鬧的人也陸續散去悟奇和燦之仍舊坐汽車回來悟奇坐在車裏一聲不響燦之也默默無言及至到了家中二人對坐在辦事室裏悟奇這纔向燦之道說道方纔縣長和地保還有向阿六問答的話你都聽清楚麼燦之道雖然聽得清楚但

和案情無關。悟奇道是呀。但我驗明屍身的傷痕和那隻木箱敢說這案必非謀財害命。燙之搶着說道難道你未曾看見那女子手指上戒指的凹痕麼既非謀財害命這戒指往那裏去了呢再看那女子的衣服自然是上中等人何致衣袋裏分文無有這必是被賊人搜去的。悟奇道這兩層雖可作爲謀財害命的證據但我以爲不是謀財害命的理由比較的更爲充分因爲若果是謀財害

人至多將他一刀殺死搶去他的貴重物件聽隨屍身躺在地上何必連戳幾刀再將屍身裝入木箱呢而且他的手腕和足腕上都有繩捆的傷痕口角裏更有木棉于此可見他被害時必是被人捆了手脚嘴裏塞着木棉防他喊救賊人若志在謀財豈肯費這許多手續呢還有一層這女子自然是城裏人移屍凡此種種都足證明這案不是謀財害

命燦之聽他這番話覺得有理連連點頭稱是又道既非謀財害命想必是因姦妬殺了悟奇頓了一頓慢吞吞的道或者如此也未可知但案情既未明白又怎能臆斷呢

他們二人正談到這裏看門人忽然走進來遞上一張名片說有位少年客人要會主人悟奇接過名片看了一眼又傳給燦之道你認識這人麼燦之見名片上印着三個倣宋體字『周孝肅』就道我不認識他他來會

你不知有甚事悟奇向看門人道你請他進來便了看門人答應退下一會工夫就走進一個少年人悟奇看他約有二十五六歲相貌很漂亮衣履也很講究祇是臉色灰敗眼光呆滯眉宇之間含滿着悲傷恐怖的神氣他走進這辦事室將悟奇和燦之打量了一下子發出艱澀沈悶的聲音問道那一位是宋悟奇先生這時悟奇已站起身就向他點點頭道在下便是宋悟奇又指着燦之道這

位。是。我的。至。友。吳。燦。之。先。生。閣。下。就。是。周。孝。  
肅。先。生。麼。孝。肅。一。面。答。應。一。面。和。他。二。人。握。  
手。悟。奇。並。請。他。坐。下。說。道。你。笑。如。其。來。我。又。  
見。你。愁。容。滿。面。想。你。心。中。定。有。一。件。艱。難。大。  
事。預。備。委。我。辦。理。倘。果。如。此。就。請。你。免。去。客。  
套。話。將。這。大。事。直。截。告。訴。給。我。孝。肅。道。果然。  
被。你。猜。着。了。這。件。意。外。的。大。禍。憑。空。飛。來。真。  
叫。我。不。明。白。當。中。的。道。理。又。叫。我。萬。分。害。怕。  
宋。先。生。呀。今。天。的。報。紙。你。自。必。已。經。看。過。水。

浜。路。發。現。女。屍。的。那。段。新。聞。你。可。曾。注。意。着。  
麼。悟。奇。聽。他。這。幾。句。話。知。道。這。人。和。那。案。件。  
必。有。密。切。關。係。斗。覺。興。致。勃。勃。道。我。很。注。意。  
這。段。新。聞。並。曾。到。水。浜。路。去。親。眼。看。見。縣。長。  
檢。驗。孝。肅。忽。作。悲。聲。道。這。麼。就。再。好。沒。有。了。  
宋。先。生。呀。你。看。那。女。子。不。是。死。得。很。可。慘。麼。  
但。不。知。你。對。于。這。案。可。有。甚。麼。意。見。悟。奇。道。  
我。尚。未。偵。查。案。情。不。便。就。發。表。意。見。不。知。你。  
和。那。女。子。有。甚。麼。瓜。葛。孝。肅。索。性。流。下。眼。淚。

道。怎。麼。說。祇。有。瓜。葛。委。實。有。身。體。上。的。關。係。  
原。來。那。女。子。正。是。我。的。妻。子。呀。我。見。他。被。人。  
殺。死。傷。心。已。極。心。想。務。必。提。住。凶。手。替。他。報。  
仇。我。久。經。曉。得。你。是。偵。探。大。家。所。以。特。來。拜。  
託。你。若。可。憐。我。妻。子。死。得。太。慘。允。許。我。的。  
請。求。將。來。捉。住。凶。手。我。定。當。重。重。酬。報。悟。奇。

好。奇。心。本。已。大。動。又。聽。孝。肅。說。得。可。憐。就。一。  
口。應。承。道。我。定。當。竭。力。偵。查。或。能。將。凶。手。拿。  
獲。至。于。酬。報。這。層。我。向。不。計。較。你。也。莫。放。在。  
孝。肅。嘆。口。氣。道。去。年。七。月。裏。方。纔。結。婚。剛。滿。  
一。年。他。就。慘。死。我。怎。能。不。分。外。傷。心。呢。悟。奇。  
道。你。們。是。自。由。戀。愛。還。是。憑。着。父。母。之。命。結。

成。這頭親事的呢。孝肅道。他和我的父母都是守舊派。所以我們結婚完全是舊式。將結婚時。我祇見過他一次。悟奇道。婚禮雖是舊式。但我料想你們夫婦的愛情必是十分濃厚的。孝肅道。正是。他容貌在中人以上。也曾讀過幾年書。粗通文墨。最難得的。莫過于性情和平。對我固然是心平氣和。事事都能原諒。曲從寧可。他自家受些委屈。就是和僕人們也從未疾聲厲色罵過。他們幾句。因此我

常想要着這樣的妻子。真是我的福分。萬不料如今竟然被人殺死。我的心真個粉碎了。我倘能捉住凶手。必然將他碎屍萬段。呢悟奇道。你家中還有甚麼人。可是和父母同住。孝肅道。我結婚之後。就和父母分住這小家庭中。祇有我們夫婦二人。還有一個娘姨。和一個大姐。悟奇道。平日裏他可常常出來。頑耍。孝肅道。出來頑耍。真是很難得的事。我日間在洋行裏做事。他都坐在家裏。有時出來。

也祇是同他母家晚間却常同我出來散散步偶而也逛逛遊戲場或是去看戲總之這種公共娛樂的場所他獨自兒未曾去過一次悟奇頓住不響抬起眼光呆望着天花板似乎心口商量甚麼事一會將眼光移到孝肅的臉上道我有一句失禮的話問你你聽了切莫動氣因爲我要研究案情不得不問這句話孝肅道你爲着我的事我怎有動氣的道理你問甚麼話呢悟奇道薇貞女士嫁

你的時候已是二十三歲他在母家時品行可好孝肅接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雖是少年人思想却有些腐舊生平很崇信婦女貞操問題常說婦女若要見重于人首貴守身如玉所以當我和薇貞定親時曾詳細調查他的品行確是毫無瑕疪及至結婚以後再看他的行爲並聽他的言論委實能相信他是個清白純潔的婦女悟奇道我本也料他如此不過事實上不能不問一聲罷了

如今。我。又。要。問。你。別。的。話。了。他。是。在。家。裏。被。  
人。暗。殺。死。移。屍。到。水。浜。路。還。是。他。會。獨。自。出。  
來。以。致。遭。了。毒。手。呢。孝。肅。道。家。中。並。無。凶。手。  
的。蹤。跡。他。也。不。是。獨。自。出。來。的。原。來。前。天。下。  
午。五。點。鐘。我。從。行。裏。回。家。叫。他。一。同。出。來。買。

了。兩。件。衣。料。本。想。再。一。同。回。去。不。料。走。到。半。  
路。上。我。忽。然。想。起。曾。約。着。一。個。朋。友。有。要。緊。  
事。相。商。當。下。我。就。叫。他。先。回。去。我。便。尋。朋。友。  
就。叫。娘。娘。到。他。母。家。去。探。問。回。說。並。未。曾。來。  
那。麼。他。往。那。裏。去。了。呢。我。整。整。急。了。一。夜。昨。

天行裏也未曾去祇管向各處打聽他的消息。又怕他在路上被車子撞壞。連警察局也去問過兩次都得不着他的所在。我急得簡直要發狂。今早看報見水浜路發現木箱中的女屍。起初我原未介意。後來不知怎樣忽然有些疑慮。就趕到水浜路。聽說縣長已經經驗過屍去了。果見許多人紛紛散去。我走到那蘆蓆棚外邊一眼看見那躺在木板上的女屍。已是渾身麻木。連呼吸幾乎也閉塞。

了可憐那個女屍正是我的妻子。我再見他身受好幾處刀傷。血肉模糊。更是心碎腸斷。哭不出聲。險些兒暈倒在地。但我連忙定了定神。奔到縣署認領。屍身自行棺殮。又想我妻子爲何被人殺死。這個惡賊務必趕快捉住。替我妻子報仇。纔是深恐耽擱時刻。被他逃走。所以立刻趕到這裏。宋先生呀。你本領高強千萬。請你探出這凶手是誰。和他的所在。將他捉拿送官依法治罪。不但我感激你。

我妻子死在地下也得謝謝你呢。悟奇貫住全神聽他說完這一番話就問道：前天你在那條路上和你妻子分路的？孝肅道是在宜昌路。悟奇道：你可曾見有甚麼人時常跟隨着你們麼？孝肅道：我未曾留心。悟奇道：你妻子離開你後，你見他步行還是上了車子呢？孝肅道：我見他步行去的。但我以為他走過宜昌路必須僱車子，因為那裏距離我家還有好遠呢。悟奇道：我還未曾問你你家住在

那裏。孝肅道：住在東京路三號。悟奇想了一想道：大概情形我已明白，既承你委託，我定竭力去辦。一有好消息便來告訴你好了。孝肅道：那麼就一切拜託了。我沒有工夫多坐。還得趕去收殮。我妻子呢？悟奇道：恕我不來。薦香行禮了。孝肅連說不敢，就要告辭。悟奇又問他道：前天你們出來買物時，你夫人身邊共帶着多少錢？孝肅道：他祇帶了五十元鈔票，買了兩件衣料，贖下十元左右。悟奇道：

你夫人手上戴的戒指鑲寶的還是鑲鑽的。孝肅道是個鑽石戒指是他賠嫁來的。但鑽石不大。大約祇值二三百元。悟奇點頭道是咧。你有要事請自便罷。我竭力替你辦好了。孝肅就稱謝而去。

孝肅去後。悟奇便對燦之道。那木箱中的女屍。我正苦不知是誰。難得他丈夫來了。說出這許多情節。和我們探案不無有多少利益。但是照孝肅這般說法。他妻子身邊祇有十

塊錢。和兩件衣料。戒指雖是鑲鑽的。却也祇值二三百元。那麼更足證明凶手將他殺死。決非是謀財了因姦姑殺麼。孝肅又說他嫁前和嫁後都能謹守婦道。且不常單獨出門。怎會有曖昧的情事呢。既然不是這兩種原因。真原因究是甚麼呢。更有一個疑問。孝肅家住在東京路。他們夫婦是在宜昌路分開。從宜昌路到東京路經過的都是熟鬧大街。薇貞無論是步行或是坐車子。怎能上了凶。

手的暗算被他騙到別處去遭這毒手呢。燦之道。你以爲凶手先將薇貞騙到冷落所在。方纔殺死他的。麼悟奇道。這個自然熱鬧街上行人很多。凶手若在那裏殺死薇貞。萬萬能不遮過衆人的耳目。更不能悄悄的將屍身搬去。燦之點頭稱是。又道。大概的案情如今已能明白。你預備怎樣動手。偵查真凶和緝拿凶手呢。悟奇不答。一會纔道。今早我初見報上。這段新聞。以爲祇是件尋常的暗殺。

案及至親眼看見屍身。方覺這案有些蹊蹺。如今再聽了孝肅這番話。更覺當中必有奇情。不能當做尋常的暗殺案呢。因此我應該怎樣動手。一時竟沒有主意。又隨口問道。你可有甚麼高見嗎。燦之笑道。你莫取笑我了。你尙想不出主意。況乎我呢。悟奇忽道。倫敦美味烟。廠福祿牌香烟。此地是誰家洋行。經理。你可曉得麼。燦之想了一想。道。哦。是了。這香烟是亨達洋行獨家經理。悟奇道。亨達洋

行不是在西園路轉角麼燦之點頭道是悟奇自言自語道此刻已過了五點鐘享達洋洋必已收市且等明天再去罷又向燦之道可可居菜館正是今天開幕我們也去湊個熱鬧吃頓晚飯去罷二人洗了臉就去了

(未完)

他生願修爲香閨繡被  
雜誌報章但羅集名流將來或有小說  
革命文仲

奢小子玉前晶補飾品者會見貴人家以翡翠白玉翎管民國初元清時制物無所用有改爲裝侈帽改炭豫朝珠蒙包車墊及作老式枕頂珊瑚管上綴精塗五色鏤爲昆蟲石黃精念珊瑚管有巧拙大珊瑚子大帥張少軒則於民哀鳴得意噫同則一

## ■ 電車中之偵探術

徐卓呆

我喜歡乘電車。更喜歡乘三等電車。因為在三等電車中可以接近許多在別處不容易接近的各種社會之人大。可以供我觀察社會研究人生的材料。此刻把我平日乘電車時觀察種種乘客的言語舉動態度而推測各人特姓之。

法選幾種最靈驗的錄之於左以博讀者一笑。倘蒙不棄願將此術應用鄙人極肯奉讓決不敢要把發明權獨自專利。

一上電車就摸出銅圓來的是每天乘電車的長客人

龍銅圓旗銅圓分藏兩個衣袋伸手一摸個個是龍銅圓一個旗銅圓也不會雜在其

一。惶。此。人。不。做。聲。便。是。電。車。中。的。老。門。檻。  
若。是。向。賣。票。人。問。長。問。短。一。定。是。難。得。乘。

電車的或是個不識相朋友。

手提包裹刻刻問「大馬路阿到拉」的是火車上下來的客人。

哎喲我個洋錢摸脫哉這多數是赴揚樹浦或沈家灣的阿木林否則是火車上下來

的陌生朋友

旗銅圓不肯換硬說可以用此人大約是十六鋪或高昌廟來的并且不很在租界中

乘電車

旗銅圓無論如何不肯換此人大概懷中沒有銅圓了

見人家換不出龍銅圓願意換給他的此人懷中至少還有足夠贖回去時電車票之

龍銅圓

從頭等一面上車穿過頭等鑽入三等中的這大半是來不及由三等一面上車的小腳婦女

上午十點鐘左右六路電車開到老鞭子路上吳淞路一帶有擎着大籃上車的婦女這大多數是日本人

立在電車門口看見查票人在馬路上就關照賣票人說「測老」來了此人是個熱心人

右腿擋在左腿上斜着身子眼看窗外去

三個人位子的必定是貪小便宜的人買票只買二分完了再買完了再買東看西

看。空。的。地。方。不。坐。歡。喜。擠。在。人。多。處。的。就。  
是。扒。手。

停。一。處。必。定。立。起。來。看。看。窗。外。或。是。常。常。問。  
人。這。是。什。麼。地。方。的。此。乃。性。急。人。

在。東。新。橋。到。海。甯。路。祇。付。兩。個。銅。圓。的。此。人。  
至。少。有。兩。個。月。不。在。這。一。段。乘。電。車。了。  
自。己。坐。着。怕。立。在。面。前。的。人。喫。香。煙。的。此。人。  
必。定。身。穿。新。衣。或。是。小。心。人。或。是。做。人。家。  
朋。友。

自。己。立。着。怕。坐。在。旁。邊。的。人。喫。香。煙。的。此。人。  
必。有。咳。嗽。毛。病。

年。輕。滑。頭。在。頭。等。車。內。坐。立。不。定。或。與。同。伴。  
高。聲。談。笑。或。口。操。英。語。此。時。頭。等。車。內。定。

有。漂。亮。女。子。

一。上。電。車。不。管。坐。位。空。不。空。強。坐。在。二。人。之。  
間。的。此。人。坐。着。實。後。決。計。不。肯。罷。休。一。定。  
還。要。將。身。體。向。左。右。擴。充。地。位。此。時。左。右。  
二。人。中。如。有。人。被。他。坐。痛。大。腿。肉。的。必。定。

是大塊頭

查票人逐一檢票三等車內如有查票人不看。他票子的大半是洋裝朋友。

二三人。在。電。車。內。搶。購。票。的。並。非。假。客。氣。實。是。真。心。請。客。不。過。他。曉。得。電。車。上。下。去。後。要。去。吃。飯。看。戲。不。好。叫。會。過。鈔。的。人。再。會。鈔。了。

在。電。車。上。靜。心。看。書。報。的。此。人。必。定。每。日。在。一。定。的。距。離。內。乘。電。車。

見有人到電車上來拾香煙頭。此時電車必定已到滬寧車站。有時并可再見有人洒水打掃車中。

非電車公司中人而知英租界電車至今尚有稱四路的。此人必定常在夜間十一點鐘後乘電車往來於北浙江路及大新街的老坐拖車不肯坐在角裏的是坐慣拖車的客人或者是個肥胖人。

乃是精明人。

趁錯電車的人最多之處大概是偷雞橋或

滬甯車站前

跳下車去以致跌在地上的大半是自以爲是的人

跳上車去以致跌在地上的大半是要面子的人

驗人。

雨天足不肯踏在車中金屬東西上的此人從前至少也有一次在電車上感觸過電氣。賣票人要揩他銅圓一枚的油叫他過了站買票到買票時此人也扣去銅圓一枚說大家揩揩油的這客人是個經濟人在電車中任意吐痰的是個不怕人家討厭的人。

救命板一響即忙用腳踏住的此人必定向

來。很。不。喜。歡。坐。入。車。內。

上。卷。完。尙。有。種。種。奇。妙。偵。探。術。俱。在。下。  
卷。下。卷。俟。紅。扇。弄。香。粉。弄。電。車。開。通。後。  
出。版。

○贈陽羨朱君天石

碧。波。

羨君筆陣落烟珠玉樹稱心栽兩株福  
慧雙修仙府侶鵝湖蕩漿婢陶朱  
情人語錄寫花牋微妙清音入舜弦  
點心靈通玉石媧王應慰補情天

○小智

張弓

余舅陸士諤家有子女三人其幼者名錦最聰慧異常兒某日其兄姊以所得尋思良久忽謂予舅曰鼓聲喧擊鼓爲戲錦心羨之而鼓桿已爲兄所擊阿父得毋厭棄乎余舅信口答之曰然錦卽搖手示其兄姊曰弗再擊已取厭於阿父矣其兄且擊且語果再擊曰果

○徐文長軼事

程·俠·民·

徐文長漸之紹興人也。放蕩無羈能詩。文常駕扁舟遊西湖。一日遇一花船。管絃之音不絕於耳。文長奇之。問於舟子。始悉爲杭州太守宴客。於是文長乃謂舟子。搖舟往觸之。舟子搖之。花船爲之震搖。差役大怒。來捕舟子。舟子如言而對。乃捉文長上花船。太守一見大怒。曰。爾乃生員。何無禮也。今罰詩一首。以示薄懲。當有差役將紙筆鋪上。文長乃持筆亂書。天天。天天。七。字。且。皆。不。成。字。形。太。守。大。怒。謂。以。是。之。才。而。乃。假。冒。生。員。平。速。逐。之。文。長。曰。少。待。乃。執。筆。直。書。天。子。新。喪。未。一。年。山。川。草。木。都。含。淚。太。守。西。湖。獨。放。船。筆。墨。歌。舞。太。守。斬。太。守。見。文。長。直。指。其。過。故。不。覺。毛。髮。悚。然。乃。謝。以。金。文。長。坦。然。受。之。揚。長。而。去。分。其。半。與。舟。子。文。長。之。軼。事。甚。多。且。均。饒。有。風。趣。此。不。過。其。一。也。

## □ 放火

董笑侯

杭州珠寶巷有一家錢莊開了不上兩年就關了。大門停止營業。那是經營不善之故。我也不去管他。但是這家錢莊裏曾經出過一件很大的放火案。是一個十五歲童子所破獲的。在下對於這件案子原原本本都知道的。便寫將出來給諸位消遣消遣也可知。

道東方亦有個福爾摩斯。并且是他未成年時候的成績呢。

那家錢莊雖有真正的名號。我却不便直寫。假定他一塊招牌叫做永開。這永開錢莊局面是很小的。不過萬數塊錢資本落場店裏的學生倒有十七八個好在學生吃飯是要

放火

二

出飯錢的非但不會賠本而且可以少用夥友。何況這些學生都是有面子的人薦來的。自然不好推却了。其中有個姓童的本地學生。名字叫做和卿。年紀才十五歲。天資很好。作事也很靈活。有一天約在六月上旬的晚上。童和卿吃了晚飯。拿了幾件換下的衣服。回家去洗停了一會。仍就回到店來。走進店堂。只看見十三四個師弟兄排班似的坐着。

跨進門去。就看見兩個棧司務幾個大學生。似乎帶着一種恐慌的態度看見和卿進來。七手八腳在電燈底下收拾兩三條已經燒

的臉上和卿很爲詫異。便默默的也坐了下來。向旁邊坐的一個學生低低的問道。今天爲了什麼難道又有人拿了本票來貼現嗎。那個學生朝着他裝個鬼臉。用嘴一努道。你進去看。看看就明白了。和卿莫名其妙。便抽身往後面去。剛走到門口。猛吹來一陣布焦臭。

得。穿。心。貫。肚。的。被。裸。不。由。的。吃。了。一。驚。正。待。  
要。問。問。明。白。只。聽。見。經。理。先。生。在。廂。房。裏。大。  
聲。大。氣。的。問。道。和。卿。回。來。了。沒。有。有。個。學。生。  
答。道。回。來。了。接。着。經。理。先。生。就。叫。他。進。來。和。  
卿。懷。着。鬼。胎。慢。慢。的。走。進。廂。房。見。經。理。先。生。  
瞪。着。兩。隻。眼。睛。扳。起。了。面。孔。向。他。問。道。和。卿。  
你。晚。上。到。那。裏。去。了。和。卿。說。吃。過。夜。飯。到。家。  
裏。去。轉。了一。轉。經。理。先。生。說。回。家。不。回。家。我。  
也。不。來。根。究。你。我。只。問。你。平。常。是。不。常。躲。

在。樓。上。吸。紙。烟。的。和。卿。見。他。這。一。問。倒。非。常。  
着。急。因。爲。吸。紙。烟。是。犯。店。規。的。况。且。此。刻。又。  
出。了。火。案。那。裏。便。敢。承。認。少。不。得。支。吾。着。對。  
付。他。不。知。道。經。理。先。生。研。究。起。火。的。原。由。已。  
經。預。審。過。一。堂。問。起。吸。紙。烟。是。那。裏。幾。個。人。  
衆。口。一。辭。都。說。吸。烟。的。祇。有。和。卿。一。人。所。以。  
經。理。先。生。急。急。的。叫。他。來。審。問。見。他。不。肯。承。  
認。吸。烟。便。叫。一。個。學。生。在。他。的。身。上。搜。一。搜。  
果。然。空。手。伸。了。進。去。帶。了。一封。紅。紙。包。的。愛。

放火

四

圖。牌。香。烟。出。來。經。理。先。生。接。了。過。來。一。看。裏。  
面。還。有。半。枝。吸。過。賸。下。的。紙。烟。禁。不。住。大。怒。  
將。手。在。桌。子。上。一。拍。道。你。看。這。吸。過。的。  
烟。還。揣。在。袋。子。裏。那。方。榮。祖。床。上。失。的。火。不。  
是。你。是。誰。和。卿。到。了。此。時。雖。有。百。口。亦。難。分。  
辯。但。是。問。心。却。實。在。沒。有。在。方。榮。祖。床。上。吸。  
過。烟。至。於。失。火。是。更。不。用。說。了。經。理。先。生。不。  
等。他。分。辯。說。道。證。據。已。經。確。切。你。也。不。用。抵。  
賴。即。使。不。是。你。失。的。火。也。祇。好。冤。枉。你。一。遭。

你。若。是。今。天。晚。上。能。查。出。失。火。的。人。洗。清。你。  
自。己。的。嫌。疑。最。好。不。然。明。天。就。請。你。捲。起。舖。  
蓋。我。這。裏。容。不。得。違。犯。店。規。的。學。生。說。着。披。  
着。長。衫。便。要。回。去。和。卿。到。了。此。刻。知。道。辯。也。  
無。益。硬。着。頭。皮。退。了。出。來。一。逕。走。到。樓。上。正。  
中。那。一。間。臥。室。樵。見。四。五。張。床。舖。上。的。蚊。帳。  
都。已。卸。除。了。方。榮。祖。睡。的。那。一。張。棕。棚。已。經。  
燒。穿。地。板。上。也。有。水。漬。焦。痕。抬。頭。一。看。有。兩。  
三。根。椽。子。灸。得。漆。黑。那。板。壁。上。更。不。必。說。差。

不多快。要變炭了心裏想道。這一次還算是。是。微天之幸沒有成災。但是這火種究竟是誰。遺落的呢。一面想一面跨進自己的臥房見。貼着童和卿臥床的那張鋪。雖說祇隔一層。薄板却是端然無恙。他不知這板壁燒穿了。沒有揭開帳子的後面瞧瞧看那板壁並未。燒穿不過上面有一大塊的溼痕。鬍鬚像是。油漬。嗅了嗅。確有些煤油氣味。心裏頗爲納悶。便向一個同房間的問道。失火後瞧見最。

早的是誰。那人道吃完晚飯後大約一刻鐘。光景唐虎臣到廚房裏去泡茶泡好了茶。回來走到廚房門口覺得眼前很亮。抬頭看時紙窗已照得通紅。就知道走了火。便大叫起來。我們跑到樓上看時火苗離房頂不過一尺多高。榮祖的帳子已經燒去被褥全都漏在地板上。連忙灌救。方得撲滅。你道是。不是幸事。和卿聽了。仍是毫無端倪。橫堅他冤枉。無處伸。預備明天被經理革斥。便沒精打

采的睡了一夜。次日早晨起身坐在店堂裏。以後覆核了十幾次，仍舊不對，便把庫存現只等經理先生來宣告判決。過了一會，管銀房的那個程甲生忽然嚷着說：銀房裏失竊了。大家都吃了一驚，議論紛紛。合店騰沸。知道了賊，所以專待經理先生來查究。經理先生道：經理先生快來了。大家專等着他來破這件竊案。

八點鐘的時候，經理先生已從外面走了進來。那個程甲生便迎將上去，告訴說是早上保險箱裏鑰匙帶在身邊，是時刻不離的。經輶帳差七百二十塊錢起先，當是打差算盤。理又問昨天晚上有誰到銀房裏來過。早上

說每天夜飯以前，結好了帳，便將現金放在保險箱裏。說此數也不免着起急來，盤問程甲生。程甲生說：說每天夜飯以前，結好了帳，便將現金放在保險箱裏。鑰匙帶在身邊，是時刻不離的。經理又問昨天晚上有誰到銀房裏來過。早上

起。身。鑰。匙。是。否。仍。在。原。處。甲。生。說。昨。晚。經。理。  
先。生。走。後。大。家。聚。談。失。火。的。事。所。以。來。過。的。  
人。是。不。少。方。榮。祖。因。燒。了。床。鋪。沒。處。睡。是。與。  
我。同。睡。的。今。天。早。上。我。起。來。鑰。匙。好。端。端。的。  
在。小。衫。袋。子。裏。亦。沒。有。移。動。洋。箱。又。關。得。好。

理。大。聲。的。說。道。既。然。查。不。着。只。好。對。你。不。起。  
了。和。卿。說。學。生。雖。不。敢。說。是。冤。枉。但。是。這。火。  
却。不。像。個。失。火。經。理。呆。了一。呆。道。不。是。失。火。  
難。不。成。倒。是。放。火。和。卿。便。將。看。見。板。上。有。煤。  
油。痕。漬。的。原。故。說。了。出。來。經。理。便。立。刻。同。他。  
鑰。匙。開。洋。箱。及。至。偷。到。了。手。還。從。從。容。容。的。  
到。樓。上。去。察。看。見。這。油。漬。是。從。著。火。的。那。邊。

板縫裏透過來的並不是事後塗上去清渾耳目的氣味却不是煤油像是汽車上用的鐵士林便點點頭道果然像是放的火但是你失火的嫌疑雖說洗去一層若是查不出放火的原因你終不免要負干係的你須得用心查究或者可以得他個水落石出也未可知哪說着便下樓着手調查竊案去了。童和卿的嫌疑罪已經宣告緩刑了他自然是歡喜的不過他希望能夠將放火的真。

相調查出來自己便可將嫌疑完全洗刷清爽故而他對於此案比旁人更加關切便絞盡他的腦汁搜索原理却被他想得兩種疑點第一種是以爲無原無故決不爲有人放火的並且放火的似乎不是報復手段謀害經理或是方榮祖的第二種疑點是第一種疑點的結果他以爲何以前一晚起火次日早晨又接着鬧竊案呢想了多時他決定火案與竊案必有連帶關係說不定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只要查出一案那一案便有着落了。此後他便暗暗的偵查先把合店的人在品行性情上推測一番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只索向姓張的問問那天起火的晚上有沒有看見姓李的上樓去遇着姓王的便問姓張的曾否上樓一連問了幾個人不是。說沒有看見便說不知道後來向一個最小的學生叫做張世寶的低低問道那天晚上你不是上樓去過的麼世寶連忙道我沒有了汽水。他說要到第一舞臺找朋友一塊兒。

我沒有和卿說你既沒有上樓何以王司務說看見你上去的呢……這句話原是和卿捏造的因為問他的時候世寶很爲着急所以来再冒他一冒張世寶說我原想上樓的後來沒有上去和卿問他後來爲什麼又不上去了呢世寶說我飯後上樓去拿手巾走到樓門口碰着于少江下樓來他說想去買荷蘭水吃叫我同去我便與他同下樓來出去吃了汽水。他說要到第一舞臺找朋友一塊兒。

看戲去。我便在薦橋街玩了一回便回來了。回來不多時。樓上就起火了。那是與我無涉的。

我平常並不吸烟。況且那晚我並沒上過樓。和卿說。本來沒有什麼要緊。我不過問。問罷了。那裏會冤枉你失火呢。他嘴裏雖是這樣說。心裏却大有所疑。因為于少江在店中是個頂大的大師兄。講到景況是斷不致於行竊的。他家中開有一家頂大的洋貨店。他自己在店中也開到八塊錢一月的薪俸。

不過據世寶這番話。他的形跡着實可疑。也不能不在他身上偵察。偵察。

有一天晚上。于少江正躺在坑榻上看書。和卿便與他談起竊案。說店裏的人都疑惑着王本章你的意思以爲怎樣。少江略遲了一會。慢慢的說道。我也疑是他。但沒有憑據。我可不敢冤枉人家。和卿正要想說有人疑張。世寶儻的話去套他。一套不料他將書一放。立起身來披着長衫往外面去了。和卿看出

他心中髮鬚很亂似的一因爲平常人家向他借書他總不大肯的現在他要出去也不將所看的書收拾收拾便那麼一丟這明明是有事在心無暇及此的一種表示他起了一種好奇心便暗暗的跟在他後面察他的舉動跟出了巷少江便向一家首飾店裏走了進去他便在外面玻璃窗前窺探不多時有一個店夥送了少江出來很客氣的道今天實在太晚了明天十點鐘准定差人送上

來請你揀看少江點了點頭便走和卿仍是暗暗跟着跟到佑聖觀巷內一家牆門口少江便跨了進去和卿自然不好再跟進去只好回出巷來剛走到巷口聽得後面有娘姨的口氣在那裏叫黃包車他便回頭看了看見叫車子的娘姨是站在少江進去的那一家人家門口聽說是叫兩部車到新市場鳳舞臺戲館他便閃向一條橫街的暗裏立着不多時車子拉過他看清前面坐的正是于

少江後面那個女子却是那游戲場戲館等處時常看見的鼎鼎大名的土娼沈老七等車子拉遠了他便回到店來也不說什麼第二日九點多鐘的時候他復跑到沈老七家左右等着隔了一會那首飾店裏的夥友來了他便站在沈老七家門口向那夥友笑了笑道此刻才來那夥友也笑道還不到十點鐘呢說着自進去了他便在門外踱了好一刻工夫那夥友方纔出來他迎上去問道買

賣。成。交。了。嗎。做。了。多。少。生。意。夥。友。道。有。限。的。很。二。百。多。塊。錢。他。又。問。道。是。不。是。記。在。于。先。生。帳。上。夥。友。說。于。先。生。與。我。門。小。店。還。是。新。交。易。一。向。是。沒。有。帳。的。他。便。不。再。多。問。看。夥。友。走。遠。了。他。便。跑。回。店。中。去。見。經。理。暗。暗。的。將。自。己。的。疑。心。以。及。偵。探。的。情。形。報。告。了。一。番。經。理。先。生。聽。了。不。住。的。點。頭。大。約。是。表。示。佩。服。的。意。思。又。着。實。獎。勵。了。幾。句。和。卿。聽。了。也。頗。爲。得。意。這。天。晚。上。經。理。不。見。于。少。江。在。

店裏便叫人分頭去尋和卿。知道他常去看戲的便跑到第一臺去尋他。一問案目知道沒有來復找到鳳舞臺來。果然于少江高高的坐在包廂裏旁邊還有那沈老七陪着和卿走到包廂裏叫了他一聲少江呆了一呆。

立起身就同和卿出來跳上黃包車便向珠寶巷奔來。

永開錢莊的經理坐在裏帳房裏的一張椅子上目光炯炯的向着于少江問道我聽說問他來幹什麼。他說經理先生要你去查一筆帳所以叫我到這裏找找看不想居然被我尋着了。少江很不高興的答道今天陪舍親出來看戲偏偏又要查起斷命帳來真討

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常在沈老七家裏走動。并且還常帶他去看戲。難道這也是我造你的謠言不成。如今我也不管你這些事。只是有件疑問。要請你立刻答復。說着便叫了張世寶進來。指着他道。那一天晚上他要上樓去。你爲什麼不讓他上去。請你說個道。理。我聽聽于少江。萬不料他有此一問。不由的臉上罩了一層濃霜。正待分辯。經理插口說道。你休得強辯。即使辯才好。也是無用的。

回頭叫世寶退了出去。復對少江說道。那天你下了樓。樓上就起火。第二天銀房裏就少了錢。這都是你所做的事。我肚子裏都明明白白。自你今天還送二百多塊錢的首飾與沈老七。是有沒有的。我勸你老老實實說了罷。我決不與你爲難。並且替你嚴守秘密。你年紀很輕。將來還要。在社會上。做事業。況且你此番大概也是慾心衝動。以致做出這種事來。我都能原諒你的。只要交出錢來。已往之事。

我一概不究。你若是執迷不悟的不肯說。我也沒有法子。只好叫官廳幫忙的了。經理先生這番話却是軟裏帶硬。委婉動聽。畢竟也有十二分的把握。憑你少江口供。再老些也提不出抵賴的理由。不得不老實招認了。

他說。那天晚上。我吃完了飯。到銀房裏去拿。臉盆開了電燈。觸眼就看見一大疊鈔票擺在桌子角上。約摸總有六七百元。知道是程甲生忘記收拾。便想去告訴他。後來一想。告訴了他。也不見得討好。倒不如拿了他來。訴了他。也不見得討好。倒不如拿了他來。是人不知鬼不覺的。膽子一壯。便將鈔票揣在袋裏。拿了臉盆出來。胡亂洗了個臉。便跑到樓上。躺在床裏。想了一回。覺得有種種危險。足以敗露。此事最怕是甲生。倘然想起。此款未曾收拾。查一查。果然丢了。自然當時便要追究。那末。若查吃飯以後誰進過銀房。豈不是自己第一個倒霉。這麼一想。便和此事已發覺。一般。要顧眼前。危急。不得不。起個

決心放他一把火。希圖滅跡。身邊本帶有吸紙烟用的揮發油。便將他塗在板上。剛點着了火。就聽樓梯響聲。連忙迎了上去。見是世寶。便支吾着同他去吃汽水。吃過了汽水。我說。要去看戲。他便回來了。我就走到後街去。望前街的動靜。等了一刻多鐘。不見有什麼火光。人聲。知道是不生效力的了。便到戲館裏。去看了。一本戲。回到店裡。知道失錢之事。還未發覺。心裏寬了好些。又知道經理疑這。

火是和卿失的。更加放落了心上的一塊石頭。第二日查出了失錢後。大家都疑着王本章。竊的。有的說起火的時候。看見他慌慌忙忙跑到外面去。叫警察。後來是被何先生拉回來的。有的說。那一天夜飯之前。看見他拿一個小包裹出去過一次。紛紛的議論。店裏的人。沒一個不疑是他所竊的。經理先生又責成程甲生賠償失款。那時我更放心了。後來我又同世寶說。那天晚上我們二人曾上過。

樓之事。切莫與人知道。誠恐人家說。是我們失的火。那纔是冤枉透頂。當時世寶也說。從此絕不提起。所以我一無所慮。不知如何仍舊在他嘴裏漏了出來。纔被經理先生查出。是我幹的。經理先生說道。那是我用計套他。出來的。你也不必怪他。不慎現在那筆錢究竟還有多少放在那裏呢。他說。那筆錢我本不知。多少及至到了外面。悄悄的數了一數。知是七百二十元。當晚便化去了二十塊的。

零數還了案目的戲帳和別的零用。第二天早上。便到銀行裏立了一個特別存款摺子。存了四百塊錢。到現在還未動過。還有三百塊錢。到現在已是快用完了。經理先生便叫他。交出那個摺子。他便寫了個條子。叫人到他家裏藏着那口摺子的地方去取。經理先生叫那個取摺子的人。將少江的父親請了過來。將此事說明。連人帶賊。一并交付與他。便開了張劃條。到他洋貨鋪裏。叫他把七百。

二十塊錢收永開錢莊的經帳理先生看在他的面上對於他的兒子果然實踐前言不加深究其實也怕傳將出去於營業前途大有影響所以這一件放火的竊案就此了結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但是同和鄉同店的人却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個東方福爾摩斯似的小偵探哪

張曲江用徐幹閨情詩首句爲題自著作報君之出矣一詩後人每多仿作在書中所見不下百餘首類多矯揉造作絕無古意近讀家伯父六峯公遺稿有三首頗堪傳誦錄之以供同學五言詩如楊柳三起復飛來自君之出矣不復理妝臺思君如流自君理燕好遺造

## 和尚偵探

范菊高

許多人帶了一羣馬越過一座大山。每匹馬兩袋東西不別而行了。東尋西找總沒有一負着兩袋東西一袋縛在左邊一袋縛在右邊。他們對於這條路徑不很熟悉想打聽一程。忽地來了一個和尚。蒼髮灰鬚精神矍鑠。看他的年紀已是不小了。他一眼看見了他們就高聲道『你們可是失掉了一匹馬嗎？』

他們行了許久忽的一匹馬兒同牠背上的任腳的搬動了。

他們聽了快活得嘴也合不攏來因為這件

事情不會告訴過人。他怎會知道的呢？一定。

不差不差。

是他看見的。呵呵，馬兒有下落了，暗暗快活。

和尚道：『這匹馬有一個牙齒脫落了嗎？』

張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兀自等這和尚的續話。

他們跳起來說道：『正是，一定是我們的了。』

你在那裏看見的？和尚笑而不答。

這和尚果然又開口了：『這匹馬帶着二袋東西嗎？』

他們回答道：『是呀，我們尋的牠腳是壞的嗎？』

和尚又道：

『這匹馬兒可是左負一袋糖，右負一袋麥的嗎？』

他們不約而同的叫道：『

有知道……我沒有看見。』說完，微微地一笑。

他們聽了呆了一呆。他們失望了就討論這件事情結果一個少年對和尚道『喂這匹馬兒同了二袋東西是你偷的嗎？你也不用賴了放在那裏快些交出來我們好趕路程。也不究你的罪名了。倘道一個不字可要請你嘗嘗鐵窗的滋味了』言時聲色俱厲衆人都隨聲附和和尚搖搖頭道『我委實不知道呀』他們聽了穴爲震怒把這年老的和尚捉將官裏去。

他們把這件事情詳細不遺的稟告法官法官聽了把臉一沉罵的『可惡的和尚出家人慈善爲本也要效無賴的行爲嗎？唉你的罪名可不小了』和尚老大不服吭聲道『好個不平的法官！我沒有偷他們的馬呀。可是石頭逼不出油來。你敢冤枉好人嗎？』法官冷笑道『我冤枉你的嗎？呵呵現在姑且弗論你看見這馬嗎？』和尚道『我沒有看見』法官怒極了問道『你沒有看見嗎？』

怎的曉得他們失掉了一匹馬呢？唉你也不用賴了，快快直認，不諱倒還有生全的希望。

和尚道：「我委實沒有看見，至於曉得他們失馬，更不用說了。因爲我來的時候，聽見他們自己誦着：『怎麼這匹馬會不見的呢？』

所以我知到的。」

法官道：「這倒也不差，不過你怎知馬上負着二袋東西？左邊是糖，右邊是麥，又怎知這馬脫落了一個牙齒的傷，壞了一只脚的？」

這都是你嫌疑的地方，你若沒有充分的理由，確實的證據去駁掉他，可要定罪了！」和尚從容不迫的答道：「我看見他們的馬都負着二袋東西，所以知道這馬一定也負着二袋東西的。我又看見許多螞蟻在路右來來往往不住的走，好像扛物一般，左邊有一羣蒼蠅，上上下下不住的飛，很是忙碌，一定是發見了食物了。況且我知道這條路上常有許多商人帶了麥糖往鄰村去賣，他們恐

怕。也是這一流人物哩。所以我知道右負是

色的嘴脣。只是顯出他快活的神情。

麥左負是糖我看見許多草屑好像從馬口裏漏出來的。所以我知道脫落一個牙齒的我又看見那路上有四個脚印。一個獨淺所以我知道馬有一只脚壞的。

法官聽了這一番話把怒氣完全消滅了。帶笑說道『好！好！倒看不出你這老和尚有些偵探的學識。咧！佩服佩服。大家可以叫你「和尙偵探」了。哈哈』和尙張開了淡白

謝吳二人讀書於一校中義同管

鮑情如手足年相若善滑稽常同

伴外出一日吳邀謝茶敍將散時

吳以一對戲謝曰謝師爺收租抽

身便討謝卽對曰吳先生吃肉倒

口爲吞

淡如

○滑稽聯話

劉恨我

有某翁偷媳自撰一聯解嘲云我豈欲扒灰多緣小子無能恐其絕後人誰不能算只爲老妻已故省得重婚閱之令人噴飯又有江某與嫂通里有好事者撰一聯嘲之云紅錦被中無限恩情呼嫂嫂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有某翁兒孫滿堂拜壽之日自撰一縮脚聯云願子孫能跨苦恩不得下聯座有狂生大聲續曰須祖父莫扒合座爲之粲然

■ 快活號外 香閨花影出版預告

本刊前次出了一本「婦女號」便有許多女小說家來投稿。着實有幾篇很好的小說。因爲女子的性情地位感觸希望都和男子不同。所以他們的作品也和男子各別。那描寫細膩體貼入微的地方。男子做小說怕還不及他們哩。因此我們就決定續出一本「新婦女號」。自從發表以來。女子投稿的那就更多了。有的講愛情。有的說婚姻。有的揭破社會黑幕。有的喚醒青年癡夢。樂觀的叫人拍手稱快。悲觀的令人淚如雨下。實在美不勝收。愛不忍釋。我們因此又想另出一本「香閨花影」。裝訂排印特別優美。每篇題目和著者姓名都用鋅版影印。留他真相。著者相片也統統印在前面。書中有精彩的地方。又加鋅版插圖。並請李涵秋嚴獨鶴王西神程瞻廬諸位先生題籤撰序。更覺錦上添花。非常美觀。等到出版有期。再將內容宣布。女界作品（小說筆記詩詞雜作）仍舊歡迎。預備再刻二集。惟望不吝珠玉。源源惠賜。並將相片附來。我們正在引頸待着哩。本刊「新婦女號」仍在三十期發行。深恐讀者誤會。順便表明一聲。

## 快活第廿四號要目預告

### ◎短篇小說◎

- 聰明誤用的青年(上).....不肖生  
聰明誤用的青年(下).....不肖生  
股息.....沈禹鐘  
佛門情懺.....許廣父  
四面受敵的省議員.....看經女史  
明白了.....吳調梅  
相片之仇(下).....張冥飛  
月下憶語.....徐婉雲女士  
桃花識.....鄭逸梅

### 心碎矣：可憐之友.....恨波女士

- 箱中女屍(下).....張碧梧  
十封信的內容.....李襄芝女士  
藍色信封.....高廷光

### ◎長篇小說◎

- 社會小說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李涵秋  
小説偵探水裏罪人.....張碧梧